

第二十二册
技勇

清稗類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清稗類鈔

技勇類目錄

世祖馳馬如飛
 惠順王與喀使角觝
 舒穆祿射中太和門
 阿里瑪擲巴圖魯占
 褚庫巴圖魯縫頸
 胡邏光用銅箸
 陸桴亭梅花鎗法
 煎海僧用鐵刀
 三山和尚勇力絕人
 僧普濟用手鎗
 褚復堂用四平鎗
 李賽兒弄九連環
 聖祖射獲諸獸
 許子遜髮辮上指
 呂尙義善槍

頁

一	三賢閣道士善競走	一三
一	劉千斤行及奔馬	一四
一	秦光靜手出大車	一五
一	僧定因用鐵鈿	一六
一	宋牧仲精騎射	一六
二	姚啓聖全家武勇	一七
二	沈學仙以摺扇卻盜	一七
三	馬和尚屈鐵擔	一八
三	段七與頗和尚混戰	一九
四	僧大岳膂力過人	二一
五	秋紅使鐵丸	二二
五	智海擲銅錢	二二
六	楚二技精力大	二四
八	甘鳳池拳勇	二四
八	僧運大鐵杖	二六
一〇	白太官誤死其兒	二七
一一	金飛以劍斫豆	二七
一二	達某足踢拳打	三〇

高宗習射

三一

蔡三受書於落木翁

五三

漢文臣射鹿

三二

黃標善泗水

五四

虎槍處將校遞頭鎗

三二

嘯馬善射

五五

善撲營兵角觝

三二

宣宗連中三矢

五六

河卒角觝

三三

高雙鳳三射三中

五六

汪瑚曳三十餘人從水中行

三三

鏢師女以碎杯屑斃盜

五七

金陵樵者能神行

三五

逆旅老人發矢殪騎

五七

飛蝴蝶善走

三七

定恭王猿臂善射

五九

打人王被擲於甘鳳池

三九

卞鐵拳擊斷巨碑

五九

周振國膂力過人

四〇

齊二寡婦用鐵鞭

六〇

戚某爲力所苦

四〇

絳綃女較劍

六〇

才伯伯精技擊

四二

紅娥舞雙劍

六二

唐階元運氣

四三

草菴和尚用鐵杖

六四

張興德用雙刀

四四

李有山用棗木棍

六五

虬髯漢弄鐵扁拐

四八

眇僧用五毒功

六五

羅臺山徒手禦捕

五〇

楊老光與盜獨身鬪

六七

羅臺山以石擊舟子

五〇

張立松善技擊

六九

盧虎兒受教於叟

五二

周保緒習易筋經卷籙術

六九

白和尚踏磚使平
 南禪寺僧蹴橈足陷土
 馮克善奪門以出
 七額駙兩手抱成德
 七額駙擒熊
 謝福魁一手舉石
 某少年力持船篙
 公子夫婦用斧劍
 書院肄業生用劍
 老者舞鐵練
 楚二鬚子捋腰帶
 石達開碎碑
 羅家三展之拳
 某婦以針刺斃人
 陶先生以傘柄撥人
 陶先生以筆管制犬
 葉鴻駒精內家拳
 羅思舉走峻超阻

七〇	吳小將軍奪槌擊盜	八八
七一	某夫人擊周伯腦	八九
七二	彭半人提石獅	九〇
七三	以摸錢擲石習拳法	九一
七三	老嫗用鐵拐	九二
七三	俞大年善運氣施明擅跳踔	九四
七四	僧念亮用鐵鞭	九五
七四	德州尼用劍	九六
七六	蔣志善槍術	九七
七七	羅漢武力長鄉曲	九八
七九	陳國瑞獷悼多力	九九
八〇	大頭檢點與塔齊布徒搏	一〇一
八〇	楊二姑爲飛刀神手	一〇一
八二	劉三姑娘舞雙刀	一〇二
八三	劉汝用二劍	一〇二
八四	少婦用匕首	一〇三
八四	謝伯麟擲錘	一〇四
八六	歐三用槍	一〇四

某女擲錢

一〇五

吳戾晉與垂髻女較劍

一一〇

朱壽得以頸斷筭

一〇六

清霜襟劍

一一一

駕長起大殿柱

一〇七

劉璣挽弓擊劍

一一二

趙孔修掌有吸力

一〇九

馮氏女發袖箭

一一二

陸葆德隨盜上屋

一〇九

劍傷後山林木

一一四

清江女子富足力

一一〇

舟中人矢無虛發

一一五

某少女與盜角飛簷術

一一一

旗人以習射為娛

一二五

墨爺夫婦精拳術

一一二

巴塘夷人柳林較射

一二六

林植齋為窰人所毆

一一三

苗人善用弓弩

一二六

德宗習槍

一一四

黃芳勳用鐵簡流星鎗

一二七

舞飛槍

一一四

張氏女用鐵棒

一二九

黎平民善馬槍

一一四

垂髻女舞短木棍

一三一

黃少春舞刀

一一四

劉綆平舉筵桌

一三二

邱尊謙使大刀

一一五

卞雲西用鐵錢

一三二

石六郎刀法

一一五

石信擲碎石

一三五

某女郎用刀

一一七

村店小兒運鉤

一三五

七首殺人百步外

一一八

拳有大架子小架子二派

一三六

末座少年用劍

一一九

霍元甲七世善拳

一三七

萬春蕉以氣不量力

丁潛生潛氣內運

陳容酪能運氣

李麻子指劈空氣

張童子以拳擊井

石勇左右肩承石

韋得道力冠儕輩

盧幻山以力還人

劉勝能飯而多力

跛僧取棍如拾芥

小沙彌撮石桃

載漪一手舉百斤

曹大舉千斤

章中臂負三百斤

馬如飛鉤右手食指

楊某兩指攝鐵槓

臂香

某少年撼樹而斷

一三八

一三九

一三九

一三九

一四〇

一四一

一四三

一四四

一四五

一四七

一四八

一四九

一五〇

一五〇

一五一

一五一

一五二

一五三

丁仲芳以指彈鉢

王遂拳鐵塊陷土

孫貢玉碎錢箸

呼延通斷鐵尺

僧碎某氏女胸前鏡

旗兵打滑槌

汴魯兒童習走

盧滋以手足貼壁行

江僮負石疾趨

陳叟挾雙刀而走

朱文英掩腸捷走

驛卒展足捷走

苗人善履巉石荆棘

浮水僧履水如履地

鄭大腹水面作蜻蜓點

茶商墮橋聳身起

王趙蹴杉人於尋丈外

番人鬪走

一五五

一五六

一五七

一五八

一六〇

一六一

一六二

一六二

一六二

一六三

一六四

一六四

一六四

一六四

一六五

一六六

一六八

一六九

蒙人貫跛馳馬

一七〇

何元龍擱少年頰

一八六

蒙人鬪牛駝

一七一

康飛駝用足踢人

一八六

藏人跑人跑馬

一七一

賣拳女擊少年肩

一八七

青海頭目跑馬

一七二

趙仲妻踢其夫

一八八

萬軍四習落地生根法

一七二

小兒碎王魁舉丸

一八九

潘五先生精搏擊

一七三

金魁殪熊

一九〇

某令與皇族決鬪

一七四

萬夫雄斃三虎

一九〇

老僧與黎某競鬪

一七五

老翁捕虎

一九一

武良與盜徒搏

一七六

王某搏虎

一九一

洪峻與三等羯鬪

一七八

郭子仁斃鵲狼

一九二

劉遠以耕地法敗游僧

一八〇

曾如飛殺蟒

一九三

璞琢之夫人殺盜

一八一

鹿鹿斃蝦蟆及犬

一九四

鄧劍娥擲俄將於地

一八一

方世培殪牛

一九四

滕亞珍善拳藝

一八二

蒙人繫馬

一九五

楊叟除假鬼

一八二

拳術各技

一九五

王鐵頭撞頭陀

一八四

禰允昌以頭撞人

一八四

禿者敲頭

一八五

清稗類鈔

技勇類

杭縣 徐珂 仲可

世祖馳馬如飛

順治某年八月十九日。世祖幸南海子校獵。學士范承謨陳數永從。海子縱橫各四十里。上馳馬如飛。顧問陳安在。近臣對馬劣不能及。上乃命選天閑之駿。使學士騎之。學士馳及駕。上問曰。若知馬良否。學士曰。馬脊勁而蹄銳。馳而若無動。良馬也。上笑頷之。又問習騎乎。曰少而習之。終不如八旗諸臣之嫻習也。上笑以爲然。每日合圍四五。奔逐必十餘里。草深及馬腹。上不以爲勞。舉火讀奏章。命學士批答。一更乃已。

惠順王與喀使角觝

國初諸王。披堅執銳。撫定遼瀋。禮烈親王諸子中。如克勤郡王穎毅王。平定山左。各著勞績。惟惠王以年幼未從軍。然天授神勇。衆罕與匹。生有髭鬚數十莖。

人咸異之。順治中有喀爾喀使臣至。與近臣角觝。俱莫能撓。王聞之。請於烈王。飾爲護衛。入與使臣鬪。應手而仆。世祖大悅。賞賚無算。時年甫弱冠也。後嘗告人曰。此間殊寂寞惱人。未若諸天樂。烈王方訝爲不祥。未逾年薨。

舒穆祿射中太和門

豫德親王下江南。王鐸錢謙益等迎降。王未察其誠僞。命都統舒穆祿譚泰往偵之。舒至太和門。門扉爲生鐵包裹。甚堅厚。舒射洞之。明人驚爲神。嘉道間。其箭猶存。每值翠華南幸。有司輒飾其楛羽以示威德。

阿里瑪擲巴圖魯占

國初有驍將阿里瑪。能自握其髮。足懸於地。又能舉盛京實勝寺重踰千斤之石獅。戰功甚鉅。入京後。所爲多不法。世祖欲置於法。恐其難制。有巴圖魯占者。勇亞於阿。命往擒之。占至阿邸。故與語。猝握其指。阿怒。以手拂占。擲於庭外。數十武。曰。汝何等人。敢與吾鬪。占以上命告。阿笑曰。好男兒。安惜死。爲何用。給也。因受縛。乘車赴市曹。至宣武門。阿曰。死則死耳。余滿洲人。終不使漢兒見之。誅

於門內可也。以足絰城門囊洞間。車不能行。行刑者從其言。阿延頸受戮。其頸如鐵。刀不能下。阿自命占以佩刀割其筋。始斃。

褚庫巴圖魯縫頸

褚庫巴圖魯。姓薩爾圖氏。少爲禮親王牙將。勇冠一時。攻宣化府城。首登其堞。頸爲明兵所刃。褚左手撫額。右手猶手刃數人。僵於城側。氣僅屬。城因以破。醫云其喉未斷。使婦女撫吸其氣。猶可生。乃命妓如法治之。縫其頸。果復生。順治中。從世祖幸南苑。彎弓逐獸。馬蹶。頸復斷。遂卒。

胡邇光用銅箸

無錫胡邇光。順治時秀才。精武藝。善用銅箸。時號無敵。異人授也。其銅箸有大。有小。大者長二尺。粗一指許。臨大敵用之。小者長尺餘。細不盈指。平時應用之。半藏於袖。半出指端。一日游市。見僧索錢某店。邇光謂僧貌非良。店遂無所予。僧斷斷。邇光不措意也。後往武當禮佛。中途寓一庵。庵僧出款。貌似相識。意殷殷。晚餐畢。忽聞礮刀聲。心動。視戶已鎖。始憶似某店丐錢僧也。禮佛例不得

攜械倉卒無所得銅箸。適見案間餐具未收。有飯箸二。攔甌上。取藏於袖以待之。僧啓門持刀入。叫罵曰。爾猶憶某年事乎。挺刀直砍。邇光以飯箸抵之。少頃。中僧手腕。刀落墮地。僧反跪。頓地乞命。邇光曰。從此釋怨。可乎。僧叩首聽命。明晨。厚款而別。

陸桴亭梅花鎗法

太倉陸桴亭深曉兵律。通武藝。其梅花鎗法。爲峨嵋山僧指授。僧得兩弟子。一爲某總制。一卽陸相傳陸家居時。忽來一遠方人。執弟子禮入謁。請留授業。納之。時與講誦。其人亦能了了。久之漸諗。乃以技勇炫。陸喜。遂以槍法授之。數月辭去。不復至。未幾。鄰境典鋪被盜。其主翁罪保守者曰。若受千金之聘。而失禦以齎盜。是技之劣也。賊盜無獲。奈何。答曰。余生平恃以無敵者。一鐵桿耳。獨峨嵋僧梅花鎗能勝余。是法傳派在太倉陸某。詰之。盜有在矣。主翁以所言爲證。請當道問陸。牒至。州人力辨其誣。事乃寢。然盜終未獲。保守者以主人不悅去。陸亦頗疑請業之遠方人。適有所往。舟行晚泊。夜半。忽有人破篷挺鎗入。陸起。

奪鎗倒刺之。其人負痛遁。燭之。不知所在。或曰。失事家仇陸。故使賊謀害。或曰。卽請業之盜。效逢蒙之殺羿也。

煎海僧用鐵刀

江陰有煎海僧。初爲名諸生。所用鐵刀。重八十斤。力能舉之。大兵圍江陰。率壯士五百人守城。其婦亦能詩畫。至是。乃自殺。曰。不貽君內顧憂也。典史闔應元命其率五百人突圍求救。往返數四。少三十人。獨提刀引之出。城破。披荊。居小島。五百人從之。煮鹽自給。因以煎海僧自號。嘗擔鹽出賣。鹽重四百餘斤。大吏遣使招撫。不降。遂自殺。五百人皆從死。

三山和尚勇力絕人

和尚。銅仁人。姓吳。名以幻。明故將軍無錫何以培家將也。勇力絕人。豪俠尙義。避讎。襲僧服。順治初。棲止無錫之三山。故人字之曰三山和尚。

三山在太湖中。爲羣盜出沒地。有盜夥劫其衣囊。和尚疾避下山。手挈盜舟上。覆豐草中。隱身舟下。匍匐伺之。盜下。猝覓舟。不得。心駭。欲捨舟遁。又無他途可

通陸。惶遽甚。和尚兩手掀舟起。奮呼曰。舟在此。盜視舟。倒覆草間。負蠱立者。赫然一和尚也。大驚。叩首乞哀。曰。師神人也。後弗敢犯矣。乃攜舟從容置之湖。盜羅拜。謂和尚不可當也。

明總兵黃蜚屯軍湖中。曾分兵攻無錫南門。與大兵戰。和尚適以事過其地。倉猝無所得兵器。乃入民居。得切麵刀及板扉各一。左手持扉作盾。捍刀矢。右手舞刀大呼。突陣助蜚兵。橫截馬足。馬仆截人。所向披靡。大兵遂奔避入城。

僧普濤用手槍

王蘭臯。籍江寧。少游山左。值謝遷亂。避長山之醴泉寺。與王阮亭西樵昆仲相友善。時阮亭未弱冠。詩才清妙。蘭臯歎異之。寺有異僧曰普濤。自黃山文殊院來。茹葷酒。性伉爽。蔑視大眾。於阮亭獨敬禮有加。一日。普濤與蘭臯攜酒登長白峰。縱飲。仰見羣雀翔飛。出手槍。舉手彈數雀。隕地。蘭臯問何術。亦不答。醉坐盤石。倚大樹。方仰天發嘯。忽神色變易。抖袖向空。見白光起如匹練。遂騰身躍地。風泠然。觸人作噤。已不知所在。蘭臯駭甚。亟返寺寢。夜半。推扉入。手皮囊。滴

血涔涔。懼而匿走。普濤啞然曰。子勿畏。我去救一方塗炭耳。指囊曰。此中貯巨寇首級。子盍一觀。出懷中小匣。取黑丸一。投囊。囊洞然聲裂。洩水斗餘。蹶然縮。越日。果有人來山。言賊犯淄川。將肆屠殺。若有神兵鼓風而至。賊首皆斷。餘衆紛竄。又得官兵追殲。新城等處圍已解矣。始信其有神術。密叩之。答謂今值太平。身當隱。與君有緣。故爾周旋。幸勿語阮亭。渠貴人。且爲當世詩學正宗。不願使形諸歌詠。致留後人口實也。然子亦當貴。我有祕字留贈。不有急難。勿輕啓。出紅紙裹。封甚緊。蘭臯受而藏之。尋別去。

其後。蘭臯任兩浙鹽政。聞耿精忠開藩。檄取鹽課助軍。時浙中被兵。庫儲不繼。遲未應命。耿怒。劾逮來閩。將加不利。正惶懼間。憶及僧所授祕字。夜露禱於空。發其封。乃黃紙符二。旁書焚燻之。乃焚一。吞其灰。頓覺體足輕舉。似有人提之空中。有風御之行。直達耿寢室。抽壁上劍。飛舞帳前。耿偕其妾。裸跪牀下。戰慄惕息。蘭臯斲其鬚寸許。擲劍而去。仍飛行至寓。案上燈熒熒。疑爲夢境。翌日。耿傳帖令王旋任。卽乞休。移家紹興。

褚復堂用四平槍

褚復堂名士寶。負膂力。好技擊。及友畢昆陽武君卿。遂精槍法。橫槍旋轉。號曰四平槍。明末。曾官伏波營遊擊。有獨骨張擊者。橫行市廛。衆請褚除之。褚曰。必先觀其技。而後可。衆乃設席宴張。並及褚。張自誇其勇。酒酣。攘臂而起舞。褚徐以箸向其胸點之。曰。坐。蓋褚善用氣。已運神功。中其要害矣。而張不知也。終席默坐。翼日。張死於亭橋。徧體色青如靛也。

李賽兒弄九連環

磁州李甲。以同姓娼爲妻。既入門。盡棄舊習。夫妻督耕爲活。頻年蝗旱。娼之父母相繼歿。其妹年二十。新寡。曰賽兒。有絕世姿。擅跑馬踏繩之戲。尤善用九連環。蓋以熟銅製環似釧。其數九。嘗擲一環於空際。約三四丈。復擲一環。迎而拼之。其聲鏗然。兩環相套如連環式。連擲連拼。九環連絡。誠絕技也。父母未亡時。蓄一僮。年十三。首雙角。善勍斗撲跌。曰小三兒。甲以妻父母歿。招賽與小三同居。未幾。以年穀不登。與妻謀江湖賣藝。甲固擅拳棒。娼有搬壇翻桌諸術。可假

此以避饑饉也。娼慮賽無依。賽願與俱。謂以薄技佐之。可無慮也。娼曰。慮妹青年無偶耳。賽曰。人盡夫也。小三漸冠。當收爲男妾。途中當意者。商而擇之。何慮爲。甲大喜。檢點鎗棒戲具。並召徒黨數人。先赴鄭州會場。

賽至鄭州。鳴鑼擊鼓。作連環戲。觀者讚歎。是夕。有旅鄭之湖州賈。招賽飲。明日。贈綾錦數端。衣服爲之一新。武生某復眷賽。以駿馬繡鞍爲纏頭。於是賽衣新衣。薄施脂粉。獻跑馬之技。以一足立鞍上。鞭馬急奔。踟躕漫舞。略無喘息。數夕。賽以所得貨約數百緡。盡交甲。曰。妹聞南人好奇尙新。且多執袴子。揮金如土。此行或可致富。甲曰。善。卽以所得爲賽製衣衾。其他稱是。凡所經水陸輻輳之所。獲資無算。

旋由江浙入閩。至建寧一村。居民數千家。有貴人子某生。年二十許。喜拳勇。尙未娶。甲至。或以告。生具酒食。邀至後園空隙處。演其藝。甲與夥奏舞盤。使棒接毬。諸劇畢。娼始登場。紅襖青褲。烏綾束眉際及腰。持小花瓷缸。通身環繞。復疊桌五層。高齊木末。盤旋而上。仰臥其間。以兩小足承大瓮。重數十斤。舞弄久之。

去其瓮。易小木梯。直豎足底。使小三兒束髮金冠。綠緞小襖。披四合雲肩。大紅繡褲。躡登雲履。直立梯上。翻穿梯空。忽大叫一聲。自空下墜。旁立大漢。徐以兩手擎小三兩掌。作豎蜻蜓狀。飯罷。賽著桃花色小襖。大紅繡袴。弓鞞底繫金鈴。行步有聲。外罩綠大呢合衫。以出。向生欠身萬福。生起身。還以半禮。賽卸合衫。以手拍左右腿數下。掣釧作連環戲。歌九連環小曲。戲畢。賽謂生曰。聞公子雅善拳法。能賜教否。生諾。於是生與賽略走數圍。曰。同出少林。何分高下。明日。生使人求婚於甲。願以萬金爲聘。甲允之。

聖祖射獲諸獸

聖祖西巡。去臺懷數十里。突有虎隱見叢薄間。親御弧矢。壹發殪之。父老皆歡呼曰。是爲害久矣。鑾輿遠臨。猛獸用殛。殆天之除民害也。因號爲射虎川。易州西南。有北魏太武御射三碑。自誇飛矢逾崖。刊石讚功。至於再三。是役也。聖祖御駕過此。勒馬而射。連發三矢。直逾峯顛。居民遂呼其地曰三箭山。聖祖嘗以三眼神槍刺虎。又力能挽強。每用十二把長箭。圍中射鹿。率貫腋洞。

胸。

聖祖晚年嘗於行間幄次。諭近御侍衛諸臣曰。朕自幼至老。凡用鳥槍弓矢。獲虎一百三十五。熊二十。豹二十五。獐獬獮十。麋鹿十四。狼九十六。野豬一百三十二。哨獲之鹿凡數百。其餘射獲諸獸。不勝記矣。又於一日內射兔三百一十八。

許子遜髮辮上指

康熙時。王文簡公有詩弟子許子遜。由進士官福建知縣。雖文士。絕擅拳勇。嘗補武平令。縣境與粵東某縣毗連。兩縣民以爭山地械鬪。許馳赴填戢。粵民殊獷悍。羣起毆扶許。則敗。皆讐服。弗敢肆。後以年老乞疾歸。息影里閭。逾古稀矣。一日。有山東老僧。踵門請角藝。許延見。從容語之曰。若與僕皆老矣。心雄髮短。胡競勝爲。矧兩敗必有一傷。夙非怨讎。卽亦何忍出此。何如各奏爾能。以優劣爲勝負也。僧韙之。於是會射。則皆中的。較力。則舉任相若。旁觀者末由稍稍軒輊。許窺於微。知僧實有勝己處。乃與之約。吾曹孰勝負。以翌日爲期。視一事之

能否爲斷。則置酒召賓朋。席間許忽默坐運氣。令髮辮上指。卓立若植竿然。其辮繩葑垂飄拂。若矛戟之繁飾也。僧無辮。謝不敏。竟伏退。此沛公所謂吾寧鬪智不能鬪力也。

呂尙義善槍

康熙初。有呂尙義者。大庾人。世居南源山下。其地在大庾崇義二縣間。土田肥美。毗連廣東層巒峻嶺。爲盜淵藪。山有錫鑛。羣盜囂聚開采。峒老錫竭。則四出剽劫。人莫敢居。惟尙義結廬其下。數十年。盜莫能害。尙義與妻俱善鳥槍。百步可三發。無不中。每盜至。夫婦雙槍並放。若連珠然。歲殺盜無算。

廣東萬猴山有盜魁藍姓者。率其黨數百人。白日持槍砲。過大庾嶺。昌言往南源殺尙義。時尙義妻已死。一女亦能用鳥槍。父女二人。共殺盜百數十。餘盜皆走匿山谷。南贛鎮總兵聞之。命兩守備以兵來。尙義曰。官兵來甚善。盜在山谷。第隨我來。可盡擒也。兩守備以林深箐密。頗憚之。不得已。從尙義往。尙義鷹目。雖百步外。盜伏草莽中。皆見之。發槍卽中。盜驚起。踰山走。官兵莫敢捕也。得所

遺器械以歸。於是大庾崇義兩令爭欲署尙義爲捕頭。悉謝之。曰：農民不願充役也。縣令聞於大吏。大吏召尙義欲官之。尙義曰：小人不願官也。苟有事不敢辭死。南源有吾女在。可無憂矣。此外如有山盜入兩縣境。請從官兵捕之。盜聞吾至。卽走耳。大吏喜。厚賚而遣之。然山盜自是役大創。終尙義之身。不敢復涉其境。

三賢閣道士善競走

禾郡青鎮三賢閣道院。有門外不泊江北船之說。其事甚奇。相傳康熙間之江北船來鎮者。皆泊三賢閣下。舟中人之黠者。往往盜院中物。道士得其故。逐之。江北人怒。糾衆與道士角。道士精拳勇。善競走。一騰躍間。數十人俱顛撲。衆無如何。乃解維去。越一載。道士方倚扉閒眺。忽見水次來一小舟。已近岸。道士叱之。艙中突出一少婦。年二十餘。貌中姿。雙趺纖瘦。手指道士慢罵。道士怒甚。勢將用武。婦忽躍起。以雙足擬道士肩。道士接而擲之。艦首婦既踣。默不一語。掉舟竟去。二年後。閣下又有一舟來泊。道士知爲江北船也。又叱之。中一女郎出。

年可十五六。貌美麗。身材嫵娜。弱不勝衣。其雙鈎較前婦益瘦削。見道士亦躍登其肩。道士念此易與耳。思更擲之。手甫舉。覺來勢猛捷。一瞥眼間。足趾已及肩窩。道士知受傷重。卽逃歸。女亦不追。一躍登舟。揚帆自去。道士令徒輩解衣視之。見足趾所着處。傷痕暈黑如墨。旋死。自是以後。奉官命禁止江北船泊三賢閣。著爲例。

劉千斤行及奔馬

寧國劉千斤多力。能運四十斤鐵錐。故名。貌魁梧。行及奔馬。日可五百里。嘗仰天而歎。里有寧某過之。曰。孺子何歎。曰。吾負奇技於天下。而食不飽。故歎耳。寧曰。孰使若負奇技者。然志在一飽。是不難。亦聞有劉將軍乎。千斤曰。聞之。寧曰。此吾故人。好奇士。其幕有十友。皆天下之至勇。近亡其一。孺子可往也。千斤遂以寧之介紹書見劉。劉閱其技。謂可作第十人。千斤自以天下之豪。無出其右。今乃作第十人。頗怏怏。

劉治宴。定坐次。千斤居末。視第一坐爲一白晢少年。柔弱如處女。陰念曰。此書

生不能勝匹離者。叱之可倒。烏足以言至勇。意愈不平。值烽火起。劉厲兵以待。將戰。軍門戒嚴。無敢動。少年乘小駒出千斤前。語曰。將軍戰當以子爲前驅。君姑待。視電光所指。乃摧拉之。千斤訝其言。兵接。少年突圍。果見電光長丈餘。繞敵軍。噪而進。潰其師。千斤十盪十決。皆如意。斬首以百數。獻馘至劉前。劉坐帳上。方與少年奕。大駭。方知爲非常人。飽食年餘。忽軍中傳少年遁去。遺一書。中無所云。書項羽垓下歌。將軍惡之。數日軍覆。將軍歿於陣。千斤倖以身免。以爲天下無復有用之者。歸鄉里爲老農。康熙間。人尙見之。年八十餘。退讓不類武夫。間談及往事。輒歔歔流涕。謂人曰。天下清平。諸君無尙勇也。

秦光甫手出大車

沈邱秦光甫。偉丈夫也。有僑狄之長。其足尺有四寸。嘗入市。遇有駕三牛之大車。陷泥淖中。不能出。御者知其擔稽之可四十捆。而絕有力也。哀之。則脫三牛於軛。徒手出其車。康熙乙卯。安親王伐吳三桂。求武士。或薦之。遂爲裨將。以軀幹肥碩。驢馬之健者。不能勝載。刀矛入其手。輕僮不能用。王乃爲鑄三十斤之

鐵鎗。並以駝爲其坐騎焉。

僧定因用鐵鈚

康熙庚辛間。泉州有僧定因者。膂力絕人。精拳棍。弟子數百人。每遠行。輒煮米數斗。盡食之。途中可數日不食。時漳州有虎。食人畜無算。太守必欲殪之。集兵丁。持械往。虎負嵎眈眈。無敢近者。定因適以事至。衆望見之。噪曰。事濟矣。羣走告之。定因曰。殺虎易耳。顧須鐵鈚五十斤者。乃足制之。遍擇無當意者。一纔十五六斤。曰。此稍可用。然恐鈚折。不能制其死。須命弟子持槍同行。未至十步外。虎怒。騰起數丈。直撲定因者三。定因待虎撲落未起時。急以鈚擊虎首。虎哮吼。鈚折。弟子直以鎗刺之。自喉達尻。虎立斃。官重賞之。曰。吾爲民除害耳。非求賞也。不受而去。時鄭成功方據臺灣。定因弟子精拳勇者。多渡海從之。或勸定因往。定因曰。老僧閒散久矣。此諸少年事也。且吾在此。爲之訓練勇士。所得顧不多耶。

宋牧仲精騎射

宋牧仲尙書犖精騎射。百步穿鼓子。百發百中。十歲隨其父文康公於喜峯口。飛騎逐黑白兔。至塞外。得兔而返。判黃州時。率健卒出獵。一日射三虎。後連殺十餘虎。黃州遂無虎患。

姚啓聖全家武勇

會稽姚尙書啓聖。生而倜儻。以豪聞。甫冠。以諸生遊通州。得權知州事。杖土豪。殺之。尋棄官去。遊蕭山。遇二健兒。掠二女子行。有老父隨之。哭持牽洵。姚怒。奪佩刀。殺二健兒。縱女去。乃亡命隸漢軍。康熙辛酉。平臺一役。功獨多。夫人何氏亦絕有力。舉石白如無物。姚奇之。娶焉。長子儀。雄偉與尙書埒。嘗驅駟馬。駕奔車。自後掣之。馬爲之却。挽強弓百步外。可洞四札。人望見前鋒。曰。此姚公子旗也。以功授知縣。擢部郎。出知開封府。聖祖諭。以京堂用。自請効力從戎。改總兵。終雲南鶴慶總兵官。國朝文臣自請改武。自此始。

沈學仙以摺扇卻盜

康雍間。有沈學仙者。生平慕項學仙之爲人。以學仙自號。兩人居相比。膂力又

相亞。而沈獨文弱如書生。有犯之者。輒趨避恐後。故人莫知其技。一夕舟泊洞庭。時際秋仲。月色水光。交相映射。上流忽來二巨艦。人語嘈雜。門窗深閉。離二丈許。亦繫纜。沈見之。戒舟子曰。此盜艦也。毋酣睡。試觀其變。三更盜果鬻至。沈一起。以摺疊扇揮之。且曰。行篋無長物。毋徒勞。不堪持贈也。言未畢。盜盡仆。沈一叱之去。盜或不能起。則擲之岸上。旋脫衣而臥。迨天明。盜艦已不知所往。

馬和尚屈鐵擔

年羹堯幕中有江寧嚴星標。常熟徐芝仙二叟。雍正癸卯。從年征青海。旋以年驕抗。恐爲所累。辭歸。年厚贈金送還。宿蒲州。有兩騎客來。狀虓猛。心悸之。又逢二僧。皆猥黠少年。二叟益懼。不敢按站行。十餘里。卽宿。僧來。揚其目而視之曰。我疑若書生也。乃亦盜耶。橐內赤金二千。從何來。嚴徐駭曰。財必爲盜而後得耶。朋友贈。何妨。僧曰。若然。二君必年大將軍客也。曰然。曰。幾殺好人。起。挾女尼走東廂。抵暮。兩騎客亦來。解鞍宿西舍。入夜。嚴徐閉門臥。僧獨步簷外。嘖嘖曰。好馬好馬。亡何。兩騎客去。僧闖然叩門。嚴窘。挺身出曰。事至此。尙何言。行李頭

顧都可將去。僧笑曰。我不殺汝。先去之兩騎客。乃殺汝者也。詰其故。曰。凡綠林豪。測客囊。皆視馬蹄塵。兩盜。雞耳。雖相伺而眼眯。誤赤金爲錢鏹。故不值一下手。然非我在此。二君殆矣。問僧何來。曰。余亦從年大將軍處來也。今將赴中州。行經此。苦無馬。逢兩盜。騎善。故奪之。因拉嚴徐出。視廐。則已將盜所肩鐵擔。屈而圓之。束二馬首於內矣。言畢。挾女尼。牽馬。拱手作別。曰。二君有戒心。可南去。毋憂也。越三十餘年。嚴之孫用晦。過河南登封縣。遇少林僧。論拳法。曰。雍正中有異僧來。傳技尤精。後總督田文鏡嚴禁僧。轉授永泰寺環師。及環師之亡。其徒曰惠來者。能傳其術。用晦心知其大父所遇之僧。即馬和尚。環師者。卽僧所暱之金環妓也。

段七與顛和尚混戰

雍正時。石門有段七者。以拳勇聞。妹名珠。從之學。年十六七時。藝更過於七。顧韶麗秀媚。見者不知其能武也。七常以事往豫。日暮。投僧寺。止宿。一僧出迎。曰。師他出。不留客也。七曰。一宵何妨。段七非盜賊。何拒之甚也。僧曰。爾段七與。師

恆言段七武勇。爾卽是耶。爾旣爲段七。今晚宿此。當與我輩一角。七曰。諾。夜共僧飯。僧三十餘。七問貴師何名。僧曰。顛和尚。七夙聞顛名。思其技出己上。其徒必不弱。三十餘人。恐非一己所能勝。忽生一計。語僧曰。混戰可乎。僧曰。何謂混戰。七曰。混戰者。地鋪石灰。猝滅火。暗中互相撲鬪。或撕碎衣服。或顛仆在地。口號一聲。彼此卽罷手。然後驗衣服之破碎。石灰之有無。以爲勝負。衆應曰。甚妙。飯後。引至一殿。衆鋪石灰如法。時值月晦。且陰雨。火滅後。黑暗不見手掌。半晌鬪息。三十餘僧。無不身沾石灰。衣服破碎。七則點灰不染。寸絲未裂。明日。七去。顛回。僧言七之勇。並述昨日鬪狀。顛入殿視之。笑曰。爾輩受其愚矣。試看梁上之塵。何以有手指印也。蓋七乘火滅。卽躍上屋梁。俟鬪息始下。衆仰視。果然。顛曰。此辱不可不報也。間二年。顛訪七於石門。七適不在家。妹在樓上應之。顛和尚曰。往年爾兄訪我。適他出。爾兄與我徒滅燭混戰。今日我訪爾兄。爾兄亦他出。夜間亦滅燭與爾混戰。豈不勝與乃兄鬪耶。珠知謔己。大怒。自樓躍下。以鞋尖蹴顛之。兩太陽穴洞入寸餘。目珠突出而死。

僧大岳膂力過人

雍正間。蜀僧大岳。膂力過人。年四十。黥其身。自頂至腹。爲一串肉菩提子。自置鐵香爐一。燭臺二。重百數十斤。一肩擔之。遇里閭不平事。輒挺身解圍。四方勇士。投贈金帛無算。大將軍岳鍾琪深賞之。大岳欲往江南。將軍給札十通。所過舟車行贖。迎送不絕。

大岳不識字。而供奉倉頡聖像。及去蜀。迎像於舟。鐵香爐燭臺亦載之行。居天台十年。移揚州天寧寺。愛天心墩繹經臺。遂卽其址爲倉聖殿。其旁有吳園。荒亭花樹。整而新之。復華嚴堂。建山門於姜家墩路西。門內層折石級上。二山門。額曰樂善菴。然自來是菴。漸富。技勇亦疎。里有武生三人。一曰魏五。善騎射。通馬語。狼山總兵閱兵過揚州營。時營馬齊鳴。魏謂人曰。三月後。總戎當死。已而果然。一曰張飲源。善雙刀。一曰薛三。能挽五十石弓。人稱之爲魏馬張刀薛硬弓。時與大岳談藝。常不及。而受其睚眦。由是怨之。逡巡二十年。一日。薛至菴。擎鐵鑪擲之。大岳接以手。薛嘔血死。數日後。張來。又與之鬪。亦不能勝。魏五曰。

是非陰謀不能得也。大岳多癬疥。日必入浴池浴。魏俟其入。乘不備。踣而毆之。大岳膝斷。勇漸退。後死於菴。

秋紅使鐵丸

雍正間。浙江學使蔡仕舫。尚氣節。總督李衛雅敬之。遇事必與商榷。時總河朱藻與李聲氣相持。各不肯下。李欲伺隙中傷之。會蔡任滿歸京。贈李一婢。曰秋紅。能捷走。如猿獠。爲李探訪陰事。嘗勸李和輯上下。勿近名。李不聽。果敗。秋紅後爲山左豪家侍妾。主知有異術。令押銀馱至江南。路有犯者。卽中標槍斃。手常使鐵丸。拋擊如飛。人見其密藏一畫軸。有紅眼獸白毛茸茸然。或云白猿公。劍術之祖也。所祀母乃是歟。

智海擲銅錢

環秀菴。在無錫北關之蓉湖尖。司香火者爲僧智海。卽年羹堯部下之材官也。材官非勇者不得與。而智海實爲其曹偶長。及年敗。散之四方。往往走江湖。爲商旅護行。作鏢客。惟智海爲僧。不與俱。以自別於儕輩。而儕輩護貨貨行。不殊。

水陸舟若車。輒插幟以旌。既知智海爲僧是菴。載舟出其地。無敢不下幟以示敬者。一日日將夕。有鏢者舟過此。其人非智海徒。不知下幟。智海登小樓見之。取銅錢一。擲舟中燈中。之。熄其火。鏢者大驚。止舟。登岸謝。智海笑曰。老僧與子戲耳。鏢者則言曰。師戲。小子心膽墮矣。智海慰遣之去。

智海既應無錫。鄒翁招居環秀菴。鄒氏子姓。乃多請受業爲弟子。初鄒氏子姓居蓉湖尖者。世業售窰器。百廛鱗次。望衡接宇。皆窰器店也。故土稱其地曰缸尖。尖濱運河。每歲運漕艘出其地者以千計。爭購窰器販他方。歲贏利不下萬金。鄒氏業此致富者。不可以計算。惟漕卒性蠻橫。往往有意滋事。鄒氏子姓得智海傳者既多。輒亦有以制之。嘗有漕卒登岸購貨。雙手擊五石缸。置計櫃。缸巨。重數百斤。微得五六壯夫者。不得舉。而卒取攜如按孟然。詢夥曰。此缸值幾何。夥應曰。幾何。卒怒曰。此缸有疵。價乃昂如許。予不欲購矣。憤捨缸計櫃去。聲隆隆。壓櫃幾碎。內一人出。擊缸如卒。呼曰。客來。客來。疵在何所。客示予。卒猝無以應。其人乃曰。客不能言疵所在。又惡值昂。予亦不售客矣。擊缸躍櫃出。仍置

原處。卒懾不敢肆。其人率智海弟子也。

楚二技精力大

無錫環秀菴僧人智海之徒黨甚衆。而尤以楚二爲最著。楚技精而力大。其家在無錫北鄉之前洲。嘗偕友入城。適邑城隍廟演劇。其友欲往觀。恐衆擁擠。不入。楚曰。無害。吾翼子往。至則推其友在前。張兩臂。居後爲衛。觀者雜進擠楚。屹不動。終劇人散。友視楚足踐所履磚。陷入地。深沒脛矣。楚叢髯沒頤。故人亦謂之楚二鬚子。後傳弟子顧二嫵嫵。再傳而爲鄒蕙塘。蕙塘或謂卽年羹堯女所出也。

甘鳳池拳勇

雍乾時。武勇之士最著者。爲江寧甘鳳池。鳳池具絕大神力。於拳法。通內外二家祕奧。以故莫與敵。偶出行。見二牛鬪於路。勢洶洶。不可近。乃以手徐推之。兩牛皆陷入田中數尺。展轉不能出。牛主固求鳳池爲之出。鳳池復提出之。夏日。被酒。行至嶺上。倦憩於山石。忽腥風驟起。林木怒號。有白額虎自林間躍出。直

撲鳳池。鳳池舉臂迎擊。僅一拳。虎已涔涔血出而就斃。

汴有無賴子。多勇力。見富家園人牽馬出。曰。此馬甚高大。暫借吾乘之。園人曰。此馬善踢人。勿輕近。無賴曰。如吾者。乃畏馬踢耶。直牽之。果被馬踢而傷股。亟起。告其師胡某。胡至富家。索醫金。富人曰。彼自乘吾馬。馬自怒踢之。胡曰。然則罪在馬。不給醫金。當踢汝之馬。富人見其強悍。知不可理喻。曰。此任汝。胡踢馬股。馬果亦受傷。遂揚揚自得。適報鳳池至。富人喜。亟延入。因謂胡曰。汝踢馬股。不爲勇。能踢甘老爺腎囊。吾始服汝矣。具以前事語鳳池。鳳池曰。吾與彼無仇。何必然。胡亦曰。吾與彼無仇。何必然。富人激之曰。甘老爺如許汝。汝敢踢之乎。胡雖聞鳳池名。遂曰。彼見允。吾焉有不敢。富人固請。鳳池笑允之。於是奮衣當階立。胡果怒踢。鳳池毫不覺。而胡仰跌於地。大呼痛不止。須臾。股腫如斗矣。鳳池曰。此乃汝自願。不得怨吾。但汝受傷已深。吾出藥與汝服。靜養兩月當愈。由是胡某師弟不敢爲橫暴。而鳳池之名益著。

鳳池嘗寓太倉張氏。時梅花盛開。衆酌酒讌賞。求獻技。則曰。諸君皆文士。奚用

武爲無已。作落梅之戲。何如。使人暗誌花朵。索棉花一團。摘少許。圓如鈕大。立百步外擲之。梅朵朵墜。無稍差。

鳳池嘗游濟寧。有李公子者。其地之豪族。且高手也。知其至。盛筵招飲。初見。相揖。鳳池方折腰。李揖之還。於其低首時。以一足由其頭上閃過。鳳池若不覺者。周旋而退。李方笑其徒負虛名。而自詡也。鳳池旋遣人送一紙裹至。啓之。見寸許大青白綢二小塊。再四思索。忽悟己所衣夾裪。亦此二色。急視之。襠穿一洞。蓋李舉足時。鳳池已手撮其襠矣。李遂款留之。請受業焉。

鳳池徧游全國。未遇其敵。或曰尙係第七手也。第一手爲日食人腦三枚之僧也。

僧運大鐵杖

雍乾間。與甘鳳池同時善技擊者九人。第一手爲僧。第十手爲白太官。太官藝不及人。而能騰蹕空中。九人者。以僧淫兇已極。鄉里備受荼毒。思除其害。約日共往。僧卽日食人腦三枚者也。亦不懼。持大鐵杖。重三四百斤。運動如飛。衆悉

力接戰。鬪方酣。不防太官自空中飛下。直劈其首。自頂至項。析爲半。猶苦鬪半時也。

白太官誤死其兒

白太官騰蹕空中。一躍可數十丈。然性刻。忌勝己。出門數載歸。將及家。途見一稚兒。年不盈十歲。堅握小拳。猛擊道旁人家石獅。火星爆射者數尺。太官心駭之。曰。此兒幼小如此。長大不可制矣。遂與之角。小兒不勝。創且死。大號曰。吾父白太官何不歸。兒被人毆死矣。太官大驚。然創重。無能救。泣負其尸而歸。其婦怒詬曰。虎豹不食子。若乃過於虎耶。

金飛以劍斫豆

雍乾間。蜀有劍客金飛。學於甘隴。得不傳之祕。既歸蜀。開門授徒。至者千人。惟授鍊目鍊臂之法。日一審視。課其勤惰而已。三年。徒皆怨。紛紛且散。留者僅數十人。亦疑師之無技也。請試以示。飛令各握豆盈把。塗以朱墨。擲之。飛斫以劍。豆盡而身無痕。乃命拾豆視之。豆皆著劍痕。於是始服其術之工也。爭請益。飛

曰。此豈可躡進者。汝曹腕力未靈。目光未聚。雖教汝。不能爲也。衆力請。乃授以。蛺蝶雙飛勢。衆試之。疾則人劍相糾而傷。徐則人劍相妨而滯。知不可猝就也。乃去。飛歎曰。千古奇術。豈絕於斯耶。吾得之。豈可輕棄。乃衍劍術爲八母九勢。七十二步三百五十手。精思三月。乃成書。藏之小閣。

飛之鄰。有秀才鄭樹者。亦稍學武。慕飛術。納交焉。乃請學劍。飛仍以教諸弟子者。教之。樹受教不懈。三年終不變。飛乃以劍術授之。月餘。飛自郊外來。遙見城關有鬪者。勇捷特甚。馬上矚之。樹也。策騎自他道返。由是疎樹。樹偵知其故。度飛必不更授。亦不復至。數日後。飛他出。樹復來。不遇而去。是日飛歸。檢閣上書。亡矣。怒。往招樹。樹不知所往。蓋已挈飛書匿山中讀之矣。年餘。盡究其技。遂去之京津。

京津旱道。多伏莽。樹挾技遊其間。要挾婪索。無所不至。有不順者。劍戕之。乃已。羣盜皆惡之。欲害樹。而樹躡捷甚。往來如風。倉猝不可近。嘗宿妓家。伏盜自牀下出。砍以刀。不中。中妓。妓殪。而樹已破屋騰去。明日。三盜方飲肆中。忽有刀自

窗入。斷一人頭。則卽前宵牀下人也。

居京津十數年而南歸。過濟南。見一婦人。年近四十。攜幼女。甫十三四。操南音。女立廣場中。把劍舞。作種種形式。婦號於衆曰。妾不幸。夫死。隻身無所依。不得已。攜幼女走天涯。將以此技爲吾女求雀屏之選。諸君能垂青者。幸當場一試。好男兒身手。何如。樹視女美。而繞場觀者多人。皆莫敢前。乃橫劍入。往還數合。婦忽呼曰。止。君技不凡。奈何不通姓名耶。樹以告。婦曰。鄭君耶。若爾。此地非角技所。東城後有隙地。明日盍往一較。樹見其技非勁敵。且疑有意。卽應曰。諾。明日。結束卽往。女已先在。一縱劍。乃非昨比。樹悉技禦之。差得相當。良久。氣急汗如雨。女迫益緊。方著力。忽人叢中一叟呼曰。妙哉。劍乎。叟者。金飛也。樹一聞其聲。略錯愕。女劍下。右腕解矣。旋見武士數十。各操刀奔而前。爭呼曰。報仇。報仇。樹知不得免。叟前。向衆拱揖曰。承諸君命。已折之矣。幸恕之。樹見叟。愧甚。叟更爲傳以藥。創愈。竟不死。尋始知樹去後。飛納妾生女。羣盜旣久。怨樹。訪得飛。招以制之。妾若女。亦皆具絕技也。樹所盜書。飛復搜以去。

達某足踢拳打

六合達某。雍乾時人。以拳勇與甘鳳池齊名。會邑中來一拳師。鬻藝於市場中。豎旗一。大書曰。足踢黃河兩岸。拳打南北二京。達思敗之。而慮不勝。乃密計以綾爲襪。而着靴。靴亦以綾爲之。既往。求較藝。其人拳法精甚。竟不得間。移時。達騰一足去。其人接之以手。達亟收足。則綾襪著於綾靴。足滑出。僅空靴在其人手中。還足一踢。而其人死矣。由是名益噪。

達嘗乘馬出山東道。遇一小兒輦少婦。行其前。少婦叱兒曰。達爺來矣。胡不趣讓。兒隨手以車端起。移避路旁。達大驚異。比暮宿茅店。其主人出。卽畫中所遇少婦也。各默會不言。翌晨。達取錢償店值。數錢桌上。以手按覆。錢皆嵌入桌中。少婦前。以手掌拍案。錢皆迸出。徐取而一一數入竹筒。則皆立釘於筒底矣。達大服而去。

達在山東爲捕十餘年。後以盲歸里。嘗自云奉命至某寨捕盜。寨之前。峭壁雙峙。僅一谷可通。谷中守獠犬百頭。入者無幸。乃縱連環步。以掌擊殺九十餘頭。

餘始散去。復前進。見石級百數十。矗其前。最高處。有人相招。達聳身上。則寨中人已設筵相待矣。席次進肴。皆以匕首。卽受之以口。而斷其刃。更進糕。糕裹鐵釘無數。則啣糕而噴之壁。釘皆著壁上。主席乃首肯。命廚下火夫隨去。覆命。達無奈。從之。自後門出。後門以石爲之。重可千觔。所謂火夫者。以雙手取移。達乃得過。旣覆命。遂自將兩目揉盲。不敢再執此役矣。顧威名猶震於鄉里。一日。偕其幼姪至城外茶肆品茗。聞道上有鈴鐸聲。命其姪出視。曰。若但向驅騾人乞其鞭可耳。他勿受也。姪如言。驅騾人怒曰。若何人。曰。吾達某姪也。驚曰。達某猶在乎。吾固願見。姪乃導見。達談移時。語多不能解。別時。解背上草履一贈。達旣去。解視之。則草履中瑟瑟者皆金葉。驅騾人蓋大盜也。

高宗習射

乾隆初。高宗每月朝孝聖后於暢春園者九。因於討源書室聽政。己巳秋。上習射苑門側。發二十矢。中者十九。侍班諸臣無不悅服。齊召南曾紀以詩。上賜和其韻。卽命鐫諸壁上以示武焉。

漢文臣射鹿

每歲射布靶時。漢文臣有能射者。亦許與及。特賜花翎以旌之。趙謙士侍郎每歲貫侯。屢爲文員冠。高宗甚嘉之。戴文端公衢亨任修撰時。隨從木蘭射鹿以獻。高宗大悅。曾賦天章以紀焉。惟江皖香中丞蘭甫彎弓。其鞞忽壞。弓矢盡落於地。上大笑。時謂之江三丟。

虎槍處將校遞頭槍

選各營將校精銳者。習虎槍。此定例也。上巡狩日。任導引。大獵時。其部長率有技勇者十人。入深林密箐中。覓虎蹤跡。列槍以伺。虎躍至猛。先以槍刺其胸。仆之。謂之遞頭槍。然後羣槍攢刺。其中頭槍者。賞賚優渥。高宗朝。凡殺虎爲虎齧斃及被創者。照軍營殉難受傷例賜卹。

善撲營兵角觥

選八旗精練勇士。爲角觥之戲。名善撲營。凡大燕享。皆呈其伎。或與藩部之角觥者較優劣。勝者。賜茶縉以旌之。高宗最喜其伎。著名者。爲大五格海秀。其名

皆上所呼。有自士卒拔至專閫者。以其勇驚有素也。和珅當軸。令巡捕營將士亦選是伎。及文遠皋金吾寧蒞任。奏罷之。

河卒角觝

河督顧琮所部河上兵卒。皆文弱少年。教以兵法技藝。嘗與李敏達公衛遇。李素以知兵自負。其親隨。率關西壯偉之士。笑謂顧曰。若此。何以禦敵。顧笑曰。狄武襄以少俊爲西夏所輕。故製滲金面具。接戰輒多奇捷。安用外貌偉哉。命與角觝。李兵應聲而倒。李慙而謝之。

汪瑚曳三十餘人從水中行

宜都汪瑚。幼時賣菜爲業。晨興。輒荷擔寄蕭寺。疾走還家。而後鬻菜於市。寺僧訊之。爲市餅餌。啖母也。僧曰。孝哉。孺子可教。於是教以技擊。丁甲壬遁諸祕術。及術成。嘗乘舟渡河。笠爲風落水。汪踏水而取之。

有舅氏宦成而歸。富甲鄉里。汪往省。見急裝客徘徊門外。汪曰。此非孔道。客殆爲舅來耶。舅恐。問計。汪難之。舅曰。甥能識客。必能禦客。毋辭。汪不得已。應之曰。

此特偵者耳。後當大至。可備白金千。盛筵二。至時烹茗待之。後三夕。閉從者於室。舅從隙窺汪。時夜將半。汪獨在中庭。忽一人自空而下。汪呼茗。茗自牖出。已而纍纍者十餘人相繼下。汪連呼茗。舉筯向牖。茗置於筯。累十餘椀不墜。因徧餉客。汪曰。公等來。僕已喻指。顧主人非他。僕舅也。僕非他。某師弟子也。雖然。主人已治具餉客。且奉千金爲壽。衆唯唯。飲食既。取金去。蓋素讐服某寺僧。而隱知有汪者也。由是舅大寵異之。爲納粟作令。數歲。解組歸。遂閉門謝客。

乾隆初。汪年踰六十矣。川督某眷屬道出宜都。被盜喪重貲。汚其婦女。督聞之。大怒。檄縣令剋期捕盜。否則罪。令惶懼。計無所出。或謂汪可辦盜。乃急踵門求汪。汪始託辭他出。旣而察令爲廉吏。卒許之。語令曰。此去入蜀境。巫山中羣盜在焉。請具大舶在彼俟我。汪乃乘小舟晝夜達。則巍峯峻嶺中。羣盜結砦自衛。汪上及半阪。遇邏者大呼曰。速告爾酋。汪瑚來也。盜魁聞之。跪迓於砦口。請曰。茲事重大。願公終貸此三十餘人。汪曰。攫不義金。本不足問。淫惡者不可宥也。羣盜意汪隻身來。可攢斃之。方動念。手足已如繫。乃皆大驚異失色。魁曰。止。汪

徐徐出袖中。纒悉縮之而去。還至水次。汪先登小舟。繫三十餘人於舟尾。曳之。從水中行。過大舶。始加桎梏。遂按治如律。

金陵樵者能神行

靜安舒四。長好拳勇。閱數師矣。顧自謂不善。去之金陵。登甘鳳池之門而學焉。居數年。略盡其技。一日。甘率諸徒游於市。舒與焉。樵者負薪過。誤裂徒某衣。樵惶恐謝過。甘怒。擗其面。樵慍曰。誤而謝焉。亦足矣。何遽擗我。甘以己平素擗人。無不仆者。樵乃不仆。且抗言。愈怒。遂拳之。手未及樵。反仆。其徒皆駭。相顧莫敢近。樵責讓數言。徐徐負薪去。

舒異而潛尾之。出城數里。有荒村。茅屋一區。樵者入焉。舒拜於門外。乞爲弟子。樵反顧。訝曰。子何爲者。舒曰。公適所仆者。吾師也。知公神勇。故舍而從公。請爲弟子。樵辭以無能。徑入。不出。舒徘徊門外。詢其隣。隣曰。是不久徙此。莫知姓名。有母焉。老矣。日給於樵。甚孝也。舒遂歸。旦日復往。伺樵旣出。登堂拜其母。出百金爲壽。母大詫。不肯納。舒具陳己意。欲母語樵。使卒爲弟子。母許之。樵歸。得母

命。且感其誠意。謂舒曰。苟有薄長。敢不以相授。然請兄我。毋師我。舒從之。樵引至屋後。有石坡甚峻。軌轍如繩。下有鎧重三四百斤。使舒掇之。僅能舉。樵以足蹴鎧。輒而上。及於坡頂。復輒於下。又蹴之。如是者十數。無困色。曰。筋力久弛。聊以當運甓耳。飲舒以藥。使日習之。久而能焉。遂教以練形攝氣之法。周身如鐵。巨槌撲之。皆反躍。以腹貼牆壁及梁柱。能行而不墜。積數年。乃辭歸。賣漿豫章城。遇人謙謹。若無能者。或言舒若無敵矣。聞者多不信。羣不逞詣之。請與角。舒謝曰。諸公皆壯士。予何能。請不已。乃曰。雖嘗學之。然甚劣。竊欲博觀諸公技勇。使習而進焉。幸甚。衆許之。相與之野外。各呈其能。舒觀而哂曰。甚善。衆欲試舒。舒曰。若欲試我者。則毆我。一少年應聲毆之。甫引拳。忽反撲。少年羞怒。出鐵杵。悉力擊之。舒挾持其杵。作色曰。大惡作劇。是欲死我乎。乃弛衣。裸而立。曰。來。來。共攻我。我不畏。於是手足器械。交至如雨。舒屹然受之。衆紛紛顛躓。黠者乘虛力擊其外腎。如擊石焉。衆始懼。羅拜。請長其曹。乞勿揚於人。以敗其譽。舒笑曰。吾以自娛耳。豈欲與諸君競短長哉。幸毋慮此。衆益服其量。由是舒名噪一時。

嘗曰。吾能氣行耳。樵乃能神行。不可及也。樵蓋秦人。嘗爲盜。已乃改行。變姓名。遁居金陵。奉其母終身。

飛蝴蝶善走

飛蝴蝶。乾隆時大盜也。善走。往來飄倏。人莫測其蹤跡。故以飛蝴蝶名之。當時江湖大盜。無出其右者。王老虎。捕役也。力能舉數千斤。精武藝。以善舞鐵鞭聞。飛懾之時。大內失玉環。牒捕甚急。偵者知爲飛所竊。然莫敢誰何。官吏令王追之。飛知事急。逃至瓊州島。傭於僧寺爲伙夫。人不知其爲飛也。有石生。讀書其中。偶散步郊外。見其以巨擔擔水。遠望之。擔齊於耳。非以肩承之者。至近。則仍著於肩。心惑之。初以爲目眩也。於是日往偵之。皆如是。知非目眩也。一日。先伏井旁伺之。見其來。伏手向井一捺。復桶傾之。水隨手出。注滿桶中。然後置肩上。卽懸與耳齊。潛蹤之。至寺門。則又著於肩。生知爲異人。次日。乃具酒食邀之。食有間。徐謂之曰。子何技之神耶。汲水不以繩。擔水不以肩。子盍以教我乎。飛遽失色。曰。子偵知之乎。生曰。然。非一日矣。曰。實告君。我飛蝴蝶也。君請無洩。否則

死無地矣。生力矢不洩。且堅請受教。飛曰。吾老矣。不能授汝。且捕者將至。欲轉至他處。子富貴中人也。學之何爲。生力請不已。曰。無已。吾之技盡傳吾女。子願婿我。當以女妻汝。可授汝以技也。生諾之。於是出一卷書授生。曰。讀此。則吾畢生之技。胥於是可得。生安之。日讀其書。暇則請益於飛。又月餘矣。一日。忽謂生曰。王老虎不日將至此。生詰之曰。何以知之。曰。吾昨晚於廣州市上見之。吾欲行矣。尙當與老虎一試也。子可爲我備大錢數十枚。生從之。飛乃以錢橫疊之。成二串。又三日。謂生曰。今晚王當至。子可伏於暗處窺之。吾去後。當使吾女至也。生諾。夜三更。月明如晝。飛促生起。曰。王至矣。汝潛窺之。生起。飛乃闢寺門。一手執錢一串。貼身於寺門牆上。無何。見一老者偕一少年踏月而至。將及寺門。飛以兩手作翅形。向上一閃。於是騰起空中數丈。老者見之。以鞭向空擲去。鞭及跨下。以兩足鉗之。隨墮於地。少年向前欲執。老者止之。不聽。乃以兩手捺飛兩足趾。須臾。飛忽騰空而去。砉然一聲。少年手中尙捺住鞋底一兩。乃與老者太息而去。生住月餘。果有女郎來訪。偕住數日。遂同返廣州。生後舉孝廉。亦未

嘗以技聞。生一子，能傳母業。

打人王被擲於甘鳳池

打人王，秦州黃橋農家子。膂力絕倫，能飛身踰重屋，履數丈官河，若平地。屢不沾溼。好勇者與鬪，多被創。遠近震其名。遂真以爲天下無與敵矣。然拳法無師傳，性又蠢，不可以情理喻。識者不屑與之搏也。甘鳳池以拳勇聞江湖間。一日，過黃橋，行囊告乏，售技於市東。觀者雲集。王聞之，大憤。黎明，奔甘寓，叱曰：「何物狂奴！目無餘子，獨不聞黃橋有打人王耶？」甘曰：「初經上國，實出不知，乞宥疏忽。」王不答，遽觸以首。甘退身避，且曰：「窮途行乞，非得已也。容竭誠負荆，可乎？」王搖首，復力觸之。甘猶退讓。旣見觸不已，乃腹禦之。徐曰：「得罪得罪。」王踉蹌，踣敗牆側。牆壞，顛糞窖中。力掙，乃得出。抱首遁。晌午，見一四十許人，鬚髮如蝟，持酒榼入門，問姓名。則王之兄也。甘大駭，疑必負絕技。爲其弟報復者，聳身躍數十步外。俟之。其兄笑曰：「勿爾。予非角力者，劣弟屢戒勿悛。今受創，始知天下尙有偉人。從此當不敢萌故智矣。今特以斗酒酬大德也。」甘始釋然，與爲禮。明日，詣其

家謝罪。王慚弗見。

周振國膂力過人

思州千總周振國。膂力過人。能負五百斤之物。脅有六骨。嘗遇虎。張口欲噬。周以兩手力開其頤頷。使不得合。乃令兵卒猛戳其臀孔而斃。背負以歸。且行且歌。略不喘息也。

戚某爲力所苦

戚某。乾隆時人。河間農家子也。幼尪弱。與羣兒戲。恆不勝。恨之。乃銳意習武。河間故多劍客。得間。輒從之游。及壯。遂以拳勇聞。

一日。戚遇遊方僧。手鉢乞食。揚臂過之。觸鉢墜地。反詈僧無目。犯行客。不知趨避。僧微笑不答。怒擊之。僧不動。自仆數步外。於是知技未足。詢知僧自少林來。乃走少林。學之數年。以爲成矣。

他日。戚遊塞外。見有徒手格熊者。皆應手斷頭折脅。訝之。試與角。乃被提擲澗中。歸復遊少林。問於師。師曰。凡力。有人有天。吾教子鍊力。至千數百斤。人術盡

矣。若有過此者。如古稱拔山扛鼎。乃得天獨厚者。非人人所能也。曰。若然。則竟無術以處此乎。曰。此外有能講求服食鍊氣者。宜可更進。然非吾所知也。子欲求之。當遍遊名山大澤。或一遇異人耳。戚於是決然去。先遊於襄漢。下夔巫。歷衡湘九疑。又從羅浮。歷滇黔。入巴蜀。皆無所得。乃出隴右。至甘涼。聞人言大青山某喇嘛者。曾在內廷。獨與侍衛數十人競技。任意提挈之。如嬰兒。稱神力。遂往訪之。具述來意。喇嘛辭不出。謁數次。不得見。乃卽寓寺中不去。喇嘛始召入見。喇嘛年耄矣。坐石臺上。髮鬢被其肩。皓如銀絲。容古樸。行步蹣跚。如欲仆者。弟子進飲食。舉手接之。狀至漫緩。類有羸疾。戚甚疑焉。喇嘛問來意。具以對。曰。此細事耳。術至易。然得之。適以自病。不可爲也。吾方悔之。子求之何爲。戚疑喇嘛故爲大言。乃曰。弟子千里來此。願得一覩大師龍象之力。並求以相授。大師尙不吝教者。雖死無恨。喇嘛曰。汝意決耶。吾邇來枯槁岑寂。守此不動。卽懼以力貽禍之故。汝果獲此。他日雖欲解之。不可得也。戚矢言不悔。喇嘛乃徐起。環室行數步。所踏磚石。皆碎。又以指刺石壁。如以錐畫沙。深且數寸。戚大驚。喇

喇嘛指山下綠草一叢。曰拔之。服此三七日。雖蛟龍虎豹。不足當一揮也。然須慎之。尤宜絕房事。不然禍不救。戚取草。如法服之。覺通體火出。身手堅壯如鐵石。數日後。漸和暢。步以歸。行及陝。偶背癢。引手隔衣搔之。衣頓碎裂如敗紙。乘壯驪行。股稍着力。驪腰斬如剪。不覺大駭。驪夫失驪。挽之索賠。一拂袖。立墜十丈外。衆不敢近。遂去。一日行七八百里。所踐木石。輒破裂。食輒碎。器皿折七箸。比抵家。衣褲皆盡。心懊甚。知喇嘛言驗矣。叩家門。門牆俱頽。家人駭絕。戚自懲其力。自知爲力所苦。亦不敢與家人近。但遙立。語以故。家人亦惘然。戚夜獨寢一室。偶側身。炕爲之毀。比明。向父母妻子痛哭流涕。辭去。將更乞喇嘛解之。一去數載。竟不歸。兒旣長。頗知思父。乃求之於大青山中。見戚已披剃爲喇嘛。仍從大喇嘛居。蓋旣不能解。又明知塵世不可近也。其子度父不能歸。乃自返。

才伯伯精技擊

乾隆時。有才伯伯者。姓馮。年六十餘。龍鍾傴僂。若不勝憊。而故精技擊。勇猛絕倫。里中來一配犯陳三。以腦門髮白。又呼爲白腦門。亦以勇武自詡。藐視馮。積

不相能。偶以事口角。馮揮陳仆地。陳銜之愈深。一夕。跡馮出門未歸。伏橋畔伺之。二更後。馮還。行抵伏所。陳欵起。提手中鐵尺猛擊之。馮知有人暗算。卽騰一足起。中陳腕。鐵尺脫手。飛去數十丈。直墮於某質肆三層更樓瓦上。馮心知爲陳。遙語曰。黔驢伎倆。欲與而翁角。須更精而藝。陳聞之。殊憤恨。自歸。閉門習練。無間寒暑。三年。技大精。自謂足以勝馮矣。一日天雨。馮足屐手傘。復托麵一盤。偃蹇度茅橋。適與陳值。疾擊馮。馮擲盤空中。揮陳仆。仍從容接盤。過橋去。陳自此不復反矣。

唐階元運氣

唐階元者。才伯伯徒也。乾隆時人。年五十許。短小精悍。巨室夜遇盜劫。洶洶數十人。明火執械。將破門入。唐聞之。疾起。一躍登屋。飛瓦擊盜。盜被創。如鳥獸散。因賴以全。唐能運氣。運氣處。有硬塊墳起。如桃核。刀石不能傷。或見其運功時。出利匕首。用尖鋒指其喉。使壯健者力拍刀柄。鏗然有聲。旁觀者咸股慄。而唐之喉無恙。

張興德用雙刀

少林宗法。以洪家爲剛。孔家爲柔。介於其間者爲俞家。其法甚祕。乾隆初。穎鳳之間。時有傳者。宿州張興德卽以俞法號專家。尤善雙刀。故有雙刀張之稱。亦俠士也。里嘗被火。有友人在火中不得出。張躍而入。直上危樓。挾其人。自窗騰出。火燎其鬚髮。皆盡。臥月餘始愈。天馬山多狼。數患行旅。張拂刀往伺之。三日。獲其九。鄉里子弟豔其技。多從學者。張雖指授。然未嘗盡其技也。

張之徒有鄧某者。以事詣鄰邑。與一少年遘逆旅中。與之語。少年自稱湯姓。笑言甚洽。翼日鄧歸。又與遇於途。兩人乘驪相先後。復共語。因及張。少年願習拳。於是鄧爲之介紹。少年就學甚勤。顧張則落寞待之。少年時以酒食饗張。並餽諸同學。張間一受之而已。鄧甚不平。嘗因事餽張。所以疎之之故。張終不言。少年於學殊猛進。同儕皆不及。數請益。張頗難之。顧少年殊厚於鄧。鄧學技。時有未至。少年時從而指點焉。張有健驃。一日走五百里。一夕。少年與鄧談技擊。少年曰。聞俞派以羅漢拳爲精。然否。鄧曰。然。師最精此。少年曰。此技第八解第十

一手作何形式。吾有疑焉。煩君問之。鄧曰。此易事耳。少年曰。不然。師善疑。無端問之。必疑而窮其究竟。將不吾答。宜俟其飲酒微酣時。舉以問之。且云外間人議論。謂此解失真已久。今無傳者。此語是否。師佯見告。必審聽之。毋多問以啓其疑。鄧如言。張醉中侈口答之。鄧以告少年。少年稱謝再三。明日晨起。少年忽失所在。以告張。張頓足曰。果然。吾所度不謬。急使視廐中。騾亡矣。張召鄧責曰。昨何故爲盜偵。鄧謝實不知。張曰。我故疑之。欲徐觀其變。不意乃爲鼠輩先覺。此人必曾爲綿張家手法所困者。彼審知此技。惟兪家能破之。而學之不全。故展轉竊取。其情尙可原。惟竊騾以往。有意相陷。則殊可恨。然吾亦度其必爲此也。亟命鄧速詣州。控追諸弟子。以騾行疾。慮不相及。張敦迫曰。速往。速往。不爾將有禍。鄧如言行。越日。無消息。張又倩人詣官。請爲追比。衆聞之。皆笑張以鏢師而遇盜。猶不自闕而張之也。

月餘。歸德以緝捕公文至。云有貴官南歸。爲盜戕於野。盡劫貴重物以去。惟遺其騾。騾身有烙印。有識之者。謂張某物也。州官以張控追狀。移歸德。張遂得免。

因以金取驟歸。聚鄰里爲別。奮曰。吾走江湖二十年。未嘗失手。今乃敗於豎子。誓必得之。不然者。吾不返矣。跨驟逕去。張故好交游。江湖豪傑。多與往還。年餘。審知少年眞姓名爲畢五。嵩山大盜也。求其巢。不得。問山中人。則曰。舊固有之。春間。自燬其巢而去。張益憤。所過。輒變姓名。雜屠沽中。雖所親。亦不覺也。

張有子。絕仁孝。張之出也。年方幼。哭求其父。不得。欲往。則其母禁之。年十四。自塾逃。遺書於案。視之。則訣別辭也。言不得父。誓不歸。母大驚。或慰之曰。渠雖年幼。頗習父技。且道途間。多與翁相識者。但言翁名。皆可得人提撕。母心少安。父子杳無消息者復十年。

一日。忽有軍官數人直入村。以馬箠遍叩門戶。問張家所在。出張子手書。則已任海州參將。遣人來迎其母也。蓋尋父數年。日以賣技餬口。久之。有識張者。云在南陽。蹤跡之。則又西去。遂展轉至寧夏。一日。方炫技於市。總兵適出。走辟道。周。總兵馬上熟視之。遽呼以前。張子驚疑。不知所爲。總兵徐笑曰。無慮。愛汝年少。而有此奇技耳。雖然。猶有未至。吾爲汝指點之。張子遂從以歸。越數日。求去。

以情告。總兵笑曰。是何難。汝但居此十日。吾令汝見父。且令汝父獲盜。如何。張子乃留。又數日。總兵使標下守備某告張子。願妻以女。張子不可。曰。未請命焉。某笑曰。若堂堂男子。何迂腐乃爾。實告君。總兵之意。尊翁卽在此。但必君娶其女。然後令君得見尊翁耳。張子乃許之。總兵女頗敦厚溫順。於武技亦稍知一二。云總兵所親教也。越日。總兵將大閱。漏盡。召張子。付以兜鍪鎧甲。令著之。更予一錦囊。使佩胸前。曰。今日吾不能不出。然當有異人相刼。彼見爲汝。必驚去。汝急以囊書示之。勿忘勿誤。誤者。汝父不得見矣。別召心腹四人。擁馬前後。張子身材與總兵相若。時方味爽。策騎行道中。晨霧模糊。不辨人面。將及校場。忽風聲颯然。霧中一黑影若巨鷗。直撲馬上人。從者大驚。張子已墜騎。視摔己者。立釋手。欲轉身去。急呼曰。勿行勿行。吾爲總兵送信者。其人取囊中書視之。方躊躇。從人忽呼曰。張公子不識若父耶。張子頓悟。急抱持痛哭。視總兵者已於從騎中趨出。伏地請罪矣。張至此。已無如何。則曳以起。曰。汝智真神矣。吾老匹夫。不意竟墜汝手。已矣何言。於是父子並轡歸。總兵隆禮以待。尋署張子百夫。

長。戊寅。回部叛。即使張父子往討平之。總兵盡歸功張子。得海州參將。總兵以曩所學猶未至。亟叩張請益。張掀髯笑曰。老夫十數年來。再敗於君。君之智至矣。區區之勇。尙欲得之。以擅雙絕耶。老夫今固無靳此。乃悉授之。

虬髯漢弄鐵扁拐

某公子。逸其姓名。素奔走某相門。從京師持三千金歸。道遇一僧。貌猙獰。所肩行李。有鐵扁拐。光黑而甚重。伺公子信宿。公子初未介意也。會抵一旅舍。公子先驅入。止左廂。僧繼至。就右廂炕上臥。逆旅主人密呼公子告曰。客從京師來。囊必有重金。否則若奚俱至。公子始心動。倉皇失措。主人勸公子勿戀金。第飲酒。坐甫定。忽一虬髯漢。身長七尺餘。腰大十圍。鬚盡赤。激張如蝟。卽座上擲弓刀。呼酒食甚急。叱咤作雷聲。公子益驚怖。股栗欲仆。髯微顧曰。君神色俱殊。度有急。盍言之。公子屏息若瘖。主人乃爲述持金遇僧狀。髯曰。僧今安在。則指右廂臥炕上者。髯顧公子毋動。直提刀排闥入。罵曰。鈍賊。胡不拾糞道上。而行劫耶。因弄其鐵扁拐。屈之成環。擲炕上。曰。若直此。聽若取客金。不直。則亟引領就

刃。僧僵臥不動。良久。始匍匐下地。請死。顧視扁拐成環。泣下。請益哀。髯笑曰。固料若不能直此。聊爲若直之去。毋污乃公刃。公子主人皆咋舌。從門外觀已。復趨前羅拜。請姓名。髯笑不答。令俱就寢。旦日。請護公子行。公子大喜。至揚州。謂公子曰。今但去。無患。吾行矣。公子叩頭謝曰。某受客大恩。無以報。願進三百金爲壽。且自此抵某家。計四日耳。盍俱渡江而南。髯笑曰。吾起家行陣。今隻身來。爲幕府標官。設貪金。豈止三百哉。吾憑限迫。不能從。或緣公事過江。則訪君。幸爲我具麵十五斤。生蔬二口。酒一石。公子不得已。與別。

居數月。髯果至。呼公子曰。飢甚。公子亟進麵生蔬酒。如前約。髯立飲酒至盡。卽所佩刀。刺殺生蔬。而手自揉麵作餅。且炙且啖。盡其半。公子曰。參軍力可拔山。度可舉幾百鈞。髯曰。吾亦不自知舉幾百鈞。雖然。姑試之。乃站庭石上。而令數十人撞之。屹立不少動。曰。未盡也。復豎二指。中開一寸。以繩繞一匝。數健兒併力曳兩端。倔強如鐵。不能動毫末。於是公子進曰。今天下盜賊蠡起。外患內憂。訖無寧晷。朝廷方亟用兵。以參軍威武。殺賊中原。如拉朽耳。今首相某。吾師也。

吾馳一紙書。旦夕且掛大將軍印。烏用隸人麾下爲髯。瞠目而視。仰天大笑。徐謂公子曰。君顧某相國門下士耶。吾行矣。

羅臺山徒手禦捕

羅臺山。名有高。嘗學於贛鄧元昌。修儒者業。於書無所不窺。精思入微。遂喜佛法。自京師歸。忽登樓。縱火自焚。救之。得不死。狂走入山。衣沙門服。不薙髮。跏坐。與人言孝弟。而歌哭無時。下揚子。渡錢塘。過甬東。多託跡佛寺中。奉化快手怪其服。令儕輩篡臺山。臺山力大。徒手禦之。不可近。因詣縣。跌坐縣庭。爲禪語。主事邵洪時家居。識臺山。乃釋之。遂游普陀。寓西湖。已復走京師。及歸而卒。

羅臺山以石擊舟子

羅臺山好蓄奇石。有米南宮癖。獨行數千里外。無僕從。嘗慕蜀中瞿塘灘瀨。哦眉劍閣山水之雄險。束裝獨游。比返。載石盈舟。壓舟欲沈。石皆置於囊。上者裹以縑帛。坐舟中。終日摩挲。舟子竊窺視。以爲金也。夜相與謀。議殺之。而分其有。舟子四。一老翁。其二爲翁子。一爲傭。二子及傭竊竊語。翁入問。初皆祕之。翁詰

不已。始以所謀告。翁驚曰。烏乎可。二子曰。厚利也。且易而無禍。何憚焉。翁不能止。歎息去。時羅已寢。忽驚覺。潛起屬耳。察之審。還就枕。越數日。薄暮。舟泊荒江叢葦間。其儕請曰。今者享神介福。願以餽餘爲客壽。客毋辭。羅曰。甚善。舟子喜以酒肴進。羅知其酒。鳩也。置不飲。舟子陰異之。然欺其獨。夜必無所辟匿。亦不之強。羅自出紹興酒一瓮。傾盃大嚼。瓮幾罄。佯醉據榻。滅燭寢。頃之。三人各秉炬持刀入。一人舉刀就枕下。悉力斫之。覺有異。驗之。非人。蓋捲被爲之。如酣臥狀。相與大駭。搜索。聞羅在別艙。呼曰。余在此。一人犇之。忽飛一石起。中腕。腕傷。刀落。二人次至。亦如之。遂突起。擊三人俱仆。拽而疊之。拾刀擬其項。笑曰。余能前知。安得犯余。余無金。亦無點金術。爾曹何利焉。姑與爾暫戲。故不洩也。亦藉以殲厥敗類。聊逞余志。三人哀呼乞命。翁亦來踞請。羅麾之起。曰。翁無罪。毋恐。翁泣曰。三人者。罪固不宥。然老朽之嗣。斬於是矣。幸仁人寬假之。羅從容擲刀。曰。爲翁故。貸爾曹死。亟革乃心。脫萌故態。必血吾刃矣。且孤蹤遠涉者。類能自保。如某。猶其季指耳。遇之。悉當善視。毋自取戾。搖尾態不足常恃也。衆唯唯。

盧虎兒受教於叟

盧虎兒臨淮無賴子也。以健鬪橫於市。市之椎埋惡少以千數。莫不下之。虎兒自以爲一世之雄也。嘗夜飲大醉而歸。踉蹌與一老叟相觸。遽握拳大罵。叟笑曰。若醉矣。我不與若較。吾居此東五里之桃村。若仇我者。其明日來。拂袖去。虎兒歸。酒醒亦忘之矣。翼日過市。復與叟遇。肩排之。叟不動。虎兒乃倒卻尋丈外。慚且憤。復大罵。叟笑曰。我豈又犯汝耶。纖兒欲索鬪。則鬪耳。洵洵者何爲。虎兒度不能勝。然以在稠人廣衆中。不甘退讓。則奮身前搏之。叟但舉手一揮。虎兒顛數步外。然不傷也。益憤。出死力舐之。叟三揮。虎兒三仆。仍直進不止。叟徐步去。虎兒則追而毆之。叟蹙額曰。豎子何冥頑乃爾。適過一短柵。叟一揮。虎兒遽落柵內。柵內豕圈也。虎兒墜其中。周身爲淤泥。洩勃塗幾滿。亟起立。躍出視叟。已不知所往。趨歸沐浴。易衣履。愈憤。憶叟前言。乃懷刃東出。求之。虎兒行數里。不見有村。黃葉紛紛。積地逾寸。穿林而行。簌簌有聲。林盡處有茅菴。類有人居。意桃村當不遠。可問訊。自牆隙窺之。則菴中二人對奕。其一十二三歲之小兒。

其一卽叟也。幸其未見。急趨伏林間。夜靜。度童叟皆眠矣。乃出。時室中孤燈熒熒。搖曳欲滅。虎兒疾入。揚刃向東壁一榻。悉力劈之。寂無一聲。揭衾視之。故無人。也。方欲出。忽黑影若鷗鷖然。拂窗直入。虎兒方迎以刃。不覺身已自仆。刃亦遙擲數步外。蓋日間對奕之童至矣。叱曰。若何人。乘吾師不在。欲何爲耶。虎兒支吾。以迷途乞火對。童指破衾曰。此何故。汝速自陳。不爾。便殺卻。倉卒間。叟亦至。見虎兒。卽令童釋手。虎兒度不能脫。伏地自陳。請死。叟笑曰。何至是。援之起。令去。虎兒出行數步。思之甚奇。復還伏叟前。請爲徒。叟不許。再三請。叟曰。吾術以退讓爲主者也。汝求學此。以欺人耳。得此術。亦何爲。虎兒再三自陳。願悔改。叟始許之。自是城市中不見虎兒蹤跡。蓋已隨叟去矣。

蔡三受書於落木翁

椎埋之徒。有蔡三者。其勇亞盧虎兒。虎兒旣去。蔡三遂長其羣。居數年。蔡三北遊燕趙。道遇一客。被服甚華侈。控駿驄四蹄。一騾車載箱篋從之。視其人。若曾相識者。夜同宿一驛。客呼逆旅主人治酒肴。理行榻。若有待者。蔡三怪之。伴早

眠。偵客起。洩。潛入其室。伏梁上。客至。若不覺者。據案獨酌。飲啖甚豪。夜分乃罷。猶秉燭觀書。不遽寐。已而有物冷然若流星。穿窗直入。客亦距躍而起。燭光下。風聲颯颯。星影散亂。久之。有虬髯人自空而踣。客端坐如故。虬髯垂手立。若甚懼者。客指旁椅令坐。復仰首曰。梁上君子倦乎。可以下矣。蔡三大駭。亦躍而下。三人對坐。客曰。故人不識我乎。其少思之。蔡三聆客音。儼然虎兒也。察其貌。亦十得五六。默識之。客與虬髯人語刺刺不休。語皆不可曉。已而出一函。授虬髯人曰。爲我送之。雞足山某師處。限五日內得覆音。毋誤。虬髯人唯唯。起辭出門。遂不見。客始謂蔡三曰。吾當日盧虎兒也。幸從師去。今稍稍有得耳。蔡三深致欣羨。問師何人。曰。落木翁也。蔡欲從之學。虎兒曰。吾師規律。門人不得擅收弟子。須稟命焉。三日後待我於黃河隄畔。必有以報。天明。遂別去。至期。虎兒來曰。吾師言子血勇非神勇。不能學也。今授子一卷書。當不失富貴。視之。皆射御格鬪之術。習之三年。中武科。官副將。乾隆丁亥。有緬甸之難。從明瑞擊緬。沒於陣。

黃標善泅水

福文襄王督粵時。簡練水師。募奇材異能之士。有守備黃標者。以善泅水著能。於海洋中出沒月餘。視波中魚鱉。歷歷可數。王奇其才。立擢參將。洊至總兵。捕海盜多偉績。

嘯馬善射

馬金。乾隆時人。身長八尺。雙目有稜。富膂力。性戇直。善書能文。由翰林擢御史。以敢言聞。時朝政多秕。權奸用事。卒以直言被黜。既放歸。習武藝。改名馬金。應武試。以侍衛洊至蘇松鎮總兵。然豪放逾平昔。人因呼之爲嘯馬也。尤善射。百步外能穿楊貫蝨。一日。有雍髮匠揮刀劈飛蚊。迎刃墜膝上。嘯馬拾視之。兩斷矣。乃笑謂匠曰。技精矣。盍一觀吾技乎。乃叱左右縛匠於轅門。發一矢。中匠之左耳。弦聲又響。則中右耳焉。然匠人。膚肉均未傷。乃令解縛而笑謂之曰。我技較若技何如。

其在官時。署畜飛槍手五十人。飲食居處。悉與己等。號曰小岳軍。工飛劍襲擊。善矛槊。嘗率之出東郭。演技於大校場。而自乘肥馬。舞長矛。獨立高岡。小岳軍

俱衣黑衣。披紅纓。左持盾。右手或槍或劍。呼嘯成羣。衆槊並進。或飛舞雲霧中。摩盤於上。或跳躍馬前後。衝擊於下。煙塵蔽天。不可辨識。軍笛一聲。截然各止。其整肅如此。

宣宗連中三矢

乾隆己酉。高宗秋獮木蘭。宣宗以諸皇孫隨扈。時聖齡方十歲。一日。至張家灣行宮。上親率諸王校射。宣宗侍側。俟諸王射畢。亦御小弓矢。連發中其二。上大。喜。拊其頂曰。兒能連中三矢。當以黃馬褂爲賚。果三中之。卽置弓矢。跪上前。上問所欲。不對。亦不起。上大笑曰。吾知之矣。因命侍臣取黃褂衣之。倉卒間不得小者。卽以成人之衣被之。及謝恩起。而裾長拂地。不能行。乃命侍衛抱以歸。高宗御製詩。有老我策驄尙武服。幼孫中鹿賜花翎。是宜誌事成七律。所喜爭先。早二齡之句。蓋高宗以十二歲時。從獮木蘭。初圍得熊。宣宗則初圍得鹿。年十齡也。

高雙鳳三射三中

乾隆末。吳妓高雙鳳寓揚州小秦淮畔。天長林道源方與人校射淨香園。高旁觀久。揜袖前。請射。三發而三中。

鏢師女以碎杯屑斃盜

乾嘉之際。行北道者咸苦盜賊。有京宦川人某。欲運銀數十萬旋蜀。往某鏢師行延鏢師。則均他往。惟一十齡丫角女在焉。行主令應召。屆期。女跨黑衛來。不持寸鐵。宦惴惴。抵潼關。猶未暮也。女命停車。指道旁一大逆旅。曰。可止此。及入店。則已有偉丈夫十數人。眈目視銀車。宦大駭。女坦然若未覩。命將銀車入。女年稚。沿途皆獨宿一室。是夕。飯畢。命衆睡。自索茶壺及杯。闔門而寢。宦率衆執械守女室外。漏三下。微聞屋瓦有聲。自庭隙窺之。盜已滿女室之頂。宦再窺女。方秉燭觀書。少選。屋瓦移故址。盜注目下窺。女斟茶徐飲。飲盡。覆杯碎之。成細塊一堆。一手執書以閱。一手拈杯屑彈之。及杯屑盡。滅燭睡。黎明。女啓扉。命衆登屋收尸。驗之。則盜雙目中微有血點耳。其死也。蓋杯屑彈入目而貫腦耳。

逆旅老人發矢殪騎

清稗類鈔 技勇類

五七

稗

五

十

周少谷曾官山東高密縣。世稱三閭大夫者是也。其行縣挾一吏一僕。控三驢。驢鞍置板。可位置筆墨。吏抱牘前行。民之訟者。卽驢前伸理。命訟者招其所被訟之人至。爲定曲直。就鞍上了之。故有是稱。以閩與驢聲通也。子辛仲。十九領鄉薦。省之於高密。不挈僕。恆單車。逆旅中有人言盜殺人。行客因之相戒。辛仲亦悚然。時見同舍中有老人。與少年同飯。少年眉宇英特。老人長眉而偃僂。辛仲請同行。老人似可。然未之答。少年則慨諾無拒。遲明。車同發。曉色初起。沙磧之上。有人影蠕蠕然聯綴而行。御者語辛仲曰。盜也。辛仲馳告老人。老人夷然無動。而少年已起戒備。語未竟。塵土漲天。七騎同來。橫刀馬上。作霜氣。少年立下。言曰。七騎敵一步。非勇。能下馬與我地鬪者。始男子。騎中一髯丈夫曰。此奚不可。遂下。少年出刀如柳葉。上下騰蹕。髯丈夫已失其耳。六騎大呼。出刃割少年。老人忽卽車發矢。殪其一騎。一騎更上。復殪。乃皆奔逸。老人謂辛仲曰。吾此去殊險。郎君與我同行。且相累。不如別從廣隊行。盜或以郎君文士而免之。辛仲大駭不能答。老人竟挾少年馳去。

定恭王猿臂善射

定恭王綿恩。定安親王次子。貌頎秀。猿臂善射。馳馬趨捷如飛。舉止安詳。趨踰有節。高宗愛之。弱冠。卽充火器營統領。凡五十餘年。年七十六。薨。仁宗震悼。親往奠醊。

卞鐵拳擊斷巨碑

濰縣城北有玉清宮。當乾嘉之際。道侶繁盛。鐵工卞某。見道侶演技。慕之。一日。遇方丈於山門。求授業。笑諾之。使以拳擊扉。曰。人之練技。當專於一。勿徒求多。爾可擊堅硬物百遍。以練腕力。腕力足。始授以其他。數月後。又遇之。卽於方丈前試其技。有小樹一。揮拳擊之。立折。方丈嘉其純。仍使練拳。年餘。以內家法授之。又年餘。技大進。忽有求謁方丈者。三十餘歲。偉丈夫也。方丈懼。辭不見。來人固請之云。夙聞大名。願一交手。方丈不得已。招卞至。授以意。卞出見。曰。壯士不遠千里而來。當有驚人技。求一賜教。其人以非方丈。笑不答。卞曰。如某者。第吾師之新徒耳。且無長技。願獻一得之愚於壯士前。倘壯士亦能如某之練習。則

吾師必出而受教矣。其人曰。諾。乃躊躇曰。他亦無須。且試其易者。聊博一笑。可也。於是擇一巨碑。作勢運氣。擊之。轟然一聲。碑已中斷。來者驚謝去。由是玉清宮拳術。遠邇咸聞。而卡尤以鐵拳稱於時。

齊二寡婦用鐵鞭

齊二寡婦者。工技擊。恆用一鐵鞭。所向無敵。佚其夫之名。母家爲王。世稱齊王氏者是也。魏默深誤以爲教首王林妻。乃據當時奏報耳。齊既倡亂於嘉慶初年。蜀督勒保亟欲致之。桂涵羅思舉方投効軍前。因以都司劄付二張元寶。二錠給之。限七日。斬齊首級。遲則軍法從事。桂羅易服往探。時齊擁衆屯大寺。夜臥紗帳。翹一足帳外。室燃巨燭。露刃侍室外者四十人。桂羅登樹伺之。竟夕不得間。繼思逾限必死。欲以性命博之。乃各執巨斧跳下。護衛者懼而竄。齊聞變。自榻上飛出鐵鞭。幾爲所中。桂羅倉猝中以斧斫其一足。疾上樹而遁。持足以獻。齊王氏既受傷。越日遂死。勒乃優賞桂羅。

絳綃女較劍

隴右劍客金樹雲。矯捷精悍。能日行五百里。佩雙劍。長不及三尺。其柔可卷爲帶。而能削堅石爲片。嘗獨行出嘉峪關。繞柴達木。走青海。窺河源。復出崑崙。下岷峨。自蜀歸。途中三遇猛獸。皆殪之。無留刃。其劍術。蓋得之崆峒道士也。金負其勇。數犯險。好以氣上人。嘗至登封。前一日。有盜投書登封某富人。索金十萬。逾三日不應者。燬其家。富人懼。聞金來。奉厚幣以聘。金至。謂富人曰。使盜不我知而來。將不免決鬪。盍榜我名於門。使彼見之。自不敢來。不亦善乎。富人如言。逾限盜不至。

居月餘。忽有扣門求謁者。金見之。僮也。手一函曰。頃探樵山中。見女子。囑我致書。金發之。約與較劍也。期於少室。如期往。遍覓不見。東峯最高。絕攀援。猿鳥不能上。聞其巔有笑聲。仰視。見三女子。皆衣輕綃。一絳色。一淺碧色。一藕色。皆不施脂粉。而天然明冶。方仰視。女俯招曰。君乃在此。胡不登眺耶。金卽出生平絕技。斜趁而上。女笑曰。君洵可人。金登山巔。乃平坦如鏡面。出劍請試。女笑曰。君倦矣。少息。何如。金固請。二女者推絳衣女子曰。妹當之。足矣。女遂出手一劍。長

可二尺許。然不先動。惟俯首視劍。若羞怯者。金亦不動。旁二女曰。金君請先舉。無妨也。金把劍。狙伏而入。絳綃者視其將近。徐舉劍一拂。白光出。劍芒若秋月。蕩水須臾。光四合。如流冰圍雪。金駭絕。幾不能措手。須臾。女自收劍。金亦不敢再試。絳綃者笑曰。君之技止此耶。向者本無意。迨君見君揭榜。度必有異。不圖君乃僅視流俗高一籌耳。金心折。願受教。絳綃女不許。旁二女慫恿之曰。妹收之。何妨。絳綃者諾。山巔有草屋數楹。蔬數畦。諸女夜不宿於此。晝亦時不知所之。惟間數日。或來一指點。或月夜坐峯前。鼓琴一闋。琴聲既終。不知所往矣。金居少室二年。一日。諸女謂曰。汝技卽此已足。於人世可無敵。不必更求矣。揮之下山。年餘。金忽念世有所謂劍仙者。此豈是耶。方更求之。草舍如昨。居三月。餘。不一見。始惘然返。

紅娥舞雙劍

紅娥者。荆溪周濟妾也。濟字保緒。嘉慶朝人。善古文詞。與張皋文齊名。又嫻技擊。辟易百人。性任俠。好作不平鳴。往來齊魯間。殺盜以百計。盜憾焉。一日。道出

山東遇劇盜二。陰躡其後。將甘心於濟。濟不知也。夜宿逆旅。月光斜射入室。明見纖屑。方滅燈欲寐。戶驟闢。有二盜躍入室。猛撲濟榻。疾若風。濟驚起。覺二盜藝出己上。且倉卒無刃。勢不敵。皇遽間。一女子自窗外飛入。徑奔二盜。時盜刃將及濟。間不容髮。突覺有人襲其後。大驚。急還刃。返身迎鬪。女舞雙劍。敵二盜。天矯若長虹。刀光閃倏中。一盜喪其元。立仆。其一知不敵。欲奪門遁。女揮劍擊之。亦斃。乃從容拭劍入鞘。顧謂濟曰。倉卒不及豫告。致鼠輩驚君子矣。妾紅娥。逆旅主人女也。方君入室時。妾見二盜尾君後。徘徊門外。此故劇盜。夙諭之。察其意。似將不利於君。君儀表不凡。非橫死盜手者。故來救也。方女鬪時。濟錯愕。惟袖手觀。見女藝遠勝己。大驚異。至是。女與語。始恍然覺。月光中。注視女。則窄袖蠻靴。儀態萬方。一十七八麗人也。因急揖。謝相援德。女又曰。雖然。妾以一念不忍。夜入君室。非禮孰甚。人其謂我何。事已至此。不可別字。請從君。濟謝曰。卿言良是。願僕有室矣。奈何。女毅然曰。無傷。妾我亦可。濟大感。許之。女遂去。翌日。見女母。解佩爲贄。及娶之。偕返。濟妻素悍妒。見夫挾美妾歸。大怒。旦夕詬

諄待女尤酷。日鞭撻之。然女性和順。未嘗有怨言。或諷以略顯技勇。藉警妒婦。女正色曰。惡。是何言。庶之事嫡。禮固宜是。雖受譴責。顧皆有以自取。何與夫人事而仇之耶。

草菴和尚用鐵杖

嘉慶己未和珅之敗。忽有僧至無錫。駐錫某鄉草菴中。菴故荒僻。四周皆叢塚。無僧尼居住者已數十年。

和尚初來時。僅鐵杖一。革囊一。既至。卽圻其塹。除其荆棘。闢菴後地數畝。自種植之。時年五十餘。而精神奕奕。殆如二十許。平時不苟素。不唸經。亦不詣檀越。求佈施。然香積廚中。未嘗匱乏。性又嗜酒。一引數十觥。酒酣耳熱。則解衣磅礴。舞鐵杖以爲戲。盤旋上下。觀者目爲之眩。

一夕。盜入室。和尚覓鐵杖不得。徒手奮鬪。盜盡仆。一盜持刃入。砍和尚首。鏗然有聲。刃躍出數丈外。盜大驚。羅拜而去。居久之。會朝廷捕和黨急。緹騎四出。和尚聞之。歎曰。此間不可久居矣。遂去。不知所終。

李有山用棗木棍

新會李有山習拳棒。少林派也。游都門。在豫邸數年。有某師者。禪杖重數十斤。有山持棗木棍。與較勝負。竟敗之。名噪甚。中歲歸里。隱居授徒。偶值鄉中賽神演劇。往觀。其徒旁侍。徒之徒又旁侍。列其旁者殆數百人。一日。有一人年約二十。衣服華美。神采煥發。從一翦髮奚童。年十三四。蓋外來人也。鄉人尊有山。稱爲師傅。凡師傅過處。輒相避成路。而外來人未之知也。望望然。柴立其中央。其徒輩訝其不避。厲聲叱之。其人仰首應曰。是官也耶。則又叱之曰。爾盲耶。不識李師傅耶。其人逡巡欲避。翦髮奴曰。是尙可忍。主人不動手。奴亦不能恕之矣。有山門人皆少年喜事。蜂擁而前。主僕二人舉手提人。擲諸數十步外。有山不得已。親往交手。一迎拒間。其人喝曰。止。爾少林派也。爾師爲誰。有山告之。其人袒臂示有山。貼金刺字一行。則少林傳授世系也。蓋與有山之師。同出一門焉。

眇僧用五毒功

嘉慶時。湖州練市鎮有拳師濮煥章。名甚著。嘗應聘四方。後年老倦游。乃家居。

鄰有魚牙沈大孔武有力。能以一手斷奔牛脊骨。亦粗通拳脚。性橫好鬪。所居近塘。爲南北孔道。一日有商載巨資泊舟河下。二少年保鏢登岸市魚。偶與沈忤而相競。爲沈擊敗。天明解維去。

越歲餘。鎮忽來一眇僧。折臂跛足。若不勝衰邁者。日乞於市。經沈門。沈呵叱不去。不與強索。或勸之行。僧曰。余索錢以時之久暫。論數之多寡。此問居士當厚我償。久立庸何傷。沈聞大怒。詈曰。禿賊將詐我耶。直前批其頰。僧閃過。駢二指捺沈臂。曳之。沈被曳遽出檻外。復騰一足起。未及中僧。反顛仆數尺外。僧乃疾趨而去。濮時適倚門閒眺。覩狀大疑。追及僧。揖而問曰。老和尚何來。與沈何仇。僧笑謝無他。濮曰。是必有故。願無深諱。僧始自言從少林寺來。因轉詰姓氏。濮告之。僧拱手致敬曰。慕盛名久矣。既承下問。焉敢固祕。煩代寄聲沈某。曩年遭擊之二鏢師。小徒也。彼如欲活。須於明日往龍翔寺方丈覓余。過午則行矣。濮駭問何功。曰。此名五毒功。異人傳授。不在尋常武藝之中。學此術者。平日搜羅虺蝮等最毒之物。和藥啖之。使毒氣深入肌裏。功行既足。凡以一指著人膚者。

其人七晝夜後。皮肉悉化膿血。無藥可治。然余有祕方。可愈也。僕亟爲沈詳述之。沈初不信。旣而漸覺僧所捺處微癢。搔之。覺甚適。而創痕漸闊。皮肉應指腐落。血流衣袖。作深黑色。始大怖。乘夜奔至龍翔寺。果得僧。卽長跪乞命。僧誚讓良久。然後徐徐出藥一丸。如龍眼大。令調水服之。笑曰。愈矣。沈拜謝而返。臂創果愈。但癢處黑毛叢生。剪去復茁。

楊老光與盜獨身鬪

楊老光。湘人。嘉慶末。以技擊聞。時川陝之寇。湖廣之苗。雖先後平定。而綠林豪客。糾合逋匿。因山澤林箐之形勢。探丸鳴鏑。阻截要隘者。所在多有。鴉片之市。亦於是時始盛。其中樞爲廣州。自廣而北。或取道大庾。出鈔關。下贛水。以入三吳。或泛舟湘灘。道衡永間。西通滇黔巴蜀。歲幾數千萬。以盜故。率以重金雇勇士爲衛。猶時時被侵掠。獨楊所護貨。盜犯者。輒創之。終不稍失。

晚年輟業。爲技師於陳氏。陳氏子弟多從之遊。其左股有創瘢一。闊三寸許。深見骨。嘗舉以示弟子。謂此爲平生失敗之迹。當引爲鑒。蓋年三十餘歲時事也。

當是時。湘粵間。有盜踞山而砦。商旅患之。楊亦知其醜類之繁也。率徒數十人。以行。盜果至。楊揮衆鬪。山徑壅确。蓬蒿荆棘。長冒人。彼此錯雜。相爲起伏。良久。盜大敗走。殪其三。楊之徒亦傷其一。夜宿蘭若。有投刺求見者。一壯士也。體修偉。髯叢其頰。見楊。遽按劍語曰。晝間之戰。我徒冒犯。殞君手者三。我殊不服。今特來一角。請各屏羣從。以獨身鬪。君勝則我死。我勝則君死。不驚客人。不動財物。君如不願。卽以衆鬪。亦可。但吾此來。率衆二百。君徒之衆。尙不及其半也。楊曰。諾。同趣出。卽草地。試手搏。楊蹈厲奮發。虎躍蛟騰。來者但左右避。且應。若不勝。支柱者。楊益喜。數搗其虛。俄而一躍丈餘。直蹴其首。其人遽俯首一避。卽自足下斜趁而入。楊急迫。不及返顧。股被創。幾折。忍痛卻立。張拳以待。壯士笑曰。君敗矣。然亦好漢。吾固不忍墮君名。戕君命。勝敗。君自知之。按劍長嘯。頃刻。其衆自四山出。皆黑衣手刀。插標槍。甚嚴。月光下。數之。可二百人。環來者。分兩隊。徐立。來者緩步去。二隊合爲一列。蜿蜒從之行。楊目送之。去且遠。乃歸。視創處。肉盡著衣如糜。白骨顯露。其徒皆驚。藥封之。越數日。竟無恙。惟肉終不復生。

張立松善技擊

力士張立松。字孟如。太倉人。短而髯。善技擊。嘗從擊蔡牽。既平。聞南海盜張保。烏石二等未滅。投曾賓谷方伯。比至。困於逆旅。遇武進湯貞愨。公貽汾。遂相過。從。飲酒微醉後。喜舞刀。又善畫松。貞愨嘗贈以詩云。襤被天南壯士飢。樓船十萬見君奇。誰如猿臂黃熊掌。能敵顏弓朱亥椎。筆底蛟龍松十丈。胸中塊磊酒千卮。市樓歌哭無人問。一劍如飛去幾時。

周保緒習易筋經卷簾術

荆谿周保緒教授濟。嘉慶乙丑進士。爲淮安府教授。少工詞章。與張翰風李申耆善。又習易筋經卷簾諸術。拳勇技擊。一時無兩。初客寶山縣署。縣令鉅野田鈞敬禮之爲上客。田丁憂。以交代未清。羈蘇州。時李文成之亂。連及山東。田念母柩未葬。慮燬於賊。北望號泣。周慨然。與武舉任子田往視。兩人單馬持矛。出入賊藪。凡刺殺百數十人。葬田母畢。復並騎反。歷十八日。以報田。田泣拜之。官淮安日。與漕督周文忠公天爵知府周聽松燾並以勇力聞。號淮有三洲。以

洲之音同於周也。城守營參將某以勦川陝教匪立功。自矜武力。周曰。姑至敵署一較。何如。翌日往。共賭躍大成殿。周十上十下。如飛鳥濯翼。超過簷際。某僅得其六。微側。遽墮。折其右足。醫數月。卒跛而行。

山陽有豪胥。士紳多折輩行與交。見周。唱喏而已。一日。周散步署前。胥適過。呼之來。以所吸煙筒銅斗。徧擊其首。叱曰。速去。胥至家。首暴痛。腫幾如斗。呼晷求死。胥妻子知胥罪。泣跪階下。求救。命舁至。又以銅斗微擊數周。痛立時止。

兩江總督孫寄圃制軍重其才。屬統江淮緝私之任。資以厚糈。乃招置奇材劍客。闢園亭於揚州。日夕訓練。先後捕獲梟匪數輩。報孫。凡累致數萬金。當其盛時。妖姬曼舞。迭侍左右。醉則使矛如風。或縱筆爲巨幅山水。一時盡十數紙。下款署介存。久而厭之。散遣壯士。斥財立盡。一意閉關著書。遂成晉略。周文忠督鄂日。猶招其一往。未幾卒。

白和尚踏磚使平

拳勇之技。卽唐宋所謂白打。其傳以三峯爲內家。少林爲外家。大旨以眼明手

快爲要。松江白和尚。有徒永嘉石巖。均習手搏。以傷科爲業。能自贍。一日。白偏袒右肩。納涼殿中。或謂其年已八十。餘勇可賈。數十雕面少年。非其敵也。好事者請小試其技。白辭曰。垂死之人。氣血衰耗。無以博諸公一粲。請於客曰。晷已將午。荒廚蔬筍。能共飯乎。衆諾之。白供淨饌。時盛暑。多蠅。侍者揮扇。旁午。白令別取一盞。與客且談且飯。飯已。則盞中之蠅亦滿矣。衆大詫。白曰。不過指頭活潑耳。衆益黜之。曰。此師妙法。更願一觀神勇。白曰。本無勇也。安所得神。惟舊曾學一小技。乃引入一精舍。舍中新鋪方磚。膠以灰沙。殊堅緻。白方跣。着椶鞋。自南至北。倚牆微步一周。則闔室之磚皆起矣。謂客曰。此磚本未鋪勻。下多軒輕。不必呼匠而需一日工資也。衆皆吐舌。

南禪寺僧蹴橈足陷土

破鉢者。閩縣人。忘其姓名。人恆稱之曰破鉢。一日。行經戚南塘紀功坊下。道狹。左右夾池沼。有少年怒馬趣坊下。馬首抵鉢胸臆。鉢以手舉馬足。馬人立。少年善騎。幸不墜。然蹄鐵則力蹴破鉢之胸。鉢若無事者。少年卑詞哀之。始釋去。又

明日以東至。言將延南中壯士。置酒高會於南澗。請鉢較藝。鉢行江湖久。知江淮多異人。流寓閩中。計衆集。必非己藝所任。則就南禪寺僧商所可。

僧年三十許。頗溫文。有詩名。亦未聞其能武者。不審鉢何由知之。力陳情於僧。求助。僧自言入山久。不與人間事。必不得已者。寺門之限。高二尺許。當臥其上。鉢能以拳中吾胸者。吾力助汝。僧起。鉢隨出山門。如僧言。累擊。乃不中。鉢益神僧之所爲。長跽力請。僧許諾。曰。明日裹首爲恆人。鉢先與會。席半。吾至。易汝歸。勝負均吾事。無與汝矣。至期。鉢至南澗。列長筵十數。首座爲老媪。白髮被頰。神至堅定。酒數行。僧入言。師家有人病急。趣歸。座客大譁。僧曰。師家得劇患。吾留此獻技。乃不可耶。閩人製長橈。恆斫巨杉可丈許。自顛及末。安八足。可列坐二十人。僧舉橈置廣場。力蹴其上。八足均深陷入土。盡沒。媪曰。此獬兒。未易當也。釋令去。

馮克善奪門以出

馮克善爲林清之黨。後亦被逮。初授徒獻縣。精技擊。嘗自入一室。使數徒守門。

手利刃而向內刺之。馮忽大聲曰。我出矣。則已立徒之後。不知其何策以奪門而出也。

七額駙兩手抱成德

嘉慶時。成德行刺。伺仁宗駕幸圓明園時。猝發一袖箭。一侍衛見箭來。不及禦。輒以身覆御座。箭洞胸而死。時七額駙在旁。急以兩手抱成德。衆侍衛羣趨持之。乃就擒。相傳成德武藝。侍衛中無有敵者。或於地中釘短柱一行。成德騰一足掃去。柱皆拔起。時七額駙亦能之。然額駙僅能掃七柱。而成德可掃至十二柱焉。

七額駙擒熊

仁宗駕幸木蘭打圍。羣臣方馳逐。有一熊突至御前。連傷侍衛數人。七額駙直前。與熊持良久。爲熊所擒。坐身下。不得脫。額駙急屈右足竭力跌熊。熊仆於山麓。糜爛而死。然其足自是跛矣。

謝福魁一手舉石

道光朝。王剛節公錫朋爲固原游擊。舉行冬防。一日。剛節出巡。有謝福魁者。方習技廣場。場故有巨石。無一能舉者。福魁揮衆人而前曰。走走。一手舉之。剛節見而大喜。曰。健兒也。遂錄爲親兵。後官把總。

某少年力持船篙

蕭春臺。杭人。道光乙酉春。有事袁江。道出徒陽運河。時漕艘攔淺。候潮乃行。民船皆爲所阻。遂偕一小舟同泊岸旁。而漕船水手橫甚。一篙工持篙。誤破其鄰船之窗扉。篙之入者尺許。拔不能出。聚數人拔之。亦然。呼其舵工下視之。則見小舟有一老僕坐船頭。懵騰欲睡。一少年在艙中。左手執書。右手以兩指持其篙。篙遂不出也。舵工大駭。力戒其水手弗生事。自登小舟。告之曰。舟人無知。誤有觸犯。乞恕之。弗與較。少年未及答。其舟人自後突出曰。吾扉爲所破。須償也。舵工與之青蚨千。少年乃一笑釋手。

公子夫婦用斧劍

有九江公子者。省其父於長沙太守任。及歸。夫婦時年俱二十餘。子尙襁褓。啓

行日。服御鮮華。輿從赫奕。盜見而心動。駕小舟隨其後。中途將行。劫而公子頗老成。天明始解纜。未晚卽泊。必於人煙稠密之區。時距九江僅數日程。盜知前無可下手處。議欲回。一盜曰。彼長途辛苦。歸必倦。伺其倦而劫之。是失之於途。而取償於家也。數千里相隨。乃徒手反乎。衆以爲然。復隨之。

公子既歸。一日。盜懷器械。踰垣進。歷屋數重。直抵臥室。見左屋內一燈熒然。俯聽之。則公子夫婦方弄其兒。以爲樂。凡盜入人家。必先探主人之勇怯。以爲進退。一盜乃振其手中叉。作聲。以觀室中張皇與否。而公子聞之。卽滅其燈。寂無聲。似未嘗聞者然。盜疑。逡巡不敢下。少頃。忽見中室扉豁然開。公子與其妻先後出。公子黑布裹頭。身被一短襖。襖與禪相屬之際。束以黑綾。左手執炬。右手操兩斧。其妻妝束略同。惟裙則曳起兩前幅。拴腰際。以紅綾束之。左手執炬。右手持雙劍。既出。公子置其炬於左。分執兩斧。面東立。妻置其炬於右。分執雙劍。面西立。背與背相抵。立既定。公子乃以斧指屋上曰。下。盜大駭。一先下。妻聞其墮地聲。回顧公子曰。雛耳。君一人足了之。無俟我爲矣。卽收其手中劍。攜炬入。

公子正立。俟羣盜次第下。乃哂曰。汝輩伎倆如此。誠不足膏我斧。今且問。來此奚爲。盜魁覘前對曰。公子之能如此。更何奢望。惟念數千里從公子來。欲歸無資。倘賜以小資斧。俾不至流落他鄉。幸矣。公子曰。此細事。吾當給汝。然須靜俟庭中。無稍動。動則吾不汝宥也。乃亦收其雙斧。攜炬入。少間。手千金自室內遙擲庭中曰。得此可歸矣。雖然。宜小心。毋驚吾役人也。言已。闔扉進。

初羣盜空手來。故能踰垣。及手攜千金。勢不得不由扉出。迤邐而達最外一重門。突聞旁屋有人詰爲誰。盜念出此。卽天空任飛矣。復何懼。且聽其聲。年亦甚少。乃不之顧。而爭前拔關。其人已手一梃。啓戶出。見羣盜。卽持梃奮擊。須臾。連撲數盜於地。呻吟不絕。餘盜震懾。羅拜乞哀。兼述公子言。其人笑曰。此門。吾所司。旣公子意若此。姑不留汝。雖然。爾翁連日缺杖頭資。手中物可留下。勿將去也。盜唯唯從命。乃俟其啓門。扶起撲地者。鼠竄去。

書院肄業生用劍

道光朝。杭州崇文書院有肄業生某者。貌清癯。若不勝衣。來時。無長物。一敝篋。

而已。每晨卽他去。不知所往。午夜。則聞其鼾聲雷動矣。與人殊落落。衆疑之。私啓其篋。無餘物。一劍僅尺餘。光芒照室成白。乃知劍仙。懼而覆蓋。安置如常。一日薄暮。數生散步柳陰。某忽至。衆訝其歸之早。敏之。某曰。僕久溷羣公側。明日當歸省老母。是以早歸。一點檢敝篋耳。衆曰。與君聚首。良復寡時。歸修溫清。奚敢尼君。篋中一劍。何畏人耶。某笑謝曰。僕固知某日某時。公等曾發吾篋。然嚮所以不言者。恐致疑耳。僕少學劍術。稍明擊刺。愛此山水。暫息萍蹤。乃亦爲羣公所知。衆曰。君果仙矣。然人生蓬轉。交臂易失。幸託同舍。敢求一觀仙術。可乎。某謝術淺。衆強之。乃出劍曰。聊以楊枝爲戲。幸擇欲中者。衆指第三樹。高殆十丈許。曰。中其杪之某枝。可乎。某曰。諾。卽見劍飛而上。斬某枝。枝未抵地。劍已入手。某卽別衆自歸臥舍。是夜不聞鼾聲。微明視之。戶闔如故。人篋俱杳。

老者舞鐵練

徒陽運河。每年漕艘歸次後。煞壩興挑。限期四十日而畢。當煞壩時。南北之路不通。行旅苦之。然爲運道計。勢不能已也。道光癸巳。會試之公車北上。壩猶未

開。皆紆道越河閘。出江而前。有一巨舟互閘口。挽不能出。問其人。本貫山左也。問其所載。豆也。衆恐誤試期。羣起催逐。閘官某亦恐滋事。自至其船。勸令出江。比至。則有一老者出。年約七十餘。鬚髮如銀。速閘官入而告之曰。吾非故與衆爲難也。昨已起豆之半上岸。並集多人挽之。無如水淺船膠。人力難施。今官來極善。但有法挽吾舟出口。需費若干。吾不靳也。閘官無如何。乃出。時有江快某者。平時集無賴數百人。橫行於江。至此。見閘官出而其舟不動也。乃聚衆噪罵於其側。其意非爲衆計。蓋意老者必將出資賄己以滅其口耳。老者初若不聞。已而罵者益衆。語益穢。乃顧其舟中人曰。若輩如是無禮。勢非用武不可矣。卽起。持一鐵練長丈餘。粗若小兒臂。從船頭一躍上岸。衆見其勢猛。各反奔。持械而往。而老者舞練如舞棍然。但聞空中有聲。如析竹。如裂帛。殆半時許。而衆人手中所持。皆成哥舒翰半段槍矣。於是大駭而散。老者亦一笑歸舟。衆不復迫。次日。有人至舟。願從之學藝。老者笑曰。吾束髮學此。今數十年矣。始得小試其技。諸君又安所用之。不如其已也。

楚二鬍子捋腰帶

楚二鬍子。無錫北鄉人。習術於江南某鏢客。三年術成。恆爲客商保衛輜重。往來齊楚燕趙間。蓋保鏢輒懸旗爲標識。綠林客見之。縱垂涎。勿與校。楚自以爲能。攜旗而勿懸。一日。爲某商保二萬金。由京至蘇。道山左。宿逆旅。店主人以客滿辭。謂無己。有小廂。已容一客。如可聯牀。請攜行李來。楚頷之。下車入。曲折達一室。室小於斗。置兩榻。一榻有老者。跌坐。年七十許。寒暄中。知老人實販棗者。時已薄暮。店主人入室。餉客晚餐。餐畢。攜燭一。茶壺一。置榻前小桌。闔門逕去。楚與客談。次甚懽。幾忘寢。天寒。楚已禦裘。忽覺溫煖。以爲室小無風。且近燭。不之怪。三更許。室益煖。以手捫壁如沸。燭油倒瀉如注。楚大懼。目炯炯視老者。老者蹶然曰。君有何能。敢攜二萬金長驅來此。此乃著名黑店。來此無或免。君亦知四壁皆鐵鑄。上有椽木質者三。能從此出。則得生。余枕函中。尙有黃金三千兩。籌已熟。君毋慮。雖然。君果何能。楚曰。實無所能。惟有湖縐束腰帶一條。捋之。堅逾棍。老者曰。可矣。遂縱身騰起。及椽。椽斷。身已置屋頂。楚急捋帶授老者。老

者挈之出。躍牆外。叩店門。店主人啓視之。固廂間客也。含笑延入。啓精舍三楹。安榻焉。黎明。楚與客分道去。客亦不言姓氏。楚歸。不復保鏢。以傷科懸壺自給。其子若孫。世守其業勿替。

石達開碎碑

道光中。石達開游衡陽。以拳術教授弟子數百人。其拳術高曰弓箭裝。低曰懸獅裝。九面應敵。每決鬪。矗立敵前。駢五指蔽其眼。卽反跳百步外。俟敵踵至。疾轉踢其腹臍下。如敵勁。則數轉環踢之。敵隨足飛起。跌出數丈外。甚有跌出數十丈外者。曰連環鴛鴦步。少林寺武當山兩派所無也。教授於古寺中。前幢有豐碑。高二丈。厚三尺。一日。石將遠去。酒後。言吾門以陳邦森爲最能。應一較藝。吾身緊貼碑。任汝擊三拳。吾還擊汝。亦如之。邦森拳石。石腹軟如綿。邦森拳如著碑。拳啓而腹平。石還擊邦森。邦森知不可敵。側身避。石拳下。碑裂爲數段。

羅家三展之拳

羅守仁湛古學。困於場屋。改習拳。年四十。因事如廣西。至梧州。宿古寺。遇一僧。

年耄矣。尙矍鑠。與語甚洽。因及技擊。言時頗露矜色。僧請一試。羅遂起舞。僧斜睨。微笑曰。美則美矣。然不能勝老僧也。因起作勢。使羅扑之。羅旋舞而進。僧揮以手。羅退盈丈而顛。笑曰。何如。羅知技未進。請執弟子禮。凡三年。學成而歸。設館於羊城以授徒。

山東有某甲。富人子也。勇而好鬪。漫遊燕趙梁楚間。所遇未嘗敗。自謂勇蓋一世。至廣州。聞羅名。往訪之。時羅生徒如市。而以技擊稱者亦多。與搏皆敗。某必欲見羅。羅適外出。及歸。聞此事。乃穴壁置煙具。以巨石塞之。明日。某乘馬來。束武裝。羅有懼色。乃佯爲徒。招待之曰。予師適他出。言次。以一手插石。指沒石中。如入淤泥。取石置他處。奉煙具以進。乘勢按其手。以試某力。力遜於己。知能敵。因曰。予師尙未歸。弟子請得與長者先角可乎。某慨然允之。遂交手。迴旋數次。某知不敵。遂拱手曰。某閱技多矣。所遇未嘗敗。今乃值君。天下之大。固自有人哉。上馬辭去。臨別。羅陰以手按馬脊。脊骨斷。馬蹶而死。

羅寢室覆厚石於地。石破碎如搗。蓋習技時所踐破也。榻高二丈。寢時聳身上。

下亦如之。生徒有試其技者。夜糾七八人。各攜武器待諸途。羣械并進。羅一一按而奪之。或至夜橫繫巨纜於巷。待其過。羅緩步行。若無物。纜斷若枯。及晚年。乃綜所學。擇尤者演爲七十二首。每首凡三變。名曰三展。而學者每苦其難。至三十六首。輒止。未能概盡其妙。後其技仍見稱於人。號曰羅家三展。

某婦以針刺斃人

丹徒武舉文某善拳術。力舉數百斤。氣不喘。面不頰。道光時人也。一日過廣陵。口渴。欲得杯水。苦無茶肆。逡巡入破寺。則見一老僧跌坐蒲團。文乞飲。不答。擊之。拳着其胸如棉。而手大痛。亟長跪求恕。僧始張目曰。何鹵莽乃爾。吾峨眉十八郎也。嘗事一師。吾與同學凡十八人。皆擅絕技。余次十八。一日。次十二次。三者告於師。謂有夫婦二人南下。保鏢銀數百萬。南下欲刼之。慮勿勝。諸人爭欲助之。踞於師前。求下山。師許之。余亦與焉。余旣行。止潼關外某山。以俟之。旋知鏢抵關內。一逆旅衆議卽夜刼之。漏初下。命余先往探。旣至。躍登其臥室之屋頂。窺知其夫醉臥。婦方倚燈製履。銀車列榻後。余惴惴。方恨諸人不至。惟見

婦時以針抹頭上油。或就窗上刺之。既而婦忽仰首曰。十八郎可下。余心知不可逃。揭瓦而下。婦啓窗。指庭中曰。速移之返。否則余夫醒。汝亦危矣。蓋庭中有十七人之尸也。余乃肩十七尸。越關出。檢視各尸。僅眉心有一刺痕。蓋婦以針刺窗時。卽十七人中針而殞矣。葬事畢。余披剃爲僧。今七十矣。子其猛省乎。文汗流浹背。卽辭歸。

陶先生以傘柄撥人

陶先生者。青浦諸生。課徒爲業。一日。途遇糧艘舟子。執一賣餅兒。撻之。詢之。則以選錢故。陶睨而笑曰。如此鵝眼榆筴。乃以易如盤大餅。曲卽在汝。舟子怒曰。何與汝事。豎儒強判曲直。且試老拳。方一舉手。而身已驀然倒。蹶起。大慙而去。薄暮。過橋。有十餘惡少。環而詈之。時微雨。陶手蓋足履。身着科袂。攜一油瓶。將買油。以繼晷。乃笑曰。雞肋不足以供尊拳。以油瓶寄店家。碎此。將妨我半宵課。語未畢。則見一惡少。已擲對岸。衆愈忿。如牆而進。陶以傘柄撥之。紛紛而倒。半擲灘外。半墜河中。糧艘旗丁。聞而趨赴。呵曰。若輩無目。奈何犯陶先生。陶曰。幸

我早知君部。無傷也。傳吾語戒之。此後慎勿驚嚇兒曹。一笑而去。時館僮二。一曰文榮。一曰永祿。問陶何以不舉手而人仆。陶笑曰。汝等試擊吾。文榮固辱。隨擊而仆。永祿負其壯。猛擊之。則身擲數步外矣。

陶先生以筆管制犬

陶先生在塾中。以敗筆管削其兩頭。置於袖。行村中。遇獮犬。向之一擲。無不張口狂奔而遁。蓋剡竹支其兩齧。不能合。不能吠也。

葉鴻駒精內家拳

吾國拳術。自達摩東來後而益精。達摩之後。間有名家。而以宋藝祖爲最。藝祖性猜刻。祕其術。不欲傳之人。故人罕知者。後值大宴。藝祖被酒。偶洩之。且云將繪圖附注。俾人傳其術。大臣在旁。慙之。及旦。藝祖悔。然恐失信於大臣。乃立廟於少林。藏其拳術祕本。又故嚴其規。使人不易知。雖知而難出廟以傳之人。此少林祕奧之所以難窺也。

葉鴻駒者。嘉定人。少孤。然多力。異常兒。有游方僧見而奇之。度爲徒。攜之入少

林。鴻駒入其中。十年。盡得其祕。而思歸。詢之同儕。僉云。廟規本有藝成准出之條。然大門有大師嚴守。不得出。欲出者。須自廟後夾弄出。惟險甚。弄中有機百數。藝稍疏者。輒死於機。非一人矣。鴻駒恃其藝。且歸家心切。不爲沮。迺破機出。歸後。館於某富室。出其藝以授人。受其教者。咸能十人敵。於是鴻駒之名大噪。一日。信步河濱。有牽舟者過其前。厲聲命讓道。不服。大聲曰。我葉鴻駒也。其人。不聲。取肩上牽板擲地。悉陷入。卽曰。吾特訪汝而來。請一較。許之。鬪良久。牽舟者負。隕入河。後三年。復來較。仍不敵。爲鴻駒所敗。其人去後。鴻駒告人。謂彼技已大進。特以疏故。爲我敗耳。再三年。我不能敵之矣。後三年。果復來。鴻駒避他出。設棺於堂。詭云已死。其人信之。迺行弔祭禮。奠畢。以指插入棺中。取石灰一握而去。鴻駒歸。視其插處。如利錐所鑿。歎曰。彼已入武當內家宗矣。乃遍訪諸內客之有名者。而盡習其術。於是鴻駒以外客而精內家。而性亦彬彬如儒者矣。

鴻駒嘗言。學拳須先練筋骨。初入少林。無術以學。惟命挑水於山腰之澗邊。肩

水一擔。須步行梅花椿以達寺。挑水三月。乃習燒火。火突有數十。須距躍乃可。練筋骨也。鴻駒子無名。早卒。其孫春伯。亦以拳勇著。

羅思舉走峻超阻

羅思舉幼嗜武藝。家窶甚。博奕善飲酒。益窘困。無以自贍。遂爲盜。或行乞。不之苦也。羅宅鄰某寺。古寺也。諸無賴時出沒其間。有綽號包子大王者。橫尤甚。設博於寺。羅所盜乞而得者。屢爲大王所攫。村人之以博負而喪其家者更多。恨之甚。羅尤恨之。值端陽。村人酌酒爲樂。羅得飽食。且多得金。則往寺。大王見羅。微哂之曰。吾知今朝令節。人樂與子金。子以多得。復來此耶。言畢。撫髯大笑。羅曰。諾。頃金罄。大王曰。盡是耶。曰。然。大王曰。無傷也。速行。多乞金來。羅怒其侵己甚。欲毆之。畏其徒。則歸。盡出其數日所竊得之米。烹爲粥。爛熟之。裹以荷葉。攜入寺。潛立大王後。舉粥傾於其首。直達踵。頭糜爛。無完膚。羅乘隙遁。知弗容於村。遂之陝。

至陝。初爲傭。尋棄之。仍其前業。陝人相驚以蜀盜。上之吏。控牘盈尺矣。吏以久

不得羅。聞諸撫。撫大怒。飭捕羅。羅遁入華山。一日。逼羅。幾得矣。大恐。忽見幽巖一古寺。欲奔入。懼弗測。欲弗前。恐被逮。猶疑問。遽聞呼聲。駭絕。將遁矣。諦視之。則一小道也。曰。師待君久矣。速來。不然。追者及。且見殺。羅曰。子毋我謊。吾戴吾頭來。束手以待君取。小道嗤之以鼻。復曰。速入。促愈急。羅遂入。導入一幽室。一老道中室坐。鬚髮皓白。呼羅曰。思舉。來何遲。吾令小道導子。復趨起。何也。羅聞呼己名。復大驚。伏地請釋。老道曰。毋若此。子興。吾語汝。飯乎。曰。未。命小道取飯來。食畢。老道曰。子來此。吾將有以教子也。寺側南山多荆棘。可束爲薪。自明日始。子其日與二一小道。藁採於是。毋怠也。羅曰。謹奉教。

南山者。華山絕峰也。無道。緣草行。老道陰囑小道。日授羅以躍巖超澗走峻越阻之術。羅習久。履險若飛。雖絕阻者。視之如夷。若斯者四年餘。足重繭。膚胼裂。處之怡然也。

未幾。蜀大亂。邊烽日棘。老道謂羅曰。蜀今亂。正健兒用武之時。以子材藝邁軼羣倫。建績樹勳。若俯手拾草芥耳。吾欲命子歸蜀。子意云何。羅請行。老道贈以

旅錢數貫。並偕日與羅蕘探者。餞之。既出而從戎。未幾。迭以功擢至提督。

吳小將軍奪槌擊盜

某自汴梁入京。僦居櫻桃斜街旅店。旁舍有客。徹夜呶呶。繼以歌嘯。翌晨覘之。方箕踞坑上。劈豚肩而食。連舉巨觥。旁若無人。時朔風怒號。彤雲釀雪。輿夫賣菜備。且反披羊裘若漁蓑。猶聳肩縮脰。作穀棘狀。客衣單。脫帽露肘。額汗津津也。坑無衾褥。而書籍縱橫。几榻皆滿。因入室。與之接談。客笑曰。僕飲食之人也。風塵勞悴。寂寞枯槁。無當世用。不祥姓字。何足爲足下告。揣其年。二十許。語音類吳下。因私詢逆旅主人。客何爲者。主人曰。客來匝月矣。至之日。時方夜半。叩門甚急。啓之。兩健兒負箱篋。置之而去。問其姓氏里居。皆不答。視其行李蕭條。而書籍甚富。必非暴客。故任其居處而不疑。然一月來。無交遊往還。日用飲食過侈。而白金纍纍。日者有鄉人自塞外歸云。昨歲嚴冬。遇客於榆關道上。輕裘肥馬。行李甚都。其夜同居逆旅。有綠林豪客十餘輩。持白槌。彎弓彀矢。思劫其貲裝。客奪槌。縱橫揮擊。中者。輒顛擲十數武。外不能起。餘皆伏地乞命。客曰。

鼠輩不足污吳小將軍刃。急昇去。毋緩。於是盜皆扶掖背負而散。其爲系出延陵。而鷲勇趨健。將軍之稱。非誇語也。會某有保陽之役。返逾旬而客去。主人謂某曰。吳小將軍於前夕款段出都門矣。

某夫人擊周伯腦

周伯以武技神一州。林勿邨中丞曾從而師之。嘗與乳下兒同寢。妻起旋。兒啼。周以手微撫兒。令寢。兒無聲。視之。死矣。妻大詈恨。自是名益噪。其友人某恆造之。問藝。伯時時語之以勢。及狙擊跳躍之能。然友歸語其妻。恆弗善。友遂白周伯。言吾妻不善先生技。伯大駭。乃請面夫人。夫人方治具款伯。但傳語。請先生試藝於庭。吾居廚次。自別善否。伯笑。略試之。夫人傳語曰。未盡所長。請更試。伯始駭。果悉其所長於庭中。屋柱爲之震震作聲。夫人曰。可矣。但未足爲吾夫師也。伯微慍。堅請面夫人。夫人出。則輕盈瘦弱。一良家姝也。禮竟。伯請較藝。夫人不可。固請。乃曰。略具形勢。勿交以手。伯佯諾。猱進。瞥然不見夫人。乃覺腦後奇痛。髮際之骨已微陷。眩且仆。夫人笑曰。名聞一州者。藝乃如是。出刀圭藥。令服。

伯自是見婦人。輒中懾。不敢逞。

彭半人提石獅

蘇州西鄉荷花蕩有老叟。曰彭半人。半人本越產。以貧遁於外。一日。至報恩寺。假寐彌陀佛座下。忽有人促之云。起。起。此間有大緣事可做。醒而異之。視身上骨朒中俱生小節。節有神力。行至撫署前。有石獅。其重至千斤。半人乃指而告人曰。吾能提此而擲之。衆不之信。遂提石獅投之丈餘。衆大駭。後數十人不能動。遂以賂請。半人復提而致之故地。尋居覓渡橋。飢則采野果食之。雖毒草毒蛇。噉之無事。

某年四月。粵寇至蘇。鄉民謀自衛。厚幣延半人。半人慨然曰。此其大緣事乎。遂負囊至村中。待寇來。李秀成聞而欲生致之。而半人持械相向。衆爲辟易。殺人數百。手提頭。纍纍若貫珠。秀成不得已。手書勸之。許官以總制。半人心動。夜半易服逃。村人不知也。半人至秀成府。秀成下階勞問。請試技。遂負一石礮。置二丈方木於礮上。木上又安一床。床上坐歌妓四人。奏曲。半人仰瞰微笑。若不知

有重物在身者。曲終而下。絕無痛苦。秀成甚寵眷。立補木二總制前軍先鋒。

以摸錢擲石習拳法

少林寺拳法著於世。學者先存貲若干。拜一僧爲師。衣食之費。皆取給於貲之息。學成將行。從廟後夾弄出。門有土木偶。設機焉。觸之。卽拳杖交下。能敵之而無恙。可安然行矣。行時。僧設錢於門。反其貲。不然。仍返而受業。有數年不成者。則越牆逸去。貲亦不可得矣。

一日。有瞽者來請業。僧視其瞳。有膜障。以銅錢五百枚擲山上下。俾覓之。曰。盡得。當傳技。瞽乃日於兩餐外。躑躅山上下。暗中摸索。漸有所得。年餘。積四百九十九枚。遂大索其一。一日。忽得之。狂喜。目亦頓明。乃受其技去。又有患癱症者。兩股不能動。亦持貲來學。僧以石子一筐。置其坐處。於山上一石。畫大小墨圈。命之擊。久輒中。乃命擊飛鳥。鳥應手下。後以石子小於芥者擲鳥目。目穿而墜。前後左右。無不如志。僧曰。技成矣。後輒以護水標爲業。每坐船首。身旁置石一器。劇盜不敢近。

老嫗用鐵拐

枝江盧生。有族兄官狄道州。往依之。而兄已於兩月前擢守鎮西。遂流寓沙尼驛。以幼習武事。權教拳棒爲活。驛前二棗樹。圍可合抱。時當果熟。打棗者日以百計。盧笑曰。裝鉤削槌。毋乃太紆。吾爲若輩計之。乃袒衣趨左樹下。抱而撼焉。柔若蓬植。棗簌簌墮地。衆奇之。旁有一髻笑曰。是何足奇。亦袒衣而趨右樹下。以兩手對抱。則枝葉殊不少動。盧哂之。髻者曰。汝所習者。外功也。僕習內功。此樹一著手。轉瞬憔悴死矣。盧疑其妄。亡何。葉黃枝脫。紛紛帶棗而墮。盧大駭。髻者曰。孺子亦可教。詢其家世。並問婚未。盧曰。予貧薄。未授室。髻者曰。僕有女。可納之否。盧曰。一身萍梗。得丈人行覆翼之。固所願也。髻喜。挈之同歸。妝女出見。卽夕成嘉禮。明日謁其內黨。有老嫗跛而杖者。爲女之祖母。鬢禿袖頰而長者。爲女之嫡母。短衣窄袴。足巨如籬者。爲女之生母。野花堆鬢。而粉黛不施者。則女之寡姊也。盧以女柔婉。頗安之。

盧居半載。見髻形蹤詭祕。乘其出游未反。謂女曰。卿家行事。吾已諗知。但殺人

奪貨。終至滅亡。一旦火焚玉石。卿將何以處我。女曰。行止隨君。妾何敢決。盧曰。爲今之計。惟與卿同歸鄉里。庶無貽後日之悔。女曰。君姑言之。盧以己意白嫗。嫗沈吟久之。曰。外舅未歸。宜靜候。既有去志。明日卽當祖餞。盧喜。述諸女。女蹙然曰。吾家制度。與君處不同。所謂祖餞者。自房而室而堂而門。各持器械以守。能處處奪門而出。方許脫身。否則刀劍下無骨肉情也。盧大窘。女曰。妾籌之已熟。姊短小精悍。然非妾敵手。嫡母近日病臂。亦可勉力支撐。生母力敵萬夫。而妾實爲其所出。不至逼人太甚。惟祖母一枝鐵拐。如泰山壓頂。稍一疏虞。頭顱糜爛矣。妾當盡心保護。但未卜天命何如耳。晨起束裝。潛藏兵器而出。姊持斧直前曰。妹丈行矣。請喫此銀刀膾去。女曰。姊休惡作劇。記姊丈去世。寒夜孤衾。替阿姊三年擁背。今日之事。幸爲妹稍留薄面。姊叱曰。癡婢背父而逃。尙強顏作說客耶。取斧直砍其面。女出腰間鎚抵之。甫三交。姊汗淫氣喘。擲斧而遁。至外室。嫡母迎而笑曰。嬌客遠行。無以奉贈。一枝竹節鞭。權當壓裝。女跪請曰。母向以姊氏喪夫。終年悲悼。兒雖異母。亦當爲兒籌之。嫡母怒曰。妖婢多言。先當

及汝。舉鞭一掣。而女手中鎚起矣。格鬪移時。嫡母棄鞭罵曰。刻毒兒。欺娘病臂。只把沙家流星法。咄咄逼人。呵之去。遙望中堂。生母垂涕而俟。女亦含淚出見。曳盧偕跪。生母曰。兒太忍心。竟欲拋娘去耶。兩語後。哽不成聲。盧曳女欲行。女牽衣大泣。生母曰。婦人從夫爲正。吾不汝留。然餞行舊例。不可廢也。就架上取綠沈槍。槍上挑金錢數枚。明珠一掛。故刺入女懷。女隨手接取。砉然解脫。蓋銀樣蠟槍頭耳。佯呼曰。兒郎太跋扈。竟逃出夫人城矣。女會其意。曳盧急走。將及門。鐵拐一枝當頭飛下。女極生平伎倆。取雙鎚。急架。盧從拐下衝出。奪門而奔。女長跪請罪。媪擲拐。歎曰。女心外向。今信然矣。速隨去。勿作此假惺惺態也。女隨盧歸里。鬻其金珠。小作負販。頗能自給。後髻者事敗見執。一家盡斬於市。惟女之生母。子身遠遁。祝髮於藥草尼菴。年八十而終。有遺書寄女。女偕盧迹至尼菴。見床頭橫禪杖一枝。猶是昔年槍桿也。女與盧皆大哭。瘞其柩於東山之陽。廬墓三年。然後同反。

俞大年善運氣施明擅跳踔

樂平俞施二姓。聚族而居。相去不一里。互相婚姻。大年之父與明之父。姻婭也。咸豐末造。粵寇起。時大年年二十餘。明尙總角也。二人父母相繼亡。輾轉兵間。大年爲僧。明爲道。大年精運氣術。力大如虎。豎二指。以繩縛之。數十人不能屈也。明身輕。二三丈之高。且廣者。能越之。洪秀全據金陵。大年欲投之。行至皖。道阻不得行。寓望江塔。嘗出技以謀食。一市閩傳。時明亦寓某觀。顧二人皆不相知。以僧道名行。明不知僧卽大年。大年亦不知道卽明也。明欲訪大年。畏其多力。伺其出。投刺謁焉。一僮應門。明曰。師旣不在。請留刺於塔。遂一躍登塔。而留刺焉。大年歸。僮告之故。大年不語。亦伺其亡也。而謁明。明所寓之觀頗巨。大年以一手抱柱。一手置刺於柱隙。諸道士皆咋舌。明歸。亦不敢再訪。

僧念亮用鐵鞭

念亮者。無錫嵩山寺僧也。粵寇黃和錦陷無錫。遣兵徇堠山。居民邀念亮往禦之。念亮持鐵鞭。奮身獨出。適一驍酋握大旗。馳馬揮衆。來迎敵。念亮邁步竄入。所乘馬腹下貼臥。馬驚而躍。倒撞其人下馬。揮鞭疾擊。碎其首而奪其旗。和錦、

兵奪氣。衆譟而前。大敗之。念亮。俗姓楊。四川人。或曰。其人故大盜也。殆以捕急。避官中人眼目。削髮變貌爲僧耳。

德州尼用劍

海道未通前。中原行客。往往自德州入燕。仁和丁某以事入都。所挾頗豐。惟從二綱紀。道上二騎客尼之。丁中懾。適道左有茅菴。乃徑叩其扉。尼也。拒勿納。丁曰。暮景已逼。且雨。前途無逆旅。乞阿師便我。得大雄殿次。容一蒲團危坐。達曉已足。願上十金。爲香火資。尼曰。衲尙有大師。容告之。取進止。而大師諾。丁上其金。弗受。除左廂。以脫粟款客。食已。忽傳大師語曰。來客似挾重裝。夜中幸慎重。防有暴客。丁固疑途次兩騎客矣。卽曰。道中逢二騎士。容止頗異。師言得毋指是有頃。又傳大師語曰。盜固皆騎。客所見未必確。防之良是。夜深而雨。忽聞簷際有聲。曰。幸未中。又聞有聲。曰。已中吾耳。已而寂然。明日侵晨。侍者已起。趣客行。且曰。夜來大師出殿墀。已發遣二盜矣。大師讀內典十年。萬緣已空。不欲死賊。故一劍但逾其髮際。一中其耳。小創之。去此十五里有寺。中有駝背行者。汝

將大師命。與之同行。逾山東界。卽無盜矣。時丁必求見大師。入方丈。叢花盛開。湘簾下垂花際。師三十許麗人也。不圖其藝如此。去城十五里。果得行者。述大師諭。行者卽引蹇驢從行。行不挾兵。但懸一囊於驢背。滿實小刃。自云發無不中。爲大師高足。叩以大師蹤跡。行者但笑不答。於是盡山東境。乃不遇一盜。

蔣志善槍術

無錫陶某精武術。號內家。善用槍。世有陶家槍之名。武官蒞是土者。必先謁其廬。無敢慢。有蔣志善者。咸豐間。嘗官無錫守備者也。獨不禮焉。陶怒。盛氣往謁。見蔣長身。蟠腹。肌肉墳起。知必孔武有力。內怯。氣頗懾。不敢輕發怒。歸。蔣乃報謁。請曰。聞陶家槍精妙無敵。某驚。不敢請槍法。願賜君槍觀之。陶素以槍法自負。出槍眎。不覺擺舞作勢。蔣亟止之曰。君槍法。自是猛無匹。惜槍幹劣。不任舞。稍用力。折矣。奈何。陶不信。曰。此幹良材。乃不任舞耶。蔣索槍。握其梢。力擺動。幹砉然斷。笑曰。何如。某藏數槍。似不劣。陶慚。必欲一視其槍。乞隨蔣返署。索視槍。實勝己所用者。蔣又請曰。此槍可用。幸得一覘君伎。陶唯。竭力飛舞。驅撥空中。

藹。未嘗忤人。村有惡少十八人。號羅漢。以武力長鄉曲。顧不樂李有能名。則張筵延李較藝。李至。命列榻十八於堂上。面所謂羅漢者曰。余必令君輩同時列坐。果如羅漢坐者。十八人者皆曰。勿空言。於是雜撲李。咄嗟間。此十八人者。果皆爲李拳所中。咸據榻坐。獨一人側耳。十八人咸服李。延之首席。然猶思所以勝之。

十八人中。有三人同師一僧。因挾其侶謁僧。言李語侵阿師。將進此。與阿師角技。僧怒。以束招李。隨喜山門。李初不審僧之有隙也。徑至。僧結束。著雙鐵屐迎李。李大駭。食既。僧請試藝。疾起仰跳。以手攀棟上垂絙。懸雙屐空際。意李近其下。則屐鐵適陷李肩井。法立死。顧李捷疾。未及其下踐。則已仰握其脛。脛碎。僧立死。

陳國瑞獷悍多力

陳國瑞。故農人子。數歲喪父母。依叔父母居。十二三歲。卽獷悍多力。叔父母使牧牛。輒聚羣兒爲行列。跨牛奔馳。上下山坡如馬。羣兒不從命者。執而鞭以柳

條。羣兒畏其力。不敢抗。牛多瘠。叔父母怪之。知其事。乃不令牧。

國瑞性嗜殺。日以屠狗爲事。嘗以片肉置掌中。犬來舐。執而曳之。皆折頸死。村鄰日有責言。叔父問所志。曰好武。使從技師於廬江。學手搏擊劍。三日不能通一技。師責之。國瑞請與師互毆數拳以較。一揮而仆其師。拂衣徑去。時兵亂後。田野蕭條。有物如人而鋸牙虎爪。匿壽西山中。搏人爲食。刀不能傷。村人號爲夜叉。國瑞既橫甚。衆欲使膏其吻。故激以言。國瑞果踴躍往。授以兵。皆嫌輕甚。河干有舟人所寄鐵錨重數百斤。握以往。搜林箐中。數日遇於巖下。物見人來。搏以鐵錨擊之。應手糜碎。荷死體歸。會僧格林沁徵兵勦捻。衆共資以往。僧初未之奇。見其有力。使爲旗手。大纛長數丈。幅亦二丈餘。國瑞舞之如風。臨陣不俟命。輒麾以入。左右橫擊。捻人馬皆倒仆。盪決數里。軍以大勝。僧以其不守號令。先笞三十。次獎其勇。立授千總。於是積功至提督。

國瑞初不識字。後與幕賓討論。遂能文。然縱情聲色。勇力亦稍稍衰矣。至其與李世忠輩交鬪。及在京師鞭寺僧事。固世所習知者也。

大頭檢點與塔齊布徒搏

粵寇韋昌輝營檢點王欣頭。顧甚大。較之常人。殆逾數倍。故稱大頭檢點。或卽以王大頭呼之。大頭有殊力。勇悍善戰。每戰必執長矛。騎而馳。至官軍陣後。相度一周。始回。旣陷湖南之江華縣。一日。乘馬出北門。門懸巨木。大頭自下騎。以兩手攀木。兩足力勾所乘之馬。人馬俱起。懸空際。片時始下。

大頭至長沙。聞官軍有都司曰塔齊布。以驍勇著。一日。與塔約。不乘馬。不用械。徒手奮鬪。彼此不得有人助。必互分勝負而後已。至期。兩人互搏擊。至日晡。塔漸不支。塔有一親兵疾趨而前。舉槍向大頭轟擊。遂中彈而斃。塔斫其頭。權之。重十四斤有奇。

楊二姑爲飛刀神手

楊二姑。粵寇楊輔清之妹也。勇敢果決。夫江得勝。爲輔清部下都指揮。亦甚驍勇。每戰。二姑輒以黃巾裹首。繫大紅戰裙。與其夫並轡而出。衝鋒陷陣。人莫敢敵。能於馬上擲刀刺人。百發百中。中者無不立倒。刀長七寸。鋒厲無比。臨陣時。

胸前垂一革囊。囊中纍纍者。皆利刃也。自稱爲飛刀神手。且粗知文墨。江不識字。簿書皆委之二姑。所撰安民告示。今錄如下。開造王勳右輔總裁頂天扶朝綱輔王威千歲楊殿下都指揮江。爲封刀安民。不可恐怕逃亡。天兵到者。一天二天。洗城。殺盡妖魔。止除天父天兄。暫息雷霆之怒。今日天兵到者。到有兩天。妖魔殺盡。天父天兄不殺百姓。看顧小子。今日封刀安民。就此不許殺人。不聽我言。強搶硬買。殺百姓。打先鋒。斬首號令。不可恐怕逃亡。大家投降。信天父天兄聖教。大膽做生意。不許變妖。看看斬首號令。禱告天父。急急特示。二姑自命通才。意謂不必有人相助也。凡被擄之能文者。輒殺之。

劉三姑娘舞雙刀

張龍。宿州人。同治中捻首也。妻曰劉三姑娘。美而勇。嘗披紅錦袍。插雙雉尾。乘駿馬。舞雙刀。所向無敵。張有外寵。劉銜之次骨。欽差大臣勝保知之。使人誘劉爲義女。劉感勝。遂刺殺龍以衆降。勝又慮人之多言也。以劉儷部將某。

劉汝用二劍

李棣。嶺南人。所用名刺。則題曰李某。勇力武技冠一時。其徒劉汶。稱曰先鋒。佩二劍。長四尺許。運轉如飛雪。數十人莫近。作橫於番禺香山諸縣。劫掠無虛日。估船聚石步。月明中。棣駕小舟。投名刺。訂時刻假金。隨其人之豐。齎索之。拒之。夜中輒亡其顛。

有武弁李姓。勇健少年也。策誅棣非易。法當先翦其翼。乃懷小槍以偵汶。一夕。遇汶於狹巷中。弁引手出頂上。引手出頂上者。官中人捕盜。令盜踣伏之隱語也。汶素輕弁。曰。汝何敢立負劍。劍長巷偪。不能卽出。李槍已洞其胸。劉仆。棣聞耗。始震。然猶行剽於江上。前山劉姓族大。咸能武。地邇澳門。棣每行劫。輒隱澳門。前山之劉。乃密布小舟海上。偵棣出沒。一夕。陋之小渚間。棣輕身履水而行。如蜻蜓。劉姓子弟咸能槍。多命中。棣被三槍。始殊。起其尸。英氣勃勃。目作精光射人也。

少婦用匕首

常熟多拳師。同時有四庭柱。一正梁之目。正梁者。陶姓。最勇健。庭柱者。二文二

武均舉人。其一曰仲家德。且以制藝著稱於時。

常熟濱海。多沙地。非有力者不能得。往往以爭奪而械鬪。仲受人聘。敵請其技。適地有巨石。一拳下。石陷地三尺。衆懼。不敢鬪。時有一異方少婦。肩一雨蓋。日游於市。而貌美體弱。足纖小。有無賴戲之者。一指著身。卽仆。行蹤又極詭祕。庭柱之黨思困之。適婦過蕭寺。一人直前撲婦。婦足略舉。顛百步外。五人合力攻之。婦揮拳抵敵。操縱裕如。久不能勝。陶潛取手鏢傷其眉際。遂敗而遁。衆追之。疾如飛鳥。瞬息已杳。所遺之雨蓋。抽其柄。得七首二。吹毛斷鐵。犀利無比。不知爲何許人也。

謝伯麟擲鏢

左文襄幕中有謝伯麟太史。與吳觀禮齊名。每論事。意見輒相左。謝久客戎幄。習武技。能擲鏢。百發百中。無虛擲。嘗於牆上插香枝。密如星點。以鏢遙擲之。相距百步。中處香悉墜。

歐三用槍

聞人歐三業獵。善用槍。猛獸鷲鳥遇之無免。令人隔牆拋雞卵。以槍彈之。卵立碎。或伎之。約羣盜於夜劫之。歐三槍發。中盜脛。凡五槍。中五盜。皆在其脛。子小如豆。不足死人。盜大驚。皆扶攜以去。明日。歐以劍劈大樹。書曰。余居山殪虎。於爾等何害。乃必欲死我。死我者。縱虎乎。特示爾薄懲。俾自悔過。試自驗其脛。彈所入處。不幾同穴耶。量之。能起分寸否。此足知吾槍術矣。幸告渠魁。勿復來。

某女擲錢

江湖技擊。有書詳載其法。其言擲錢之法者。云有某生官知府。娶某提督女爲妻。將到省。舟過某處。見有數人坐一小船掠過其旁。女乃謂生曰。今夜有盜。當治之。汝第匿艙內。無恐。生素不知女能技擊。大駭。然無可如何。姑聽之。夜半。果聞有小船三五。飛槳而至。生伏不敢動。但聞有人跳躍過船聲。數人落水聲。一人倒入艙中聲。俄聞桅上有人大呼縛盜。於是艙後篙工等。始取火出。見一盜在艙中。因共縛之。俄見女自外入。指揮諸人。令縛盜送官。且曰。尙有一盜。惜被逸去。生驚問曰。卿操何技而能如是。女曰。吾少在吾父署中。刺繡之暇。每喜擲

錢爲戲。父曰。汝好擲錢。盍卽以此練技擊。因令縛草爲人。置數丈外。擊之。已而人漸小。相距亦漸遠。擊之能中。遂於草人身上記要害處。擊之。乃曰。可矣。頃數盜過船。吾先獠升桅上。手中取錢一掬。擊之。一一中要害。故落水死。最後二盜未中要害。一逃去。一倒船中。今縛送官者是矣。

其後。生官雲南某府。有一同城武員與生頗相得。言次。因曰。吾向故爲盜。一日在某處。遇一官船。共謀劫之。不意先數人皆落水死。余過船時。覺有物相擊。急退回。幸得免。後改行爲官。得擢至今職。顧彼時覺船中寂無聲息。不知是何神術也。生省卽前所遇。乃謂曰。神術人今在此。汝欲見否。曰。甚願。生令請夫人出。武員大驚。伏拜稱神人。並問何術。女告以故。武員乃大服。

朱壽得以頸斷箸

朱壽得者。楚二鬍子之徒也。人謂其多藝。然頗自祕。不欲暴其能。一日。赴魏姓宴。座客必欲觀其技。固卻不可。乃以竹箸七束之。可盈把。先以一端接几緣。而後以頸承之。箸中斷。自言少時。可斷十四箸。於時壽得年六十外矣。

駕長起大殿柱

海寧有游方醫王某者。奔走江湖間。獲利漸豐。遂歸鄉。設肆貨藥。時有遊僧來市。托紫石鉢。重百斤。入肆。宣佛號。焚索不遂。輒以鉢置於櫃。張拱合掌拒門外。人無敢出入者。市人厭苦之。不得已。滿其願。則又過一家。次第至藥肆。索百錢。王僅與三枚。僧怒。將舉鉢壓其櫃。王接而擲之。石爲之碎。僧惡顏。拾破鉢而遁。逾歲。王將赴蘇購藥材。雇吳江小舟。舟子二。其一。駕長也。駕長力猛。非櫓脫。卽篙折。夥怨詈之。恆忍受也。惟張帆時。則駕長右手執索。左手持柁。以足代篙。四體並用。無不當。夥得臥而觀之。故相安焉。

越三日。晚泊城外寒山寺起爨。王登岸閒玩。有僧立寺門外。審視王。呼曰。客非海寧藥肆之王居士乎。王曰。唯。何以相識。僧曰。予前年托鉢貴鄉。領教已深。今幸至此。實有天緣。予師慕客久矣。請至方丈一叙。王曰。諾。姑俟我返舟飯畢。而後會尊師也。僧喜。反奔入內。王歸舟。泣下。駕長見之。曰。客何悲。王語以故。駕長笑曰。既能擲鉢。何懼乎禿。吾今請助客。王曰。我旣犯僧。死由自取。子何爲哉。駕

長曰。吾樂此。死亦無怨。恐僧不吾較耳。請假衣冠。以師弟稱。若角技時。必呼吾先。可無事。王諾之。遂飽餐偕往。

二人入門。羣僧笑迎曰。客信人也。報首座。接於庭。視其人。身高七尺有餘。臉橫腰闊。氣概粗豪。已望而生畏。肅客入方丈坐。乃曰。前者小徒蒙賜教。老僧夙夜在心。冀圖一遇。今既垂顧。請至藝圃。仰瞻絕技。王唯唯。於是羣擁入後圃。有地一區。高垣圍繞。僅通一門。亦甚堅實。圃南包大殿之後簷。爲閱武廳。甚雄偉。柱壯兩圍。礎高三尺。隔以石欄。有椅二。首座與王對坐。寮僧十餘。皆短褐。持仗站圍矣。羣呼曰。來來來。王謂首座曰。請徒與徒對。師與師對。我命弟子先戲。可乎。首座目駕長。體貌清癯。漫應曰。何不可。駕長亦釋服曰。禿有賊形。恐竊吾衣。必謹藏之。乃蹲身抱大殿之後柱。起尺餘。屋瓦震動。磚石齊鳴。以左足掃礎倒。置衣其下。以右足扶直之。仍安柱。轉身呼鬪。聲若巨雷。於是首座及寮僧。咸股慄膜拜曰。我教中韋馱天尊。旋乾轉坤之力。亦僅如是。僧輩肉體凡胎。何敢相角。若尊客一揮肱。則皆成糜粉。情甘降服。不敢再言技勇矣。王與駕長相顧大笑。

羣僧屏氣肅候。延至方丈。侍茶畢。王告退。首座與寮僧盡易法衣。執旛幢以送。王返舟。謂駕長曰。壯士之力。天下無敵。盍不入營爲伍。則顯職立至。請以資助。聊報大德。駕長曰。嘻。吾若不爲顯職。亦可小康。何至操賤業。客尙欲吾博顯職耶。王叩其舊職及里居姓氏。駕長不答。王凜然報以百金。亦不受。

趙孔修掌有吸力

江右劍師趙孔修善運劍。且能斫竹片於地。以手去地三尺許。作勢引之。竹片立起。附趙掌。是殆所謂吸力耶。

陸葆德隨盜上屋

陸葆德。河南人。精拳勇。曾中武舉。入都。與宗室某較技。某被毆死。論抵。遇赦免。乃爲標客。一日。護某客貨。道出某地。有來刼者。陸卻之。俄引健兒數輩來苦鬪。又獲勝。已而其酋至。尤獠捷。與陸持。亦未能勝。酋遂引之歸。請與其女較。女素得父傳。盡其技。且加精焉。是日。僅能相禦。酋大喜。遂以女妻陸。

陸本能文。改試文。中進士。得庶吉士。散館。爲令於蜀。然好色。妾媵至十四人。精

力大衰減。然與朋僚燕集時。猶自炫其技。夏日。院有涼棚。甚高。陸立階前。拍手一呼。卽騰立棚上。衆咸失色。一日。演劇爲母壽。偶至寢室。適見賊展袱括財物。遽前捉之。賊上屋。陸亦上屋。賊躍過屋數重。亦從之行。賊擲瓦擊之。以手接取。俄而胥役鬻集。賊適誤踰壞牆。墜地被獲。陸嚴刑。欲訊其不法事。賊大言曰。我輩十三人。由齊至此。中途相失。否則豈爲汝獲。斃我可耳。安肯說平日常事。遂斃之杖下。

清江女子富足力

德清俞桐園。筮仕三吳。以解餉道出清江。將舍館。及門。瞥睹一少年。張兩目直視。口涎流頤。左臂側垂。而獨伸右臂。反其掌。下嚮。若有所取攜狀。駢其足。植門外如僵。雖五六壯夫喧譁推挽。莫能動。旁有老人諄呵曰。汝浮薄。強調人家女郎。非叩求此姑姑者。此子不得活矣。桐園異之。而就問焉。老人應曰。頃有一行道男子。攜女郎。載獨輪輶車。女郎翹纖足。車軾足銳小。結束若錐。諸人道見之。乃羣激少年。謂能一握此粲者。纖鉤。當以酒食相壽。少年忻諾。意其必宿於此。

乃隨諸人繞道先立門側。須臾車止。男子負被裝先下。入門。女郎方欠伸欲起。少年猝出手。握其足。諸人正注視。欲出聲譴笑。不意少年掌甫觸女郎纖趾。而忽睹其體若寒噤。揚手不得下。女郎了若無覺。盈盈下車。而少年兀植如故。諸人心知有異。視之。僵矣。女郎蓋富足力者。語畢。顧諸人曰。儻得官人好言。相慰此姑姑。或貰此子生。諸人聞言。羣乞桐園爲緩頰。桐園許之。偕諸人入。見女郎方盥面。羣呼曰。是矣。乃環嚮叩首曰。適有一少年犯姑姑。猶僵立不動。今已知罪。乞恕之。男子在側。驟睹狀。大驚。詢得故。咎女郎曰。吾儕異地人。道此何事。傷人。桐園從旁代請。女郎哂曰。輕薄兒。直須撲殺。官人爲好言。當釋之。乃翩然出戶外。輕掖少年右臂。少年忽出氣。作噓聲。活矣。後少年視己右掌。見掌心黑點大如黍。則所觸蹤履泥痕也。

某少女與盜角飛簷術

燕趙多任俠之士。巾幗中亦有之。有劇盜。矯捷如猿。足善走。百里外頃刻可至。橫行燕趙間。某夜。入一巨宅。則見其中圖書刀劍。紛然雜列。一女子徘徊樓中。

狀頗憊。俄頃。據案坐。秉燭觀書。目不旁瞬。乃破扉入。搜衣飾畢。將行。遽前。輕拍女肩曰。略分爾金。異日當歸償。女挺身起。大聲曰。咄咄鼠輩。欲竊物。則竊物耳。敢溷乃娘耶。大怒。盜惶恐。繼念余固橫行燕趙間者。此一弱女子。何懼爲。因曰。予有絕技。請獻。遂向壁躡足而上。如登梯然。及顛。翩然下。女嗤之曰。技止此乎。盜曰。此飛簷術也。女亦躡足而上。較盜尤捷。及顛。復返身貼壁。徐步而下。顧謂盜曰。較爾技如何。盜大驚。屈膝求免。女擲諸窗外。厥後盜匿跡山林。而女亦不知所終。

墨爺夫婦精拳術

愛景。金匱人。佚其姓。饒於資。妻金氏。有拳術。愛景身黑如墨。鄉人呼之曰墨爺。旋委家政於金。而自結廬鴻山之巔。居之。山東麓有梁鴻寺。中供梁伯鸞夫婦像。寺僧覺空。少林弟子也。精拳棒。與墨善。墨朝暮往來。凡五年。盡得其術。一夕。羣盜入其家。金踰垣出。告墨。墨聞警。與金各執械。伏戶外之深林中。度盜夥之必經此路也。須臾。二盜肩物踉蹌至。旣近。墨與金猛擊之。二盜俱仆地。遂戮之。

後來者見二盜死。遂棄物竄去。窮追之。一盜回身橫刀相拒。格鬪不勝。被擒。夫婦二人曳之歸。數盜罪。盜叩頭哀求。誓不敢再犯。墨惻然。縱之去。命家人搬回盜劫物。檢點無失。自後。遂無敢有覬覦者。里中亦無盜患。又一日。墨至蘇。乘航船歸。夜半。突來盜十數人。舟客哭呼救。墨躍起。覓木棍。擊盜之先入者。摔於河。餘盜知不敵。遁去。舟客得無恙。深感墨功。於是名大噪。

林植齋爲窶人所毆

林植齋。培基。閩縣人。以武科第三人及第。挾其穉妾。至山東。宿逆旅。林他出。有同舍窶人。屢褰帷。作平視。妾怒。訴之林。林徑登寓樓。尋窶人。窶人蠢蠢。無所陳辯。林拳毆之無數。窶人一無聲響。林既下。手足如病。風痺不能動。逆旅主人曰。樓上人。老拳師也。哀之。尙可得生。植齋頗以人示意。窶人曰。必其姬氏哀我。妾不得已。道歉衷。窶人下。爲撫摩。旋愈。且戒之曰。勿飲酒。勿近婦人。疾當已。不爾亦殆。當時不敢以一指加君。尙委頓至是。然國家尙武。固以弓馬之力爲武耶。則老夫所不能深解矣。

德宗習槍

德宗知尙武。萬幾之暇。頗習槍法。所常御者爲十三響槍。宮人呼爲十三太保。

舞飛槍

有善舞飛槍者。穴壁置一杯。口向外出。擲槍中杯。杯隨槍出。以手接之。百不爽。武器以飛槍爲難。然見有能舞雙飛槍者。如二龍盤旋空際。羣以長戟刺之。皆不能中。

黎平民善馬槍

貴州黎平縣初爲苗疆。漢夷雜處。地居黔之下游。風氣閉塞。土民多以打獵務農爲生。自幼練習馬槍。技之精者。百發百中。且能走擊飛鳥。其槍約長五六尺也。

黃少春舞刀

黃芎岩軍門少春幼孤苦。爲粵寇所掠。後降官軍。驍勇善戰。弱冠卽積功官總戎。其提督浙江時。年未三十。一日置酒觴客。酒酣笑謂客曰。予武夫也。好武藝。

今日興不淺。敢獻薄技。僉曰善。幸寓目。黃顧左右。少選材官。以大刀進。小校挽駿馬待。黃起而引巨觥。目客曰。飲則一飲而盡。客亦各盡一觴。舉以示。黃莞爾而笑。自易戎衣。提刀上馬。起舞庭前。下抑上揚。左盪右決。惟見光芒閃爍。不復辨其人馬所在。舞畢下馬。氣靜神閒。笑顧客曰。何如。客羣賀曰。公神武。真當代之英雄。絳灌不足伍也。

邱尊謙使大刀

邱尊謙。徐州沛縣人。能使大刀。重十許斤。人呼爲邱大刀。少淪於盜。同治中。廬江吳武壯公長慶從李文忠公鴻章征捻。道出徐州。聞其壯烈。招降之。嘗爲先鋒。馳驅齊魯。多功績。仕至副將。吳移軍江浦。登州皆從。善誥盜。所至輒召諸少年。箕踞而飲。蹴鞠爲樂。少年有窘乏。輒周給之。以故捕盜無弗獲。所在一方無盜。其生平不治生產。得金輒揮手盡。光緒辛巳卒於里。年五十許。

石六郎刀法

廣州石翁產六子。皆英英壯人也。翁家富而患盜。則欲使六子皆武以備盜。延

聘四方精於拳勇者。主其家。分授六子藝。一日有病。叟造門。喘且急。言將以所學授公子。翁見狀。愕然。以禮延集廳事。問師所以教余六子者。何操而來。叟趣命斫荆棘爲地衣。命此六郎者。赤足踐過之。以次漸過。至第六郎。六郎不可。曰。吾軀幹。父母所授。胡必求藝以自殘。叟笑曰。可矣。六郎不殘其身。寧殘人哉。吾學可授矣。居石翁家八月。六郎乃盡有其師所授。一日。與師試藝。力偪師於壁。衣間。師斗起一脚。六郎立斃。師匆匆捲單行。至村橋。遇石翁於橋上。翁曰。先生胡挈囊以行。叟曰。六郎與老夫較力。老夫斃之矣。翁曰。吾尙有五子。師更擇其一而授之。六郎。吾無惜也。將叟復歸。見六郎有微息。則出刀圭藥納其口。六郎頓蘇。於是更六月留。叟曰。吾學罄矣。六郎溫潤有養。必足以衛主翁之產。外侮不足慮矣。

叟去近村三十里。復授徒。可三十人。然晨起。必有棗糕於案上。如是經月。始值其人曰王新。村人稱之曰酸糕新。叟問何求。新曰。夜來竊觀先生授藝。經月矣。顧不獲自進。意納糕爲脩脯。乞錄於弟子門籍。叟笑曰。可。新乃輕趨便利。不六

月。藝出此三十人者上。履險騎危。如猿猱。遂謝叟去。爲盜剽掠於近郊間。郡人咸以爲苦。尋偵得新爲叟之高弟也。則並叟而訟之於吏。叟既見錄。知年老不足。以制新。則行三十里。造六郎家。延六郎捕盜自贖。六郎遜謝。叟曰。汝勿悻。新所能者。老夫知之。新每登屋。必倒其刀鋒下嚮。追者踵上。則新刀必疾下。中追者肩井。立死。老夫今授汝趨登疾退之法。見新超而登瓦。汝則僞作聲勢。欲從之登者。新備汝。必疾以刀下。汝已狙伏。新不中。且更上。汝則鼓勇以刀鋒上翹。中其股。新墜矣。六郎習刀法。可十日。遂從叟捕新。果遇之村店。六郎如叟言。新中創墜。卒捕得之。伏誅。

某女郎用刀

中州俗強悍。睚眦必報。又多禁忌。入境必問俗。非是。必屢受辱。某自汴赴漢。一日午。息茅店。製麥麵作午餐。方食。有販麥客來。約三十人。高聲呼店主人備膳。嘈囂呼叱。各以扁擔架兩麥袋間而坐其上。出竹根短煙管而吸。忽有三竹轎至。轎中一老嫗。一小女子。一童。女與童似姊也。弟者童年幼。約十二三歲。皆入

室坐有頃。車聲鱗鱗。至店而止。車蓋載三人行李者。童喜奔出。有擔適當門而瓦。童躍過之。客大怒。欲批其頰。車夫勸止。命童對擔叩首以禳之。蓋汴俗以扁擔被跨爲不祥也。童不允。老嫗出謂曰。彼年幼。自外省歸。不知禮。盍恕之。繼又令童揖擔。童果揖。客仍躁。車夫怒。與客爭。客恃衆。羣摔車夫。復一擁入室。欲執童。童依老嫗肘下。女郎獨含怒意。老嫗掖女手。似掣之。令勿動者。女怒不可遏。超進。摔當先者。如提嬰兒。向衆客擲去。客狂退。女隨出。客悉取擔遙立。作擊勢。女取童跨過之。擔擲空中。拔腰際佩刀。擔下墜。乘勢劈之。擔斷。向客飛去。女大呼曰。敢犯吾弟者。視此。客惶恐。盡逃。女嘻笑入。飯畢。登轎去。

七首殺人百步外

某處有土豪。竈而好色。姬妾環侍。猶不足。鄰村有女美。百計求之。女不願。以金噉女叔。叔貧。心動。女無父母。僅一弟。他出未歸。叔逼女入豪家。豪大喜。女謂豪曰。盍釋我歸。吾弟乃俠士。能飛七首殺人百步外。豪笑。女不言。但求十日限。豪不聽。女大哭。覓死。豪計窮。姑待之。

先是。女家有老奴。至忠誠。見女叔逼女入豪門。怒甚。目皆盡裂。女乃告以其弟所在。奴諾。兼程去。十日之限既屆。日已落。女失望。欣然靚妝。藏翦衣袋中。豪喜。大宴賓客。酒數巡。豪醉。起就鏡。拂其鬢。自贊鬢鑠。突有怪風一陣。見一匕首鏗然中己面。大驚而踣。以手摩面。不覺痛。詳察之。則霜刃長三寸許。插玻璃鏡上。入室。女不見矣。

末座少年用劍

紀人龍者。善技擊。慷慨任俠。嘗客游湖湘間。有潘某。家饒於財。亦以俠聞。四方技勇之士。多遊其門。紀往訪。款接甚至。宴之。座客幾二十人。酒三巡。各述技擊師承。談論蜂起。末座有少年。敝衣露肘。短髮突鬢。默不一語。紀問主人。此客來幾時矣。潘曰。將半年。問何能。曰。不聞所能。但隨堂粥飯已耳。衆大笑。少年亦不語。後數日。復讌集。忽有鐵面漢。款門通謁。裝束甚武。拱手向主人曰。聞今日羣英雅集。敬來觀光。乃遍睨座中人。至少年曰。汝亦在是乎。少年但俯首不語。潘乃延客上座。飲啖兼人。既而曰。今日之會。良非偶然。諸君曷各奏爾能。余亦有

薄技。當呈教也。潘大喜。移席射圃。盡出其所用器械。諸人皆臂弓腰劍。其人笑曰。諸君可云技矣。而未神也。乃於衣底出二劍。盤旋騰躍。初如雪滾花翻。以後。但覺白光周身。旋轉如月。衆觀時。少年立最遠。既而衆亦漸漸遠避。方愕眙間。其人忽舉劍直擊少年。少年急走避。袖中砉然有聲。亦出二劍。疾如金蛇。左右騰擊。與白光相激觸。寒氣森森。衆皆卻立十餘步。久之。白光漸縮。漸斂。至土牆邊。戛然長嘯一聲。向東南而逝。衆驚就視。惟見少年背手立牆陰而已。急羅拜問故。少年曰。吾輩皆習劍術者。彼實與我同師。以我技出彼上。不相能。狹路較擊者七次矣。始我聞主人名。意門下必多奇能之士。倘彼來時。可以相助。豈謂皆碌碌不足數。子固皮相者。不足與言。吾亦從此逝矣。一躍登屋。遂不見。

吳戾晉與垂髻女較劍

吳戾晉富而任俠。精劍術。嘗客楚。一日。有垂髻女從一叟造門。請較劍。吳問姓名。不告。惟約於郎官湖上。及期。吳往。女已文服。捧劍立。吳令更劍妝。曰。無庸也。語次。白光已及吳頂。吳亟出劍。敵之。一劍又起。颯颯有聲。女隱約白光中。吳益

退。劍益迫。大懼。奮身躍八九步外。曰。神技也。無過偏。女乃止。微笑曰。君能敵我。亦大不易。宜吾師之謂君爲高足弟子也。吳大愕。詰之。則授女術者。固卽吳之師耳。

清霜襟劍

武陟之木欒店寨。河北大鎮也。寨有巨族宋氏。族紳某有女曰清霜。幼從女冠靜玄習武藝。傳其術。得襟劍真祕。襟劍者。襟袖一揮。能百步外取人首級也。女字庠生金某。光緒甲午七月某日。爲婚期。女將上輿。忽有白髮翁。裳裳入。舉袖拂燭。燭光慘綠。入內。不見。女戒衆勿喧。登樓跡之。出劍相較。但聞空中搏擊聲。衆拾級窺之。劍光閃閃。冷氣逼人。目不得視。久之。樓上裂帛一聲。衆大驚。女已冉冉下。衆詰之。女曰。仇人欲壞我術。不久且復來。姑俟之。俄而翁又來。鬪益厲。至夜。終無勝負。明日又鬪。正酣際。一白袷少年。仗劍來助翁。女歛手曰。賢喬梓。劍法誠高。願以二丈夫欺一弱女子。勝亦不武。不願鬪也。翁乃叱去少年。挺劍再鬪。如是三日。不能嫁。衆患之。請於其地之游擊。以精兵圍翁。陡見光芒萬丈。

自窗隙出。手足俱震。尖刃盡絕。游擊大慚。率其伍而退。翌晨。鬪方猛。女忽收劍入匣。曰。翁回劍露隙。一着之失。吾苟相怨。見忍。翁無幸矣。且翁爲父輩行。宜見憐。何相逼至是。翁掀髯曰。老夫昏聩。沾沾於勝敗之間。旣降心以相從。吾復何求。但誤爾十日琴瑟。奈何奈何。遂出。乃成禮。

劉璫挽弓擊劍

劉璫。字蜀生。湖南巴陵人。幼承母周氏教。周曾於長沙創辦私立周氏女學者。讀書之暇。復究心武事。能挽強弓。善擊劍。長歸林文釗。光緒甲申。文釗卒於應山。縣典史任所。扶櫬返湘。行次漢口。適馬江有中法戰事。乃改殯於漢陽十里鋪。題一聯曰。五父而今原暫殯。百年以後願同歸。殯事畢。挈三子赴南昌。依母族劉碧初大令以居。湘省各校。爭聘女士爲教員。授天算輿地。繼充奉天女師範監督。生徒體操之暇。又以挽弓擊劍之術教之。兼及柔術。居未久。辭職南歸。

馮氏女發袖箭

馮氏女。籍登州。流寓江浙間。嫁吳森祥。女美丰姿。工挾彈走馬。及秋千蹴鞠。高

緹諸技所至。人遮道觀。其家人卽賴以餬口。一日。售技畢。將返舟。途遇羣少年。方逐射。顧見一鷹盤旋樹上。一人出時計一。約曰。有中此鷹者。以此物相贈。否則罰如直。少年皆不中。女笑而前曰。妾請爲君彈之。一發而鷹墜。乃取時計以去。

逾十年。女賣技黃巖。黃巖故多盜。某夕。盜衆二十人。持械往劫某富室。森祥過其地。見之。大呼捕盜。爲盜之偵者所聞。手利刃。刺殺之。女聞變。帶刀出。大呼於市曰。好男子。從我殺盜。護室家。一時從者數十人。然苦無械。女又至竹行。呼曰。事急矣。人假一竿。直取諸我。此數十人者。直抵某富室。時盜猶在內。搜括財物。女命衆圍若堵牆。已則往來其間。未幾。盜飽掠以出。女急發袖箭。一矢出。輒殪一盜。盜連斃者十有二人。餘盜氣懾。伏地乞哀。女令衆一一擒縛之。送之有司。置諸法。邑令嘉其功。賞二百金。女曰。妾此舉爲地方除害。一也。爲夫復仇。二也。今妾志已遂。安用金爲。乃悉散給諸從者。

女自森祥死後。卽棄業。不復獻技。遁跡尼菴。作女道士裝。焚香禮佛。喃喃誦經。

見者不能狎也。嘗謂人曰。妾所以流落江湖間者。以墻非此不活也。今墻死。奚必復操賤業。以自取辱哉。

劍傷後山林木

合肥李瀚章撫湖北時。一日爲太夫人祝壽。賓樂甚盛。忽一人便衣至。年可四十許。言欲登堂祝壽。闖者拒之。其人洶洶欲入。爲李所聞。乃命延入。入卽長揖曰。君識我乎。李記憶久之。不能省。其人乃曰。君亦記君家有後園樹林被削之事乎。李愕然。亟改容加禮。請入座與燕。賓衆咸莫測所以。爭前問故。李憮然曰。斯真大異事。余童時與諸弟讀書塾中。一日散塾後。與諸弟嬉門前。見有一人。若自他方至者。方蹲而大便。旁有小包袱。又一小紙裹。中似無物。而喞然若豬尿泡者。余等覺其怪。遽與諸弟取紙裹開視之。其人遽呼不可已。而見吾諸人已取紙裹。亟提褲前。欲奪回。則紙裹已開。瞥然有氣衝出。其人頓足曰。殆矣。殆矣。卽蜷縮地上。若甚畏悚困憊者。頃之。忽如有氣回入紙中。其人亟以手握紙。則已如前狀矣。余輩咸覺可怪。爭問其故。其人悚然曰。汝等真大福人。余故能

劍術。紙裹之中。乃劍也。向出。必殺人始返。汝等前程遠大。得無傷。已移於君家。後山林木矣。余輩咸怪其語不情。次日入塾。以語師。師曰。是極可怪。殆異人耶。汝等何乃交臂失之。亟偕諸童至後山。觀林木。則樹杪枝葉。咸被削去。師及余等咸大驚異。其人微有鬚。若四十許人。今去爾時已二十餘年。而省視容貌。若不異前。豈非真有道之士耶。

舟中人矢無虛發

舟中人不知何許人。常駕小舟。遊於三吳間。金陵少年之豪者。操弧矢。賭飲於燕子磯。舟中人從而觀之。一少年引弓而射。矢破的。舟中人笑曰。藝善矣。惜手平而骨未齊也。又一少年進。曰。骨齊矣。惜氣不固也。更一少年進。曰。氣固矣。惜神不完也。諸少年譁曰。爾善此乎。曰。幼習此藝。今老矣。恐爲諸君笑。乃令立十竿爲的。於百步外引彀。呼曰。中某節。盡數十矢。無虛發。少年皆驚。邀上坐。請言姓名。曰。吾舟中人耳。無姓名也。取酒自酌。旣酣。鼓枻而去。

旗人以習射爲娛

八旗以騎射爲本務。而士夫家居。亦以習射爲娛。家有射圃。良朋三五。約期爲會。其射之法不一。曰射鵠子。高懸栖霞。送以響箭。鵠之層亦不一名。最小者名羊眼。然工者仍不事此。或一箭諸圈。皆開而不落。如花籃式。此爲至難。曰射月子。滿語名艾杭。卽畫布爲正也。曰射綢。懸方寸之綢於空而射之。此亦難。又有於暮夜懸香火於空而射之。則更難。然皆巧也。非力也。聞之開國之初。其射也。弓用八力。箭長三尺。鏃長五寸。名透甲錐。所中必洞。或連貫二人而有餘力。

巴塘夷人柳林較射

巴塘清真寺下有柳數百株。夷人於秋收後。往往移居林內。終日較射賭酒以爲樂。每值八月旣望。夷人輒支布爲鵠。於五十步外。以木箭射之。連中三次者。羣具酒飲之。惜其箭過笨。不若內地所造巧也。然亦有連中三次者。

苗人善用弓弩

苗人生子。俟其長大。練鋼以爲刀。終身用之。試刀。必仰刃牛項下。以肩負之。一肩卽殊者。良刀也。弩名偏架。以一足蹶張。手背傳矢。鏃皆附毒。中人立斃。然非

怨結者不輕發。槍名桿。長二丈餘。用以護弩。有事則一弩一槍。相將而前。執弩者。口銜刀而手射人。或冒刃迫之。槍無所施。乃釋弩。取口中刀奮擊以救。苗所居無城郭。三十家或五十家。據險而居。每一處。合募一勇士。號曰老虎。飲食供奉有加焉。與人鬪。則老虎當先。指揮調度。合諸苗計之。爲老虎者不知其幾千百也。

黃芳勳用鐵簡流星鎗

湖南黃芳勳。工書畫。能文章。而勇武過人。五十以後。遇人輒恂恂。光緒初。自北京應廷試。報罷。歸途出山東。囊金三百餘。盜覘知之。以黃附大商幫行。未敢動也。及臨清。黃始別向東南行。盜三人尾之。黃坐車中。手一卷。意甚閒暇。乃放哨以驚之。黃不動。盜莫之測。袖手而已。然不能捨。

已而過濟南。黃宿逆旅。出銀幣六。令僕曰。門外有三人。方徙倚。汝往。以此犒之。第言主人云。勞諸君相送。今當臨別。特以備一夕芻秣之資。僕如言去。三盜笑曰。若主識我耶。旣如此。當面談。遂趨入。拱手曰。黃君好眼力。僕等遠道相從。豈

爲此區區者。君既相識。不得謂非一面之緣。今因此故。某等三人請君人犒六十金。當護君安抵湖南。不然。吾儕無因受此區區也。黃佯謝稱實無之。盜笑曰。君何必諱。指一箱曰。銀在此中。計三百五十兩有奇。雖給吾輩。君日用尙有餘。生命爲重。區區者何必計較。且吾儕走江湖數十年。豈受人言詞欺飾者。黃笑曰。君果不能稍通融乎。盜厲聲曰。然。黃曰。君既獵食江湖。應有尺寸可恃。倘能出以見示。果不謬。當如命。盜踴躍而前。舉手作勢。黃略與支拒。出懷中簡一擊。仆二人。其一逃去。黃命繫之。將以送官。頃之。逃者復來。將三四人。入門而趨。升堂而跪。具言弟兄輩無知冒昧。務祈容恕。許予赦原。當自加罰。黃不可。盜懇至再。念不欲結怨若輩。乃許之。盜負以去。黃遂歸。沿途數千里。無敢犯者。

後。復有廣東之役。自廣東附帆船北行。行數日。過南澳。舟人言更前有海盜窟。日過午。未可行。黃必欲進。衆亦懼。力止黃。黃笑曰。汝輩怯耶。乃翁在。盜何能爲。舟人無如何。遂行。時後艙有客。敝衣槁項。若有阿芙蓉癖者。倚篷凝望。初無一言。久之。暮靄中忽有小舟傍左舷來。疾如箭。舟人驚曰。海盜至矣。黃生平絕技。

以鐵簡及流星鎚爲最。至是已戒備。卽迎敵艙面。盜來者四人。不數合。悉殫簡下。騰足蹴之。尸擲起數丈。隕於海。小舟早遁矣。黃泰然坐船頭。是夕。船方欲收口。前小舟者已載一老翁至。翁詰黃曰。吾輩江湖日久。乃不知有君。誠誤犯。然君獨不能少留情耶。胡恃強盡殲之。吾殊不服。今特來爲弟子輩復仇。黃不待言畢。卽叱曰。鼠輩敢爾。一聳身。鐵簡卽直壓而下。詎翁微引其手。簡已入翁手中。黃大驚。然勢不能止。卽更擊翁。亦更奪之。黃發流星鎚。又爲所接。翁大笑曰。豪傑豪傑。如是如是。黃窘甚。將自投於海。忽有拽之者。後艙客也。客謂翁曰。爲盜者死。古今通例。翁縱徒從爲盜。乃嗔人不當傷害耶。而翁尤恃強。何得咎人。今吾在此。翁能一角。當聽翁所爲。不然。宜善思之。毋後悔。翁聞言。大怒。躍而前。客蹈瑕一蹴。直墜翁海中。還顧黃曰。天下奇人甚多。勇未可恃也。君異日宜戒之。黃再拜。求指授。客不答。舟抵煙臺。先登岸去。

張氏女用鐵棒

廣州張氏女。家貧。年二十許。傭城中某富家。操雜役。一日。自市購物歸。道經米

市口市數十戶。皆米肆。舂米者多無賴少年。約三百餘人。中有某。尤佻。見女色美。戲之。女正色曰。幸勿爾。復爾者。將不利於子。某不聽。時女持一傘。卽以傘尖挑其腹。甲果應手倒。於是舂米者羣哄至。謂女白晝殺人。欲甘心焉。各持短挺還攻。女略無懼色。但以一傘護其身。上下飛舞。衆皆辟易。女從容退。歸訴之主人。主人方驚歎。忽門外譁聲大震。闔者入報。知舂米者欲復仇。前後門皆有伏。言必得張氏女自出與鬪。主人調停之。不獲免。且謂再遲者將火爾居。主人無奈。商之女。女坦然曰。吾視此輩如犬羊。烏足污吾刃。在勢。可不遺一矢。脫此厄也。言已。攜一鐵棒出。顧謂衆曰。欲何爲者。便何爲。何猖獗焉。衆見其鐵棒略如酒杯大。而女乃絕不費力。運用如拾芥然。知非所敵。乃不鬪而走。後女抵家。家有老母及妹。亦惡若輩之無狀。思有以報之。一夕。二更向盡。母女尙未寢。有盜數十人攻其家。女陰念距城僅十數里。是必若輩無疑。於是母女各持一鐵棒。啓其門。盜蜂擁遽入。女當先禦之。卽連踏其十數人。復斃其五六。盜方欲散去。女故厲聲止之曰。勿爾。傷而能逃者。可卽去。死於是者。亦悉聽運。

歸不汝難也。盜逡巡。女自籬內次第擲出之。於是母欲暫徙城中以避盜。女曰。世果治也。山居與城郭何異。母不能強。女終不爲意。日往來市上不輟。一日歸抵山麓。距家僅數百武。時夕陽西下。林樹蒼茫。徑少人跡。乍聞轟然一聲。則銃彈已中女股。第二彈繼至。復中其腹。遂倒地。母妹適採樵返。見之。急負歸。女忽怒目視曰。殺兒者仍米傭也。言已始逝。

垂髻女舞短木棍

陳志三孝廉虬。樂清人。以會試在都。一日。宴於某所。席有一豪客。詢以漫游南北。亦遇勁敵否。客搖首曰。難言也。余自謂餘子碌碌。非我師。殆無出我右者。某年北上。以余師別十餘年。將便道往省。一日。驅車出驛。有兩童駕犢車。迎面而來。余視之。一男一女。男甫勝衣。女亦垂髻耳。謂可戲也。阻其所之。女怒曰。吾輩早行。干君甚事。阻之何意。余笑謂之曰。喜若輩可兒。能往者卽往。男捉女袖曰。姊何絮絮。是人惡賊耳。女謂余曰。觀君亦是豪客。殆欲鬪耶。余曰。幸甚。女曰。徒手耶。械耶。余思不如械。女卽持一短木棍。男持其稍長者。往還數合。竟逸去。明

日抵師家。師喜甚。命子女出拜。乃卽此兩童也。一笑而入。余乃爲師賀。平生所遇惟此耳。志三亦能拳。且夙知客精技擊也。

劉涇平舉筵桌

有秦某者。佚其名。無錫人也。好武略。兩手能舉八百斤。自以爲力過人。無與敵。皖有武狀元某。以力聞。秦慕皖中山水。裹糧往遊。順道訪某。談次。甚懽洽。夕設筵。爲秦洗塵。有劉姓客適至。某爲秦紹介。坐旣定。廳事陳柏木桌一。廣方倍於常。設筵其上。某起立曰。山肴野蔌。不足以敬嘉客。惟嘉客辱臨。可各獻其技。皆曰諾。某又曰。桌四足。舉其二。步行。物無動者。勝。秦技癢。不可耐。持兩足蹲地。竭平生力。舉起。勉行。則杯盤狼籍。汗見於額。某繼之。行不數武。而竭蹶如秦。及劉。兩手平舉。繞室巡行者三。物無纖毫動者。某與秦皆歎服。入席。盡歡而散。劉爲誰。蓋草堂劉綬也。

卞雲西用鐵錢

平陸有巨盜劫富室。殺傷事主。踰月獲盜。解省審訊。供不諱。論斬。而梟首於平

陸平陸距太原千餘里。守備廖某押解盜首出省。廖負拳術。善超距。曾充毅軍材官。頗自負。途中恃無恐。行至平遙。遇鑣客五六人。由京護餉回秦。中有二人。引廖爲同鄉。甚暱。其一姓卞。名雲西。年老而無鬚。鬢蒼白。辮聯假髮。粗盈握。盤於頂而裹以帕。大逾笠。鞋尖包鐵葉。手持煙桿。長二尺。巨如杯口。捫之。鐵也。廖以此乃鑣客常態。未之奇。將抵趙城。卞忽謂廖曰。君知近日之危乎。廖愕然曰。不知也。曰。盜首爲洪洞人。其黨沿途伺伏。將劫首。級以葬。徒以有我輩在。未敢造次。君不信。明晨盍於牆外驗之。迨往驗。果有迹。廖年少。殊勇往。曰。今夜當俟其至。卞曰。盜能且衆。君非其敵。來日。行至趙城洪洞之交。必不能免。事已至此。請效臂指。廖叩謝曰。雖然。長者爲客。寇至。余當前驅。卞曰。若是則事當敗。君但知戰陣之事。礮火相見。無奇可用。未知短刃相接。其機間不容髮。一轉瞬間。敵乘我之瑕。而槍機發矣。君第安睡。毋掣我肘。廖唯唯。

次日。晚抵豐店。亂山中盜窟也。店主亦猙獰可畏。廖惴惴。匿盜首於密室。衆鑣客先寢。卞就地設席。門窗盡啓。剪燈。吸阿芙蓉膏。鐵煙桿在其旁。腰間出大鐵

錢二三十枚。其厚分許。置燈下。頻頻合眼。似倦極打盹狀。夜半。店主與人嚷。漸至格鬪。大聲呼救。衆鑣客齊起。置不理。屏息伏戶內。卞息燈。橫臥如前。時月弦初上。微見人影。廖伸首注視。突見卞奮臂飛一錢出。俄又連飛兩錢。牆外訇然。火光迸裂。聳身起。捷如飛鳥。二鑣客隨之。旋聞牆土簌簌下落。牆外有聲甚厲。久之寂然。卞入。復臥。東方微明。推廖急起。曰。險哉。老夫幾遭不測。當店主呼救時。吾料賊徒必乘間而登。先登者。吾以錢傷其目。其次手短槍踵至。吾急以一錢傷其手。一錢傷其目。手槍落地而機震。發其二。吾以桿擊其腦而顛。不死。亦重傷矣。遣同伴攜廖。踰牆迹之。血點狼籍。草中熒熒然。拾視之。乃鐵錢也。血跡猶殷。卞乃曰。店主人爲虎作倂。罪在不赦。今且殺卻此獠。鑣客領命。大索店中。店主不知何往。乃赴洪洞縣報明。派差迎接。縣令張小霞出郭親迎。延廖及衆鑣客入署。飲以酒。酒半。強卞試技。卞命以生牛皮釘於木板。畫人形。眉目畢具。相距三丈有奇。取腰間鐵錢連環飛去。各中一目。近視之。鐵錢穿牛皮深入木。露其半。健夫不能拔。卞略搖動。應手而落。喟然曰。老邁之年。兼犯嗜好。無能爲

矣。衆俱咋舌。飲畢。張奉二百金出。堅請勿卻。曰。廖君蒞敝邑。設有不幸。吾獲重咎。不則與廖君二人同受嚴譴。微君。豈有今日。此區區者。曷足言報。廖亦力勸。卞始受。自此與廖跬步不離。直送至平陸。珍重而別。廖率勇役不敢過洪洞。迂道還太原。

石信擲碎石

石信。通州人。初姓李。名四郎。貌魁梧。孔武有力。能舉數百斤物。家赤貧。不能自立。乃鬻身於石氏爲奴。從其姓。改名信。鯁直而勤謹。某年。隨主人入都。中途。忽有盜至。拔刃相向。信叱曰。何物小醜。膽大乃爾。敢在太歲頭上動土耶。語畢。拾道左碎石。望羣盜擲擊。百發百中。盜乃鳥獸散。未幾。主人爲權閹李蓮英所陷。將下獄。信請以身代。遂瘐死獄中。

村店小兒運鉤

文登縣鄧叟。年六十餘。一日。策蹇驢至海陽。小飲於道旁酒家。隔座一小兒。年可十三四。尪羸如病。叟憐之。兒言不食竟日矣。叟推食與之。兒健啖。盡餅三斤。

腹始果。遂相將同行。可十餘里。地僻無人。忽塵起於前。兒曰。止。徐起當塵來處。出懷中紅線可五尺許。上着小鉤。作玉色。兒運鉤如舞空拳。然馬上人已着鉤。立墜其騎。兒出小劍。斷騎士首。如斷韭薤。剖腹。納其首。以刀挖穴。瘞其尸。啓撲。得黃金三百。叟大駭。幾墜驢。兒曰。此某令綱紀也。令坐贓。防掛白簡。以金啗巡撫。吾惡其貪黷而草菅人命。除僕。所以示警。今當與公分此金。不義之財。儘吾輩取之。無害也。鄧遜謝。不敢取。小兒囊金上馬。拱揖。風馳而逝。

拳有大架子小架子二派

光緒朝。馬永貞以大力著名於滬。一日。有賣藝力士。約武伶十餘人。與決鬪。皆辟易而退。馬少時曾爲松江正營教師。時副營中有寶教師。亦以拳法名家。惟軀短。年老。馬藐視之。屢欲與之較藝。一日。謂寶曰。老教師拳力精能。小子願承教。寶曰。我輩均藉此餬口耳。何必較高低。馬自恃力大。再三強之。寶始應曰。如必欲較一日之短長。則請君先動手。否則無以對君之師。馬於是短衣窄袖。連全力於腕。而以拳擊之。寶不改常態。略聳身軀。而馬之拳已從寶之腕下穿過。

擊空而仆。且帽已爲竇摘。而馬猶不知。蓋拳出腕下時所摘也。竇乃笑謂馬曰。君幸遇僕耳。否則摘帽時。以兩指戳君項。君卽殆矣。尙其返而求之於師。馬赧然退。有知其事者。謂馬之拳法爲大架子。竇之拳法爲小架子。家法不同。非馬力之果不及竇也。馬旋遁至滬。卒不改其性。爲馬販子所算。

霍元甲七世善拳

霍元甲。綽號黃面虎。直隸人。以拳鳴於時者。七世矣。兄弟十人。皆善拳。元甲爲巨擘。以是名震南北。光緒朝。美有大力士方僑滬。絕有力。能載重百斤。聞元甲名。請來滬較藝。元甲應之。及至。而某懼。不果較。旋有趙某者。亦申此請。不允。趙以其怯也。作書登報。誚之。元甲乃命其徒賽於味莼園。勝之不數日。趙又邀其友與元甲約賽。乃先令其徒角之。無勝負。然卒爲元甲所辱。元甲乃太息而言曰。余來滬者。與異族較短長耳。不欲自殘同胞也。後此幸勿相擾。

元甲旋創辦精武學堂。嘗曰。欲使強國。非人人尙武不可。久之。而爲日本之擅柔術者某所忌。思有以傾之。乃約十人至滬。欲與元甲角。然皆懼死。要以勿用。

拳。元甲拒之。卒以手決勝負。元甲又使其徒先與賽。日人敗者五。大悲亟推一最有力者與賽。乘間出臂。欲中傷之。元甲徐格以手而臂折矣。

萬春蕖以氣不以力

南昌萬春蕖精技擊。移家安義之西山。所遇南北棒師劍客。皆出己下。性厭城市。不欲與江湖武士競時名也。光緒時。德馨撫江西。幕客何某以標自負。並擅拳勇。徧識城中技師。舉不當意。聞春蕖名。羨且妬之。乃遣使訪之安邑。請入城論技。使者造其廬。白何意。請俱往。春蕖笑曰。春蕖山澤之癯也。不可入撫署。何君欲論技。來山中可乎。使還。述春蕖語。何不悅。顧急欲一見。試其勇。明日呼使者與俱。既至。春蕖延之坐。從容叩所習。何以標示之。曰。請於牆壁畫細圈數十。自上至下。此標不能盡中。某不敢復言技矣。春蕖如其言畫訖。則次第悉中。已乃揖春蕖而言曰。君所善者何器耶。春蕖示以十指。曰。盡在是。無以器爲也。少頃。何請試技。婉謝之。再請。觸則仆矣。何起。數數試之。或墜於近。或墜於遠。或前或後。或左或右。應手輒墜。不能自主。何再拜請曰。某平生未嘗少挫於人。君技

至此神矣哉。願受教。春藻曰。君以力。予以氣。力有盡而氣無窮也。何曰吾師乎。吾師乎。既而曰。君能從某謁府主。不愈於山居乎。春藻曰。君意良厚。予性耽山澗。不欲見貴人矣。

丁潛生潛氣內運

丁潛生廉訪峻有神力。嘗於退食之暇。在密室中。盤膝坐鐵椅。約半小時。舒兩臂。徐徐挈椅起。離地高而歷時久。身不動搖。蓋潛氣內運也。

陳蓉醕能運氣

光緒時。有陳蓉醕。孝廉者。幼嗜學。然多疾。讀書數過。卽喘。友告以習易筋經。疾可已。從之。百日。體頓肥。能運氣矣。一日。方在廳事與客談話。或叩其術。卽駢二指於中設之大圓几。力按之。隨意繞之行。則几亦旋轉自如。少選。令人於廳事之東西兩端。各置一几。相距四五尺。置頭於東几。置足於西几。其中空如橋。招三友。使立於其腹而撼之。蓉醕仍安臥不動也。

李麻子指劈空氣

光緒戊子己丑間。魯人李麻子至常州。售拳技。時於廣場獻藝。免起鵲落。剽疾如風。其手指旋轉伸縮之際。劈劃空氣。嗤然作響。郡有豪家子十餘人。年少好事。聘李爲師。授拳術。李雖恂恂儒雅。而性至暴烈。偶觸其怒。則軒髯怒目。扶之無算。必哀懇求免。乃已。然居常數年。雖日以拳術授弟子。而祕要之處。不輕授也。其弟子某甲者。學技數年。以爲盡得其師之祕。請較技。李笑而應之。旣交手。李若不經意。俟其拳至。輒轉側避之。甲以爲怯。屢攻其隙。且獠進搏之。欲搯其胸。李以二指輕點其腕。腕忽暴痛。手不能舉。亟向李請罪。李笑。以手握其腕。痛良已。李乃呵之曰。孺子恃勇。乃欲仆老夫耶。老夫苟爲汝所仆者。三十年之名譽。掃地盡矣。李卒以夜飲醉歸。爲無賴所扼。醉甚。不能禦。被箠幾斃。臥十日。乃愈。往覓無賴之魁者。毆之。折其一股。無賴將質於官。李亡去。不知所之。

張童子以拳擊井

堠山有張童子者。農人子也。年十三。戶外有井。童子幼無知道。井旁過。必虛擬拳下擊。久之。拳下。井水輒大聲瀆洞。若上騰。然井深及丈。童子短臂下拳。必無

能着水面之理。人皆異之。一日有鬻拳者過。見而大驚曰。此童拳着人體。必無救。索童子父。謂之曰。此匪若家子。宜與予。不且爲若鄉里菑。父懼。許諾。後不知所終。

石勇左右肩承石

石勇。温州人。少失怙恃。雙眸炯炯。雖黑夜。能遠視數十里。力大於牛。食兼人食。家貧。不能得一飽。有戚奇其量。糞斗米。佐以十肴。使啖之。曰。飽乎。勇攢眉良久。曰。否否。主人大窘。以索食廚已空也。

其舅某。墁工也。毘羅寺僧傭之造殿。乃邀勇往作役。役徒叢集。擔者負者。不下數百人。舅誓於衆曰。能運磚石一次重百斤者。每百斤。與錢二十。重倍。與亦倍之。卒役受傭值。仍如例。衆皆踊躍。然他人率爲力所限。無能多負。而勇獨左右肩承。往往數倍於衆。顧必繞行避寺中菜畦。路迂遠。而心嫌之。竟破籬。率衆橫跨畦過。蹂踐菜蔬。菜傭譁阻。勇怒。舉肱一揮。仆者數人。餘或辟易走。赴寺告主僧。主僧者。曾爲右職。亦勇有力者也。出視。見勇東西逐菜傭。衆譟和之。叱曰。汝

曹何敢爾。勇嗔目詬曰：禿方外人，乃與汝爺事耶？疾飛擔幹，擊僧。僧笑避。伺勇益進，駢兩指，扣勇肩。勇痛而顛，衆竄避。勇伏地乞宥。僧曰：豎子有幾斤力，便目無人耶？盍起。隨老僧來，手扶勇臂，痛頓失。隨至寺。僧詢勇何便爲此。勇以貧而謀得一飽餐對。僧曰：余寺廚雖寡藏，當足汝啗。方顧左右，欲有言。勇亟曰：儻得賜食，幸甚。奈不慣蔬食何。僧睨之，笑曰：寺中例不許食肉。此戒勉爲汝破矣。老僧乃不意汝更饑肉，遂命炊飯蒸肉，盛巨盂，佐以雞魚數品。可十人餐。勇狂喜，大啖。頃刻已盡，撫腹拱謝。僧命錮一室。三日無與食飲。至期瞰之，則神色自若。僧曰：孺子可教，誠非碌碌者。

時光緒甲午，中日失和。某大帥備兵閩浙，禦日需人才。僧故大帥僚吏也，作書予勇，辭其舅，賚往見大帥，得官把總，引卒千人，隨副將張必勝守海口礮臺。一夕，夜半，諸將吏枕戈臥方酣，忽礮聲轟然，副將遣人視，奔告石把總，恇擾，擅發礮。副將怒，縛勇欲斬之。申大帥，大帥知有異，傳勇詰責。勇曰：某豈病狂，適因守視時，遠見數里外有敵船向臺駛，某恐其乘不備襲我，往復稟報，輾轉誤機事。

耳。副將在旁斥曰。汝欲誑言欺大帥耶。正駁詰問。俄海諜報至。言敵船二駛口外。爲礮臺擊沈其一。其一創而走。大帥知勇言信。喜釋其縛。謂副將曰。汝徒高官。乃鹵莽不明功罪。若此。是汝才不足以蒞勇也。今奪汝官與勇。而以勇官界汝者。汝心甘乎。副將慚伏不敢言。

韋得道力冠儕輩

海昌陳俠君在嶺南經理武緣鹺務時。有役夫韋得道者。力冠儕輩。廉州鹽。每簍重一百餘斤。東關鹽。每包重一百五十六斤。鹽艘至時。自水次運至鹽倉。路若二里。例以二人舁之。然岸高途窄。舁夫必於中途暫停。以舒力。惟得道能獨挑廉鹽四簍。東鹽二包。縛以長籐。柔木巨槌荷之。徑至倉中。半途不息也。自館運錢下船。健者挑至二十千。止矣。得道挑必四十千。尙言恨無好扁擔。否則五六千。易易也。

二牛鬪於狹路。四角相抵。不可解。人繞道行。得道手各執其一角。左右排之。中間四尺餘。牧人始分驅而去。陳之臥室窗前。有石峯。高可過尋。大可三人抱。欲

徒諸牆角。以廣中庭。使石工視之。曰。非用三十人力。不能動也。更需麻皮作巨纆。繫而昇之。始有濟。得道在傍笑曰。此石易徙。但以酒飲小人。方可獨任。陳喜甚。飲以汾酒。佐以豚肩。得道袒其衣。兩手撼石。岌岌震動。遂曲腰徐步。且推且移。約四丈許。至牆角。安頓之。石工搖首咋舌去。

得道身不逾中人。每飯僅四五椀。飲酒過斤許。輒醉而酣寢。同儕伺其睡。戲以繩繫其手足。比醒而欠伸。則所繫皆斷。一日。方俛首劈柴。有戲披其頸者。舉三指輕彈其額。崩然有聲。其人額間忽腫起如雞卵。血涔涔流。自是人不敢犯。得道性溫和緘默。凡用力之事。輒以身先。同輩咸喜之。莫與忤者。陳嘉其勇而勤。給與工值獨倍。後病傷寒。不汗死。

盧幻山以力還人

盧幻山。宜興人。少習技擊。走江湖。術益精。嘗以事赴鄉。行經田隴。見綠陰中有桔槔。三五少年據其上。皆裸裎。幻山亦就陰小憩。謂少年曰。氣候誠炎熱。然此間近孔道。往來者衆。曷以腰圍布。可蔽其私。少年怒。羣唾之。謂汝但知飽食。不

知盤飧粒粒辛苦。尙敢來此說風涼話耶。幻山不答。少年怒不可遏。一時拳足交加。幻山蹲地勿拒。少年盡力毆之而罷。幻山知不可以理喻。遂拂衣去。少年以爲得計。相與戲謔。復上桔槔。則四肢無力。不能轉其軸。惶急萬狀。踉蹌歸。以告村人。有老者沈思良久曰。此必盧幻山也。急入城。踵門請罪。幻山笑曰。事誠有之。彼各舉力以贈老夫。愧無以報。不圖力已盡。今旣來索。可令彼自來。還之可矣。老者拏舟載少年至。幻山謂少年曰。必欲還爾力者。其速來毆。乃蹲地以待。少年相顧失色。謂胡敢蹈覆轍。且力竭。幾不能握其拳。幻山促再四。少年踉而前。以掌摩挲其股。幻山曰。勿怖。老夫寧肯作誑語。前日費幾許力。今日亦如之。而後力可復。少年強應。然心殊愧懼。姑輕擊之。覺有氣自指甲透入。須臾。周全身。筋骨舒展。精神亦奮。幻山躍起曰。旣吝此區區力。則前日之奮勇。胡爲者。老夫言尙憶之否。少年唯唯受命。泥首者三。幻山命之起。

劉勝能飯而多力

武當山某寺僧悟心。方丈也。少習拳於少林。年六十餘。而精悍不減少壯。寺僧

皆能拳。承其教也。山下農家子劉勝。有力。善飯。無以爲生。叩寺門。行乞。衆僧毆之。劉若不覺。駭而告悟心。悟心問劉曰。爾何求。曰。欲飯耳。爾何能。曰。能造飯耳。爾力幾何。曰。不知。能食飯幾何。曰。亦不知。悟心笑之。命食之以飯。將盡。二斗米矣。飯後。引至隙地。有巨石二。重各八百斤。劉以手左右挾之而舞。殊從容也。乃授以拳法。而蠢甚。茫然莫解。因置之香積廚。衆貌視之。一日。來掛單僧。衣履極敝。而神氣奕奕。衆僧加以白眼。劉常私食之。悟心方教其徒以武藝。掛單僧視之。默不一語。或謂掛單僧曰。爾能乎。曰。不能。習罷。歸食堂。掛單僧獨立。衆莫之顧。劉招其食。掛單僧謂劉曰。爾何不學拳。劉曰。不知也。掛單僧曰。我教爾。於是教以手勢。夜半。掛單僧引劉對坐。久之。劉忽悟曰。我知之矣。乃盡教以奇正虛實之道。進退起伏之節。戒之曰。爾由此熟練。無敵於天下。爾善用之。我去矣。遂一躍而逝。自是。劉輒於夜靜私習之。

越二年。悟心集衆僧。語之曰。吾將往天台。有武藝超羣者。當授以方丈之位。最後。得一僧。名超凡。將以方丈授之。劉上前曰。稍遲。我尙未試也。衆譁笑之。劉曰。

爾輩之拳。不過外家之粗淺者耳。因解衣跳躍。悟心驚曰。爾何能此。此等拳法。我尙不如也。劉乃自道掛單僧所傳授。遂爲某寺方丈。改名天禪。於是武當之拳法。得與少林齊名。

跛僧取棍如拾芥

馮某性曠達。好作汗漫遊。某年夏。避暑杭州。遊某寺。見一僧。跛一足。而行步仍自若。奇之。叩而問曰。大僧足雖跛而精神矍鑠。何術以得此耶。僧笑曰。余徽人也。祖業獵。入山求鹿兔以爲生。余生有武力。父兄愛余。授以拳棒。幼時遂通武術。憶十歲時。共諸兄戲。諸兄各持木槌擬余。余取柴一束。上下左右舞。諸兄十餘輩。不能近也。及諸兄襲父業。而近山之獸盡矣。乃裹糗糧。挾弓彈。覓獸於百里之外。余以年弱。留家中。數日。諸兄歸。所得獸。倍於曩昔。皆甚喜。由此諸兄時獵於遠處。出則數日方歸。

某歲春。諸兄盡往獵。家中僅余一人。而五日後。諸兄皆不歸。心滋惑。往跡之。及中途。見一人臥地呻吟。視之。兄也。兄曰。余等獵五日。大獲。方欲歸。遇羣虎。與鬪。

而數日獵已疲極。不能復鬪。皆被害。我亦受傷。余乃負之村。爲之調治。傷重。不得愈。三日而死。余痛甚。念一家盡喪於虎。誓必盡殺之。遂葬兄而歸。悉售所有。以爲資。挾械入山。尋兄骨。不可得矣。愈恨。窮搜山谷。得虎。輒斃之。更往他山。亦如之。數年。斃虎數十矣。旋入某山。遇一虎。負矢而奔。卽持鐵棍擊之。斃焉。方欲負以去。見一少年挾隻弓。呵曰。莽男子何得奪我虎。余與之爭。不相讓。遂互鬪。余持棍左右揮。迄不得中。少年惟以弓拒之。逾時。余憊。少年伺余隙。以弓擊余腿。遂倒地。少年去。余足折矣。不能起。臥地一日。有一長老過。憐余。攜至此。削髮皈依。今年五十矣。幸尙強健。然不敢自誇武力。室有棍一。馮等四五人持之。不能舉。僧取之如拾芥。卽當年斃虎之武器也。

小沙彌撮石桃

杭州虎跑之勝。同於理安寺。山路愈入愈幽。竹柏交光。小徑純綠。所謂紫李黃瓜者。雖不多見。然烏紗白袷。道衣固已涼也。祖塔院有二泉。範之以石。厥狀如井。水色清深。東坡七律尙鐫之壁間。西嚮。則宋僧濟顛師塔在焉。坊表尙存。然

師塔窪下。塔上有積水。草木陰穢。似久弗治。院中列石桃五。重可五六斤。其最巨者。殆二十餘斤。頂尖而滑。若常經撮取者。尖上尙帶汗漬。光緒時。閩人林紆之弟子陳某。恆自負多力。則力撮其小者。久撮莫起。寺僧微哂。林前請曰。石桃滑如是。非日撮之者。不得是形。大師設此。必精少林之學。幸試撮之。以廣眼福。僧遜謝不可。林再三請。乃出一小沙彌。令撮其小者。則從容如掇饅頭。其力之大可想。沙彌指堅硬如鐵。意此二十餘斤之石桃。必此僧撮之。第對客不欲自炫其技耳。

載漪一手舉百斤

載漪。龔鄙甚。本册立爲瑞親王。受命後。讀瑞爲端。孝欽后聞之。卽仍其誤。迺易瑞爲端。嗜拳藝。孔武有力。能一手舉百餘斤物。凡花拳繡腿一流人物。悉以重金延致。間有萑苻餘孽。懼撻文網。而出其門下。以爲護身符者。有一僧。得少林派真傳。亡命江湖間十餘年矣。後亦依附之。頗蒙倚任。光緒庚子。拳匪之變。死於火。

曹大舉千斤

曹大。常州人。鬻南貨爲業。家可中資。好拳勇。兩手能舉千斤。有游僧過。聞其名。詣曹。購胡桃。以二指捏碎。皆云不佳。曹乃出胡桃斗餘。略拂以手。皆碎。僧頷之而去。

常城每九月。商人咸詣靈官廟報賽。演劇無虛日。曹往觀。立臺前。千人推挽。屹然不動。歲以爲常。一日。有矮人。長不過三尺。微鬚窄面。逕立曹前。以背貼曹腹。曹推之。不覺。又力推之。仍不動。其人回首顧曹曰。何爲。駢二指捺曹脅。從人叢中去。曹急以手按脅。面色如紙。口不能言。隣人見。立扶歸。嘔血數升而死。死後左肋青黑。按之。骨條條斷。而矮人不知所往。

章中臂負三百斤

章中。字受庸。幼負奇稟。體魁偉。初讀書。鄙舉子業。塾師強之。憤而走。因學將略。年十七。卽善騎射。兩臂能負重三百斤。鄉人咸以章大力呼之。爲人精細果勁。結束支架。無不驍駿。年十九。補武生。越五載。舉於鄉。尤善控悍馬。嘗騎入市。忽

奔逸。人仆。攬韁逸過。力稍猛。顛旋從尻尾躍而登。時馬騁颯迅。卒坐是傷臂。屢延醫治療。創口不合。逾歲卒。

馬如飛鉤右手食指

馬如飛。北人。以力稱於時。某歲游上海。西人聞其勇。與較。輒敗。英人乃請於馬。欲選香港捕房之最有力者。至滬相角。以決勝負。馬允之。惟曰。中西異術。防衛滋難。姑各以右手食指相鉤。被鉤直者爲負。方鉤時。英人大號。遂止。越數年。馬爲衆圍。夫圍擊而斃。蓋嘗爲所困。以洩忿也。

楊某兩指攝鐵槓

楊某。善釣。精拳術。駢五指能切磚石。或詢所自學。曰。吾父官都司。嘗過蘇州靈巖山。與化雲道人較藝。結爲異姓兄弟。從之學。期年。父以捕梟中彈死。予遂專心從道人。道人授徒有律。晨授解法。過午。令汲水。庭列巨缸四十。同學者三。山無泉。井居山跌。上下無堦砌。初行。苦之。久亦不覺其憊。并有石蓋。重莫測。但記初學時。四人掀之不起。師助。始動。水既汲。又蓋之。缸受水幾十擔。師曰。道人烹

茗。甌水足矣。何須缸。悉潑之。盡四人力。缸始側。水汨汨如瀑布。如是以爲常。五六年後。則自能掀蓋如摘帽。潑水如覆杯。上下如履坦。師又削園後鐵竹爲竿。令釣於山下溪。鐵竹色黑質堅。以供釣著名。遠近求者衆。每空林焉。釣三月。師鑽竹節。注入鐵沙。竿漸重。得魚不易。隆冬碎冰而釣。不以爲苦。五年餘。鐵屑滿竿。重莫埒。乃易鐵竿。亦縷節紋。以掩人目。二指挾竿端。上下如意。釣得。互衡以輕重爲殿最。或終日不得魚。則罰以杯酒。居山十五年。道人死。徒四散。乃始作漫遊。

太湖劇盜大毛子以勇雄。訪楊於野。拳楊顛。楊獠避。手輕拍盜股。盜蹶。醫三月始愈。然猶蹙。某校鐵槓重百斤。楊以兩指攝一端。槓平。面色自若。

臂香

蘇俗賽神。輿神而遊於市。俗謂之出會前導有臂香者。袒裼張兩臂。以銅絲穿臂肉。僅彙黍。懸銅錫香鑪。蕪梅檀其中。或懸鉅銅鉞。皆重數十斤。數十人振臂而行。歷遠而弗墜。此蓋梁僧智泉鐵鉤挂體然千燈之遺法也。

某少年撼樹而斷

光緒朝。龔某自岳州東下。過洞庭。遇風。泊小港。時港中避風之舟以十數。岸上有茅屋數間。酒肆也。乃登岸沽飲。時肆中已有三客在。一年可三十許。一二十以來。一可十七八。主人鞠臆奉觴。屏息旁立。若侍貴客。最少者獨南面坐。二客東西坐。執禮殊下。龔顧而異之。見三客飲啖甚豪。酒兩甕。肉數斤。皆盡之。復索供饌。主人亦不敢辭。直出豕於牢。立宰以奉。時竈旁薪盡。主人揮斧伐門外巨柳。將析之。南面客忽起。顧二人曰。主人勞甚。我爲彼了之。可乎。皆曰。善。客卽趨出。手握樹。左右撼之。礪然有聲。數圍之大樹。中斷如劈。客更擊之。踐之。應手碎裂。如鎚斧所擊。木屑紛紛遍地。主人徐拾以焚之。自晨至日昃。客不停箸。不歇杯。盡酒五甕。豕全體。乃罷。

客瀕行。召主人。絮絮語良久。手布包授主人。主人不受。客遽作色。受之。乃去。龔初以船上客也。驚其大力。乃蹤之。立岸畔。窺各船。皆無是人。乃歸問主人。時日暮。風不止。龔度舟不可行。卽假宿主人家。以向客問。主人曰。噫。此吾早歲一舊

事也。今十年矣。不圖於此相遇。更不圖君窺見之也。龔請其說。主人曰。余二十歲時。亦一武士也。善用鐵槍。嘗獵獸山中。遇人熊三。挺槍力鬪。悉刺殺之。由是以武聞於時。東南武師有名者。來角技。余數勝之。以是自滿。授徒幾千人。所過常恃武力。輒騷動鄉里。凌慢主客。久之。聞甘肅有某技師者。爲當世技擊大家。立意訪之。自漢口出襄鄧。行數千里。至偃師。宿逆旅。對房有客。一白皙少年。卽今日之東向坐者是也。時余旣挾鐵槍。少年則目余微哂。及晨。殮將發。少年又直據上坐。不辭。余益忿之。早發。卽策騎。尾以行。少年回顧問余。君好武技否。余曰。然。少年請一試。余出鐵槍。少年曰。此無用物耳。取槍糾之。開合提擊數次。團團如玉輪吐彩。須臾。嗥剝有聲。而槍折矣。余大驚服。少年出鐵胎彈弓曰。吾習此。試之何如。余力拽之。弓開不及半。時羣鳥噪而過。少年發五彈。五中。鳥墜地。須臾。復翔去。視地上五羽在焉。蓋不欲傷之也。余心慄。欲挽轡就歧路。少年忽挽余臂。問余來意。余不及答。少年則拽余墜馬。叱曰。若非某某耶。平日作奸犯科。余知之已久。今日乃敢捋虎鬚。自尋死路。今姑赦汝。歸去。其改之。如不然。他

日決不相容也。時余懷中有金百七十兩餘。少年盡取之。乃見釋。自是余不敢更西。乃歸隱於此。豈意少年忽見臨。飲畢。卽以前金見還。余不敢受。彼力擲之。始去。去時猶顧余曰。汝能悔改。甚善。甚善。不然。死矣。余心爲慄然。目送其出門。瞬卽失之。不知何往。龔俯視主人所用析薪之斧。亦巨大非常。問之。云重四十斤。

丁仲芳以指彈鉢

長安丁氏。望族也。有子曰仲芳。甚慧。嗜技擊。日與江湖術士遊。後得異師。潛心從之學。不數年。技成。能赤手搏人於鋒鏑之下。一日在某肆。有丐僧托石鉢來。鉢重可百斤。入門。以鉢置櫃。肆中人以一錢投之。僧微哂曰。貧衲非爲一錢來。畀我二百。則當去。否則不足遣我。肆中人雖怒而不敢言也。丁徐起。以指彈鉢。鉢墮地。碎焉。僧揚目視丁曰。公子解武事耶。其能與貧衲角。公子而勝。則埋首山林。終當不出。不然。則鉢爲貧衲傳世寶。萬金不可易。當請公子償之。丁怒。與之較。僧三起三仆。人盡笑之。而僧殊不慚。合掌對丁曰。勇哉公子。貧衲拜下風。

矣。遂去。丁意頗自得。隔月餘。丁忽病肺。嗽甚。遷某寺養疴。寺僧年九十餘。而神采飄然。好清潔。丁偶與談。唾地。僧睨之良久。丁愧謝。僧曰。非謂污我地也。視公子所唾。似有傷。公子得毋與人鬪勇乎。此內傷。將不救矣。丁懼。具以告。僧曰。公子千金之軀。何乃與丐僧鬪。敗則可憂。勝亦何喜。遂裹藥投之。數劑而愈。自是丁絕口不言武事。從師讀書。卒成名儒。

王遂拳鐵塊陷土

山東王遂者。客京師。傭爲人僕。力能擊大柵欄。關帝廟前石獅。躍垣高丈許。土人相傳石獅重五六百斤。無不伏遂之神勇。

遂少時。爲盜燕趙。繫鈴於矢。去其鏃。發矢躍馬郊外。同行道者車載貨過。嚮空發。作鏘鳴聲。意止車毋行也。道行者遇之。無不傾橐獻其貲。後以事與同輩齟齬。棄去不爲。投京師萬盛鏢局。其主人年六十餘矣。見遂。請藝。遂曰。若何而可。引視後院。有鐵塊一。縱橫廣三尺。高如之。主人曰。拳之。拳之。鐵下陷土者寸許。頗自矜負。主人乃頷首曰。可。意似不甚隆異也。遂心慍。還請主人試之。鐵沒地。視

遂三倍之。又有奇。遂不覺氣折。主人語之曰。若新來。無任大事。茲有某宦者裝貲八千金歸濟南。若其不嫌小試乎。遂諾。主人乃酌酒餞別。與小旗曰。以此樹車上。行無虞也。遂行。自思己亦曾爲響馬。響馬不必皆材武。大率虛聲相響。駭以威客。傾其貲耳。今當覘之以盡其技也。懷小旗。不樹。危坐車轅。中途響馬十餘騎。颺馳自後來。發響箭如例。遂佯爲不知。車依舊行。覘所爲。響馬莫測。不敢逼。抽矢傳鏃。彀弓射遂。遂聞矢來。鏘鳴有聲。以爲仍響箭也。無鏃。不之備。猝爲所中。創肩痛莫任。急探懷。出小旗揚之。響馬見。下騎曰。誤矣。何不樹幟也。乃爲傳藥裹創。護送至濟南。歸見主人。主人慰問創癒未。乃大慚。不敢出聲。主人則語之曰。吾輩走鏢無僨事。豈誠勇絕人人哉。所恃者。平昔與若輩有交誼耳。惟遇頑梗。無可與語交者。不可不一儆之。以震其餘。是則匪材且武者莫任也。然若輩之材且武者。誠亦何限。何可徒恃其勇。若休矣。卻去不復用。

孫貢玉碎錢箸

孫貢玉。以勇聞。習拳於少林寺。得內家法。藝旣成。由寺後夾弄出。時日已暮。望

前村有燈火光。一老者偃僕逐之曰。汝非某僧高弟乎。此徑無足音久矣。曰然。老者曰。盍休此。我與汝師厚。明日汝師當顧我。旦僧果自外來。相見色喜。老者令幼子與孫角藝。僧高坐作壁上觀。搏方酣。僧遽呼曰。止。止。爲汝易帽。孫自顧帽已失。乃悟。請留。復三載。精其技。

孫歸後。爲鏢師。商賈聘護囊篋。里有不逞子。入北省爲魁。素驍勇。號大刀柳。然知孫善。彈擊。戒其黨勿犯。以故。望幟卽馳去。孫性和易。雖婦孺皆與狎。有固請觀技者。削箸作束。抵其項。以手擊箸。箸折而項不傷。又指按銅錢數十枚。立碎。有巨盜伺孫久。夜登樓捫之。加利刃。孫捷於飛。揉己自後。按其腕。盜投地痛甚。子覺。堅請習技。不許。曰。生平見壯士多橫死。汝足病廢。天之愛汝者厚矣。我何忍以此技禍汝也。晚年杜門韜晦。得以壽終。

呼延通斷鐵尺

海陵無賴子朱五。能以頭擊人。當者皆披靡。人以其好抵觸而多力。以獨角獸稱之。獨角獸率其徒。日橫行閭里間。人莫敢誰何也。已而新任州牧至。其人平

時以酷吏稱。嘗辦省城巡防。得大盜巨猾。輒以巨棒抵其腹。一擊斃之。一年中屠人以數百計。及抵任。第一日。卽有人呈訴。朱五覘之。知爲己也。懼而逃。有友在山東。亦縣胥也。將往依之。冬大雪。襪被冒寒。出門。伏鞍急馳。夜行百數十里。天明出境。約計去安豐鎮不遠。忽聞有呻吟聲。急察之。有少婦仆雪中。下騎扶持。婦言身爲鎮市某商妻。昨在舅家。聞夫病。乘驢急歸。雪深冰滑。驢仆人墜。婦孕已三四月。因腹痛不能起。驢則逸去。朱哀之。因解裝中被。令婦伏其上。裹而提之。疊騎急馳。須臾至鎮。婦之夫糧食雜貨鋪主人也。見朱甚感。詢所來。朱以實告。其人留朱宿店中。月餘乃去。至山東住數年。州牧解任。始歸。

朱旣歸。其舊日之徒黨復來會。乃恣橫如故。一日又鬪於市。市人見之。大懼。不敢問。有鈴醫蓋新至者。年可五十餘。鬚髮蒼白矣。適入市。卽力爲排解。朱怒叱曰。老不死。乃不識我獨角獸耶。醫笑曰。不識。朱躍而觸醫。且語且左右避。搏之。終不中。憤愈甚。俄而步稍蹈空。市有新屠之豬。懸架上。朱首直撞入豬中。一市大笑。鈴醫徐徐去。朱慚甚。使其徒偵之。鈴醫寄跡城隍廟。及夜。朱短衣懷鐵尺。

而往。鈴醫宿廟東廊。跌坐不動。朱捫鐵尺。欲擊之。心怯。不敢下。醫忽開目。曰。獨角獸來耶。朱度不可中止。卽揮鐵尺一擊。醫接以手。折爲數段。擲足下。哂曰。此芒草莖。不足搔癢。乃以戲老人耶。朱驚欲退。醫握其領。如挈匹雛。曰。君旣來。何必忽忽。朱不能動。因聽之。醫曰。君莫誤會。我此來。特訪君也。我女曩倒風雪中。非君。我女死矣。曩聞我女言。數年來感激不忘。何圖今日市中。幸得相遇。然君勇力。講武不足。賈禍有餘。前此倖脫酷吏之手。何尙不知悔耶。因拍其項曰。此太強矣。應手如冷水淋背。體爲之麻。醫出藥粉一瓶。曰。此良藥。費數年精力。配合成者。君以此治瘍疽。但用尋常膏藥。彈此一黍許於上。其靈效無比。君得一生喫着不盡。無須更爲荒唐事矣。朱謝而受之。天明。醫負行囊自去。問所之。則曰。海角天涯。行蹤無定。朱送出北門。醫步履如飛。頃刻已遠。乃惘然歸。朱自是患頸僵。一轉側輒痛。無復早年勇氣。安居於家。賣藥果有奇效。其折斷之鐵尺。則留以爲紀念。人詢往事。並良藥之由。皆歷歷不諱。醫姓呼延。名通。曹人也。

某教師以拳勇馳譽衡湘間。一女微者而後嫁焉。父沒。遂以前約榜於門。遠近至者不下數百人。皆非女敵。惟一少林僧技出衆上。女以其僧也。惡之。翌日復交手。飛脚點其胸。履頭故著鐵。僧幾斃。去而恚曰。三年後當相報也。後一江西武舉。亦以技投。技不如僧。然武舉爲美少年。女心屬之。退避三舍。遂委禽焉。

居三年。女常戚戚。謂其夫曰。曩以炫技之故。結怨一少林僧。彼云三年後當至。今其時矣。宜謹備之。未幾而僧至。女命夫出見。而已爲僕婦裝。胸前懸一大鏡。重衣襲之。捧茶出。僧熟視之。默然無語。女退。以膀靠柱。柱離礎尺許。以手正之。復如故。僧起立曰。技至此乎。吾不敢較矣。隨以手抵其胸。女色變。少卻曰。三年所學。亦祇平平。僧竦然退。女急解衣。鏡已碎矣。著指處如椎鑿然。

旗兵打滑撻

禁中冬月打滑撻。先汲水澆地使冰。遂成冰山。高三四丈。瑩滑無比。乃使勇健兵士。著帶毛豬皮履。其滑更甚。自其顛挺立而下。以到地不仆者爲勝。

汴魯兒童習走

汴魯兒童類習飛簷走壁之技。童而習之。謂之上學。其時期。大抵爲七歲。習之之法。縛鉛於足。重者可三斤。乃掘地爲深寸許之坑。一躍而過。遞深至三尺。又習槍箭。則先畫圈於壁。以鍊眼光。期於百發百中而止。

盧滋以手足貼壁行

臨清州民俗強悍。多盜。光緒初。其魁盧滋就降於州牧。黨衆亦皆懾伏。盧遂爲魯撫福潤所知。一日。傳見。令試技。撫署牆至峻。盧乃以手足貼壁。橫行丈許。往還者數次。旋蹲牆隅。聳身登屋頂。倒一足。鉤於簷。逡巡沿壁下。福擊節稱善。厚賜遣歸。

江僮負石疾趨

少林拳法有鍊工術。運氣於筋肉。則脈絡突起。筋如堅索。肉如鞞革。刀擊之。不能傷也。黃用行爲淮上豪客。行俠鄉里。家蓄一僮。江姓。佚其名。礪人。年三十餘。膂力異常。負巨石。疾趨數百武如飛。重輓以二牛。始能行。江袒腹

默坐車側。徐徐呼吸。俄作欠伸狀。凡五六次。運其臂。格格有聲。鼓其腹。膨然隆起。歷半小時。乃起立。取一利刃。長三尺。刃尖鋒銳。光芒逼目。持其柄支車端。以腹部承刃尖。徐以身向前傾。背其手。奮力推之。輪轉可七八周。始釋刃而罷。腹部尙凸起。無傷痕。

陳叟挾雙刀而走

京師有巨屋。在化石橋左。劉四嘗僦居之。蓄妻妾僕媪。殊夥。赫然大家也。劉軀小面白。藹然如儒者。而性慷慨好周急。鄰人頌之。歲嘗以秋至京東催租。謂有田數十頃。返以翌年春。則巨車運物至矣。如是者兩年有奇。

劉時就門前餛飩擔。購餛飩啖之。鬻者爲陳叟久之。與劉習。一日笑而語之曰。予蘄州陳某也。有父且有祖。祖年九十四。予有三子五孫二孫女。此十餘口者。今悉在囹圄。皆以君耳。君果垂憫我全家者。盍從我行。以紓我難乎。劉徐答曰。子識我。無誤歟。陳曰。無誤。劉曰。無多言。可偕行耳。乃陡自坡下躍上城。行如飛。陳自折其擔。出二刀。挾於脅際。亦一躍從之。瞬息杳矣。

朱文英掩腸捷走

朱文英與俞菊笙同時爲京師武旦。交莫逆。藝亦相埒。俞以武旦不足出人頭地。改武生。朱實左右之。朱善走。嘗以一日而走二百餘里。俞旣以武生噪一時。同業嫉之甚。一日演劇慶樂園。將束裝。突有人自外入。向俞疾馳。朱亟攔而詰之。其人不及刺俞。則逕投刃而竄。刃入朱腹左。急拔之。腸隨出。然尙能捷走如平時也。遂左手掩腸。右手持刃。追及屋頂。掖之而下。始覺痛延。傷科治之。經月愈。復能舞躍如平時矣。

驛卒展足捷走

臺灣之驛卒曰麻達。走遞公文時。輒插雉尾於首。手背繫薩鼓。鼓以鐵爲之。狀如捲荷。長三寸許。展足捷走。足掌去地尺餘。撲及其臀。沙起風飛。手鐺與薩鼓相擊。其聲丁當。瞬息數十里。

苗人善履巉石荆棘

苗人椎髻跣足。男子生甫行。燒鐵石烙足。塗以桐膏。頻歲如是。足漸厚。成重繭。

女亦如之。履巉石荆棘。如履平地。故五寨司狗扒巖諸峯。石壁嶒嶸。仄徑爲人所罕至者。縱身上。若飛。須臾。躡其巔。

浮水僧履水如履地

僧。山東人。不知其何時入閩。閩里社演劇。人集道瓦。僧不得過。繞而向小湫。僧躡足履水如平地。鄉人有李諾者。目送之。則大駭。揭水而追。至一破寺前。僧回顧。駭問何來。李膜拜於地。曰。弟子嗜拳技。久不得良師。適見師履水如履地。度非少林宗派。不復有此。僧歎曰。吾言技耶。且卽荒菴。告居士以衲之身世。因肅客入。瓶花茗椀。位置精潔。僧曰。吾兄力能禦奔馬。飛行絕跡。衲其釋弟耳。藝皆受之吾兄。實不見諱。吾兄。劇盜耳。一日。憑山覘行客。見平原有少年驅馬三十匹。衲將下要之。兄曰。此少年獨行無侶。乃能驅馬三十匹。非常人也。非汝所制。兄瞥然如鸚。飛墜少年馬前。塵土飛處。衲見紅光一片。吾兄之軀中裂矣。遂瞑然若死。不敢下。少年去。始瘞尸於山次。削髮雲遊。今居士就吾叩所學。卽藝儕吾兄。又胡爲者。矧乃不可卽及。諾廢然。謝僧歸。遲日。更叩其肩。虛無人矣。

鄭大腹水面作蜻蜓點

常熟西鄉有鄭姓者。失其名。殊健飯。食兼人。猶不能果腹。每日撫其腹曰。如此大腹何。人因以大腹名之。多力。善技擊。得少林宗派。能於水面作蜻蜓點。一躍數十丈。視城垣如門闕。時江湖多盜。行旅皆以壯士爲衛。有漢口富商。以巨甕納白金萬餘兩。載舟南下。鄭與偕行。行揚子江。日向夕。風利不泊。旋覺有異。泊焉。檢甕則已失。遙望煙波中。隱約有人影奔竄。鄭躍水迅追。稍近。微辨其爲僧。手提兩甕。踏波如飛。鄭點水尾之。僧登岸。鄭亦登岸。行里許。有蘭若。四周石壁頗峻。僧聳身入。鄭隨之。僧至佛殿。置甕廊下。顧鄭笑曰。勞汝追隨。且止宿。鄭頷之。乃設酒食。恣飲啖。既畢。以燈導入禪房。房小而潔。中橫石榻。左右列几。榻有衾褥。無帷帳。仰瞻屋梁。鋪板作閣。板多隙。僧掛燈於壁。拱手請高枕。遂出戶。反扃其門去。鄭疑。不敢臥。假寐几側。夜將半。聞板閣有聲。簌簌如密雨。從隙中落榻上。鄭懼。不敢一探首。逾時始寂。天明視之。則短矢蝟集。長三寸。聚刃盈榻下。鄭知僧所爲。乃蟠坐矢端。而矢不一折。及僧啓扃入。

笑謂鄭曰。夜間相戲。汝乃爾爾。不免大才小用。鄭曰。我坐蒲團耳。僧點首。挽鄭出。盥櫛訖。進以麥餅。鄭請還甕。僧曰。必一角勝負。勝則許。負則否。鄭曰。如何。僧指石壁曰。遞相袒腹。背倚此壁。各擊腹三拳。無傷者勝。鄭問孰先。僧曰。子客也。主不先客。請子先擊。言畢。慨然袒腹倚壁。曰來。鄭自恃其力。奮拳擊僧腹。如擊巨石。寂不動。鄭駭極。拳再下。腹堅如前。僧但微笑。而鄭力疲矣。及三擊。僧鼓腹鄭前。示無傷意。然後請還擊。鄭頗窘。然不能辭。乃逡巡效僧所爲。僧從容進。左手揭衣袖。右手挺拳入。鄭急以背緣壁上躍。避僧拳。此名壁虎游。蓋少林祕傳也。僧出不意。收拳不及。入於壁。沒腕。鄭驟落。力挫僧臂。臂若如藕折。僧曰。好。子可取甕去。異日再相見也。鄭亟提兩甕返。

鄭自此隱姓名。徙居遠鄉。無子。惟一女。亦以力稱。得父傳。家甚貧。鄭每食不獲飽。女嫁武弁某。常饋米肉。頗不乏。勤於省父。旬日一歸寧。歸必致父於醉飽。常備於人以療飢。一日。女歸省。突有人排門入。視之。僧也。鄭不及避。僧已至前。揖鄭而言曰。訪君久矣。今始得晤。別來當無恙。鄭知其意。乘未備。起右腳蹴僧腎。

僧讓步。驟以左手接。變色責曰。君殊孟浪。故人遠來。不敝寒暄。而遽用武。豈我臂未痊。不能擒君足耶。君斷我臂。我斷君足。不亦可乎。鄭以足在僧手。窘甚。女從旁呼曰。父親何不作雙飛蝶。鄭頓悟。左足又起。僧傷頤而仆。鄭與女共殺之。瘞於後圃。所謂雙飛蝶者。乃兩足並起之名。凡少林派。雖一足爲人所執。一足猶能平地疾起。力蹴敵人之頤。此固鄭所素習。倉卒間忘之。微女之呼。幾喪僧手。由是愈不輕出。

茶商墮橋聳身起

福州南臺有大橋。往來者日數千人。一年有操北音者至。坐橋頂。張字於旁曰。過者納錢一文。有能與予角鬪者。免。勝予者。取錢以行。期以一句。凡數日。投錢數萬矣。間有角者。皆未能勝。茶商粵人某。旅其地。翩翩儒雅。未嘗以技擊鳴。偶經是處。北人索錢。甲探囊。適空。曰。予忘攜錢。返取與子。何如。北人曰。至此。未可空去。請一角。不然。則納衣爲質。以錢來。乃取衣行。某曰。世焉有橫暴如此者。吾本無縛雞力。雖然。旣如此相迫。吾亦當一領教。佇立待之。北人揮拳進。僅一交。

手。北人曰。此少林正宗也。鬪有頃。北人騰一足起。中某。某伴墮橋下。橋去水丈餘。某墮橋下。離水面尺許。聳身起。立橋上。面不改色。方某墮時。北人以爲勝。有矜色。至是。色頓變。某隨曰。子技尙未也。世間異人多。速改爾業。不然。吾見子之必敗也。北人乃棄錢遁。

王趨蹴杉人於尋丈外

福州有菜傭王趨者。年七十許矣。長日寡言笑。偃而長髯。負殊勇。精內家拳。然頗自斂。不欲以技自炫也。一日。行於道。有負巨杉者。躡趨後。以杉末抵趨。趨卻立。則又抵之。趨曰。汝將何爲。杉人曰。我生平咸如是。汝如何者。趨曰。奴子敢爾。杉人下其杉。撲趨。趨驟起一足。蹴杉人於尋丈之外。杉人起。跪謝曰。十年步先生後。今日乃得此法。此少林的髓也。拜已。負杉去。趨惘然如有失。

番人鬪走

臺灣番人自幼習走。輒以輕捷較勝負。練習既久。及長。一日能馳三百餘里。雖快馬不能及。臂帶釧。手執銅瓦。走則以瓦扣釧。聲如鳴鐘。一步一擊。不疾不徐。

輒聲聞數里。

蒙人貫跤馳馬

新疆蒙人嘗於每歲四月祀鄂博。祀畢。年壯子弟。相與貫跤馳馬。以角勝負。貫跤者。分東西列。二人躍出場。抗空拳相持搏。格手膠足。牛堂虎路。勝者扶負人起。以鬘相撫掩。官長高座監鬪。連勝十人者爲上。以次至五等。其賞皆有差。馳馬者。羣年少子。各選善走名馬。集於預定之處。近則三四十里。遠或百餘里。待命鬪勝負。整檝飾。齊月題。治鞍箠。恐其蹶於蹶也。爲之刻其甲。防其愾於力也。爲之剔其毛。慮其篤於行也。爲之餓其腹。緩之驟之。控之縱之。聞角聲起。爭叱馬鞭其後。疾馳趨鄂博。先至者。謂之奪彩。其賞亦列五等。各得銀布有差。勝者固有贈彩。惟必須將負者按捺於地。其負者不能掙持。再起。乃分勝負。蒙人不論男女老幼。未有不能騎馬者。其男女孩童。自五六歲。卽能騎馬馳驅於野。故雖悍劣已極之馬。一經蒙人控馭。輒能馴良。遇有異聞。則駿馬四馳。傳佈曠野。亦至速也。

蒙人鬪牛駝

蒙人有鬪牛鬪駝之戲。然不以馳驅爲優劣。而以踢咬別勝負。勝者有贈彩。其鬪時。只以童牛兩頭相鬪。或雄駝兩者相鬪。非以多數混鬪也。

藏人跑人跑馬

西藏有跑馬跑人之舉。多在夏季。凌晨。御彌勒佛像以出巡。護法隨以旛旗。雜扮各色奇鬼者數十人。各官均在門樓俯閱。導一象。至大昭樓前。朝賀。引鼻三舞。郭家哇赤身短中衣。以吹獻布庫之戲。卽相撲也。有大石一塊。重可六七十斤。圓滑如卵。能舉起者。賞哈達。跑馬。自磨盤山西縱轡飛馳。至工布塘止。約二十餘里。是日。獻技者著鮮衣。佩劍。肩拖叉子槍。駕快馬。由馬道飛馳。或馬上射箭。或馬上放槍。道左置的。射箭放槍之中的者。衆皆齊聲喝彩。或於飛馳時。由馬上倒身拾地上物。有好事者往往雜置煙草紙銀元銅元等於馬道之旁。藏民飛馳時。倒身俯拾。從無一墮馬者。跑至工布塘。按先後。給以木籤。執回昭前受賞。達賴又遣官分賞綢緞哈達。其跑第一者。馬卽送獻布達拉山上。達賴給

銀五十兩。六七歲小兒或十餘歲能服此役。卽免其家一年差徭。亦尙武之俗也。跑人亦如跑馬。遠近大小不一。賞亦如之。捷足者先得也。

青海頭目跑馬

青海產良馬。頭人所乘。尤極上選。最良者之速率。日可行千里。性質幹仗。毛色筋力足程數者。無一不全。珍愛倍至。千金不易。富者鞍韉鞭鐙。以赤金縷之。次則以銀。

會盟典禮。蒙番原名跑馬大會。藉此習練馬足。儘馬力之所及。兼程而至。事後。又會集於海岸。擇曠野。縱轡絕馳。以角勝負。惟不賭彩。勝者衆以紅布覆馬首爲別。

萬軍四習落地生根法

有陳四者。其父叔皆精技擊。遂稍習拳勇。父死。叔常凌之。一日。語母曰。兒以藝未精。爲叔所欺。願訪名師。學萬人敵。母許之。四乃改姓名爲萬軍四。取百萬軍中之義也。遊學數月。至桂林。聞某鄉酒米店。有蒸酒匠高某者。精拳藝。爲少林

宗派。亟往述來意。高許之。日令軍四以單手五指執酒壘口。傾出其中所盛者。復使立馬作勢。至一年。方授拳藝。三年學成。高曰。可去矣。高送至海旁。舉足踏舟。幾覆。故令舟子羣撐以篙。舟不稍動。軍四復上岸。高問其故。軍四曰。求畢授此技。高曰。此爲落地生根。雖百數十人不能動。復留數月始去。

潘五先生精搏擊

同光間。虞山有潘五先生者。於兄弟次居五。爲姁嫗長者。鄉里之人咸重之。尊之曰潘五先生而不名。精超距搏擊之術。祕不授人。

同里有丁元生者。武師也。自知伎不如潘能。必欲有以傾其祕焉。每於稠人廣座中遇潘。輒以言激之曰。人皆謂五先生能。天下豈有能而不欲與人見者。此必先生無所能。故示人以不可測。自掩其技之拙耳。衆或和之。潘惟唯不與辨。元生百計不能得潘怒。猝不能忍。乃起。高躍丈許自墮下。拳擊其腦。於法受者無不殆。意潘至是必疾避也。不意潘昂首引頸受元生拳。無纖毫楚容。笑曰。天下惟中實者。勢重下。捷不可當。若五指不能迸力。雖握拳。指不靠掌心。故中

虛不實。其着體也。浮匪沈。雖猛。不足以楚予也。元生慚伏。乞受教。曰。若之何而實。潘曰。易耳。若置一缸於臥室。中盛水。水性柔而面凝。猛着拳。必格不使得下。若且暮下拳。擊之。引臂務直。必使水浸沒腕。臂指及掌。靡絲毫。不受水抵力。如此。治療久。臂力瘳勁。指一一擠靠掌心。拳自實。不虛矣。元生謹受教。久之。覺駸駸乎若與曩者異矣。

一日。元生遇潘於市。潘謂之曰。若今試拳予。元生反走數步作勢。而乃直前拳。潘胸。潘挺立自若。而元生外仆。逾所反走之路。潘笑而扶之起。曰。若今拳中實。匪昔矣。然欲搏人。必先自虛其軀。若運周身之力聚拳。氣不覺上浮而步下虛。步虛。上重下輕。立必不穩。自立不能穩。而猛力撲敵。敵勁反藉力以蹈吾虛。其力瘳勁。反仆者瘳遠。此言搏術者之所以不可不審步法也。若心精力果。予不恤盡與子言。其識之。

某令與皇族決鬪

某縣令爲餘姚邵中丞友。濂妹婿。幼跡弛不羈。精技擊。力能敵數十人。年十七。

寓京師。偶涉足平康。與一皇族衝突。約日擇曠地決戰。屆期。皇族率臧獲十數至。某僅一人。以一足掃之。十數人者皆伏地。呻吟不能起。更摔皇族倒地。拳擊幾斃。因是繫刑部獄者數月。及釋。折節讀書。足不出戶。未三年。聯捷入詞林。夏日嘗納涼庭中。強其婦使並肩坐。突以左手攬其臂。右手把椅。聳身一躍。直登屋脊。人椅曾不少欹。俄復挾與俱下。中年。知鄂省某縣。遇緝捕大盜。必躬親其役。以故靡勿獲。長官皆稱之曰能。然好色殊甚。偶外出。見民家有美婦。輒默識其門戶。夤夜踰垣。用強。因而被污者不少。一日。又悅一小家婦。卽夕就之。婦驚而大呼。隔院有石工十餘人。聞聲持械至。卒被獲。士紳控之省。遂鐫職。

老僧與黎某競鬪

南海黎某家鉅富。幼失怙恃。慕技勇。延教師於家。盡其術。比中年而家漸落。乃授徒爲生。旁近無賴輩咸樂與遊。一日。忽有少林宗派之某僧。挈一徒。至鄉。賣拳棒。黎與遇。欲窘之。命之去。僧乞饒。黎不許。僧遂巡避之。黎復率其徒覓僧。大喝曰。爾詐欺取財。當以半爲吾儕酒資。僧解囊獻百錢。黎擲還之。僧曰。行囊僅

此耳。黎怒，欲搜其囊。僧亦大怒，謂當以競鬪決勝負。乃擇廣場以鬪。黎挺巨戟，刺僧胸。僧舉左腕撥之，戟墮。黎拔劍亂麾。一時許，僧側身，疾出黎腋上，反掌搏其背。復以趾蹴之顛，復再鬪。僧以指削黎手，手若斷。劍飛數武外，仆地矣。僧從容去。

武良與盜徒搏

瓊州武良，父爲標客，以拳勇著。良幼時，父以藥鍊其筋骨，膚堅如鐵，兵革不能入。稍長，與羣兒遊，以泅爲戲。良藝獨精，步水面如平地，又能伏水中一晝夜。體小而敏捷，年十八，裁如童。膂力猶人，與人徒手搏，輒勝。又善飛騰，能作旋風舞。城垣高數丈，躍而登，若履闕焉。

良母早卒，父每出，必與俱。嘗隨父爲某商保標至太原，中途父病，道出濟南，突有盜數十輩要劫之。良父病不任戰，盜傷其目。良大怒，操刃一躍，距地七八丈，出盜不意，疾下，揮其顛，腦裂而斃。羣盜驚竄，父負傷劇，旋殞。良仍保商抵晉，始扶櫬返瓊，鑒於父之善騎而墮也，棄故業，藉小負販以謀生，深自晦矣。

良有表姑。適吳某。吳才而貧。良恆資助之。其女日售針黹以助家用。吳愛逾掌珍。年及笄。猶未字也。鄰居張紳嘗官侍御。以賄免職。家居爲暴鄉里。有司不敢問。子曰縉。眇而無文。年及冠。不能辨之。無惟以狎妓爲樂。世家大族無與論婚。會有議吳女美者。縉羨之。歸告張。使委禽於吳。張不忍拂縉意。且意吳故寒士。怵於威權。當無不諧。遣人往說吳。吳鄙張。不許。張怒。乘吳出。劫女歸。幽之樓而娶之。女固稱須待父命。張方邀吳。而吳已至。卽迫令草婚書。吳益大罵。張忿甚。嗾家人杖斃之。女墮樓卒。而良之表姑亦雉經以死。良聞。詣宰訟冤。宰畏張。袒焉。良悲。語侵宰。宰不理。麾隸逐之。良怒。中夜懷刃。越張垣。張家七口。悉手戕之。翌晨。宰往驗。疑必良所爲。飛牒捕良。不可得。更定後。宰已寢。覺有物墮胸際。時方酣夢。驚而視之。良也。大駭。欲呼。良示以刃。叱曰。勿爾。汝爲親民官。任勢豪。怙威作惡。不懲而反庇之。本當殺卻。念汝惕於權勢。速解任。猶可免。脫再戀棧。須問汝頭顱有幾也。宰大懼。急諾之。不三日。掛冠遁。而良亦他適。

良自是投身入行伍。隸某總鎮麾下。從征。數有功。擢官至游擊。總鎮忌之。而無

隙可乘也。會有巨匪寇境。守戎往剿。失利。飛書告急。總鎮檄良馳援之。匪魁殊善戰。陣亡士卒二十餘人。擒副將一。良出與鬪。久之。匪與良戰益酣。俱棄械徒手搏。匪力漸懈。將就縛矣。旁有深塹。匪忽躍入其中。良方驚疑。突覺有物擊腦後。顛仆入塹。乘勢扼匪吭。因擒以獻。受上賞焉。途次。匪私語良曰。君瀕死而獲功。因禍得福。是殆天授。非人力也。良疑其言。固詰之。匪笑曰。狡兔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君功益顯。君身益危矣。余不入塹。亦且爲君所擒。然入塹而復爲君擒。此余所不料也。總鎮未遇時。亦我黨人耳。有絕技。善飛彈。百發百中。當之無不斃者。余鬪君時。遙望總鎮取彈拽弓。躍躍欲試。余心忐忑。力因以懈。方彈發時。余避入塹。甫躍下。覩彈中君腦。余始知總鎮之彈。爲君發而非爲余發。余方幸君之死。而不虞猶爲君擒也。然君果何術。願能當此一擊乎。良始悟。以手探創痕。腫如鵝卵矣。奏凱而歸。宵遁入海。不知所終。後總鎮率水師剿海盜。發彈斃十餘人。忽舟覆。溺以死。或云。良爲之也。

粵西洪峻業醫。與田子安皆以勇聞。尤善鐵彈。一日偕至野外試技。洪丸入木三寸。田三發。兩丸裂甲。一入寸許。旁有西僊僧睨之。笑而言曰。指力猶弱。恐不能傷人。田怒。擊僧。連發數丸。皆不中。洪請僧試其技。僧以左手大指抵丸。以右二指捺而出之。一發洞樹。洪大慚。請從學。僧悉授其術。臨別。贈以蛟虹劍。語之曰。此劍須祕之。能於百步外取首級也。

田至桂林。爲巨盜馬半漢所殺。洪得耗。亟至桂。詢知其窟。夜縱火焚之。則於火光中見一偉丈夫。知爲半漢。飛劍斬之。割其首。歸以祭田。自是名震兩粵。復游秦蜀三楚。無敵手。時有巨商貿販外國。苦海盜。聘洪護鑣。及出洋。卽見一小舟。逆流而上。船唇立癭叟。蓋卽綽號伏獅佛及雲鼎叟者是也。飛劍擊之。不中。俄羣盜已及。各掣刃相向。叟喝曰。此獠須生縛以見。衆縛田去。至一島。有大廈。門外甲士數百人。夾刃列侍。洪進。伏堦下。叟略詰之。卽傳頭等羯十餘人進見。羯者。力士也。俄有二等羯二十餘人。三等羯數十人。魚貫而入。西僊僧與焉。未數語。叟命斬僧。僧哀號乞命。衆請赦。乃免。

旋擁洪至前。叟命隸僧部下。洪無事。輒與諸伴較力。僧悉心指示。業益精。

劉遠以耕地法敗游僧

樂平劉遠精拳藝。樂人習械鬪。遠常爲之魁。且家世習拳。遠祖某初學於少林。後更從業於浙之張松溪。合內外兩家而融化之。自成一派。至遠尤精。遠又尙俠。其助鬪也。必其事之大不平者。否則人雖有求。必卻之。甚且助求者之敵。故樂邑無賴。皆深恨之。會某寺來一僧。自言至自天台。衆不知其能武。僧亦未嘗自言也。一日。某某兩姓約百餘人私鬪。僧視之而笑。或曰。能助乎。僧曰。惟有解之耳。遂馳入衆中。以手左右麾之。衆皆避。不能前。無賴某見之。喜曰。是可得之以敵遠也。設計與遠善。故以激遠怒。遠應之。請結束上場。僧亦凝氣以待之。未交臂。僧曰。衆鬪無謂。不如吾二人相角。以勝負定曲直也。遠曰。甚善。遂各麾其衆以退。而僧左手虛映遠之面。乃分兩手。遽以左足加遠之下部。遠趁僧足勢。屈右足盤於地。以左足遽加僧之右足。俟僧左足方落。遠全身偕右足並起。隨進一步。遂仆焉。明日僧去。遠乃語人曰。此僧實健。使非用耕地法。撲其脚跟。吾

必敗於其手矣。

璞琢之夫人殺盜

光緒中。滿洲璞琢之觀察。玉觀察。荊州家屬僑鄂垣。某夕。有劇盜夜登其寓屋。時夫人尙未寢。盜聞戶中有人聲。靜踞屋頂。以俟人靜後竊發。一盜踞屋脊。吸潮煙。煙燼自屋簷下墜。夫人在室中。瞭見火星落庭中。知有異。默取手槍。移步入暗陬。向屋上斜放之。一盜應聲墜。落鄰家門外。餘盜亦自屋頂狂奔。瓴甓椽椽作聲。家人咸集。隣衆合力擒六盜。無一脫者。時張文襄督兩湖。命武昌府陳樹屏鞫諸盜。知係某巨案逸盜。因電璞云。以尊閫之威。手斬劇盜。積案因之悉破。宜紀錄一次。

鄧劍娥擲俄將於地

光緒初。張家口有鏢師鄧魁者。能傳其始祖鳴謙之業。善劍術槍法。有女曰劍娥。年十四。魁以逐馬賊。中伏槍死。乃代其業。有年矣。矢志不嫁。能立馬上。擊空中鵬鷄。槍無虛發。皆貫其目。他無傷也。一日。忽告母曰。火器盛行。武技漸絀矣。

盜之器械。皆視我爲精。今惟以情誼名譽羈之耳。父果以何而殞命乎。生活之資。今已粗具。不如改業之爲愈也。母諾。乃買田奉天西關外。閉門以居。

庚子。娥年二十餘矣。俄軍南下。奉母避田野。母旋卒。未及葬。一日。俄將入其家。見娥。將擁之以行。娥微笑曰。能抱我起。當從汝。俄將竭其力。迄不能撼。須臾。娥稍振其衣。俄將頓顛出十步外。大怒。叱之。從卒爭趨而前。娥植立如故。卒皆仆。俄將出小槍。將發。娥亟奪之。握之於右手。而左手則挾俄將。力擲之於地。使跪。復蹈其背。俄將方哀免之。從卒已回營。告其伍。須臾。衆至。俄將伏地呼曰。若曹今惟乞和耳。否則吾先不免。俄將之妻。方爲看護婦。亦在軍。因隨衆而至。爲之再三乞哀。娥令立誓。旋釋之。

滕亞珍善拳藝

寶山滕亞珍女士。名學琴。光宣間。以拳藝著稱於江左。嘗有女子從之學。嬪於朱。夫曰阜山。

楊叟除假鬼

皖省某縣。山邑也。地瘠水寒。不宜穀。而產藥材。蒼朮黃精之屬甚多。居民採至他邑賣之。得重值。自邑至西鄰某縣。約百里。道經狼山。狼山者。山徑崎嶇。老樹陰翳。數十里不見天日。相傳狼虎之外。更有鬼物出沒。薄暮輒攬行人。遇者不免。或力奔而脫。亦必膽破魂落。終身不敢再往。然要道不可避也。居民患之。楊叟者。鄰邑老農也。以膽大稱。邑人往求爲除鬼。叟慷慨應之。問何須。曰一斧。問何報。曰蒼朮三百斤。叟隻身至狼山。日方午。入叢林。陰黑慘黯。不類人境。淒風刺骨。松濤簌簌而鳴。隱約聞鬼啼。聲細欲杳。漸引而近。叟知鬼至。大聲而嘯。若洪鐘。俄而有怪聲。學叟嘯。聲悽而尖。叢莽中跳一鬼出。裸其體。肌黑如漆。雙目炯炯有光。直撲叟。張口欲噬之。齒長寸許。叟揮斧擊之。不中。鬼亦拗樹枝格之。鬪良久。鬼不敵。嘯而奔。叟追之。約里許。至山麓。忽巨鬼在前。長數丈。叟力斫之。隨手而顛。此時黑鬼已逸。又一白鬼來迎鬪。鬪久之。雙手被叟執。擬以斧。鬼忽號曰。我非鬼人也。裝鬼劫人財耳。叟曰。人裝鬼。尤可殺。斧其頭而斃。回視巨鬼。則縛草爲人形。披以衣也。一笑而還。以語邑人。邑人報以蒼朮三百斤。而狼

山之鬼遂絕。後邑人入山。搜得一茅屋。蓋當日鬼穴。石灰炭墨亂髮之屬。用以裝鬼者。猶存也。

王鐵頭撞頭陀

六安王某。駢指能削巨磚。匏落如腐。額能受巨棒。而無損傷。鄉黨中皆以王鐵頭稱之。初亦無盛名。適某鄉來一頭陀。設場較拳勇。莫之能敵。王往與較。頭陀勇甚。王伺間。撞之以頭。頭陀避。還足一踢。王仰跌。乃乘頭陀不備。疾起。出其脇下。爪去頭陀乳傍肉一片。頭陀大怒。飛錫杖擲王。王知其必將致命。已預爲備。不得中。頭陀負傷遁。王之名遂大噪。

馮允昌以頭撞人

嘉興新市鎮西廟前。有馮允昌者。以賣腐爲業。勇力兼人。頭甚勁。與人鬪。以頭撞之。罔弗披靡。偶與西廟道士忤。馮於五更磨腐時。挾廟前石獅置廟門外。明日。道士見而異之。僱人昇置原所。不數日。馮又如之。如是者五六次。道士耗傭費不貲。心疑焉。夜潛臥廟門側。覘其異。一日五更。聞馮店開門聲。見其挾獅而

來始悟由於前次開罪之故。遂啓戶出。向馮謝罪懇求。馮大笑。復以獅安於原所而罷。其鄰有與暱者。謂之曰。子頭誠有力。倘以石擊之。恐亦不能當也。馮拾一石。大如碗。擲空中。以頭承之。礮然有聲。石迸去而頭不傷。至是。遂以鐵頭著。一日。馮潑水於衢。適陝西販皮客張姓者過。誤濺其衣。張微詈之。馮惡聲相應而出。揮之以拳。張不與較。馮自後趨至。以頭撞之。張不回顧。而略側其身。馮頭適入於肋間。爲所挾。竭力搖拔不可脫。張笑曰。吾知汝爲馮鐵頭。然果是鐵否。吾當試之。於是駢兩指就肋間擦之。馮痛不可忍。失聲而號。張曰。若然。則非鐵頭矣。且去。再加純鋼鑄鍊。吾當復來相較也。遂釋之。緩步而去。馮之頭紅腫者旬餘。於是深自斂抑。不敢濫用其頭矣。

秃者敲頭

桐城張已振游京師。見一秃者。手承雙鐵鎚。大若鉢。自敲其頭。左右環下。起落如風雨。每下。輒隆隆然作響。頭不爲碎。其顛頂當鎚下處。瘡光亮若磨鏡矣。觀者或疑其鎚非鐵。索視。質重。莫任舉其一者。

何元龍擱少年頰

何元龍精拳勇。偶以事至湖州之南潯。夜宿舟次。遇民舍失火。披衣往救。見喧譁中。有一少年。手兩巨桶注水令滿。躍登屋瓦。從上灌之。往復奔騰如擲梭。何亦取桶之尤巨者。注水躍救。一如某狀。少年怒其不遜。乘何方下地。立未穩。出不意。以雙手按何肩曰。好好。何大駭。亦舉一掌力擱其頰曰。好好。火熄各散。何歸舟解視。肩頭腫赤。藥之始愈。少年則口中上下十餘齒。皆搖搖欲脫矣。

康飛骹用足踢人

喬公子以豪勇名。有友康飛骹。以用足稱無敵。一日。有僧造焉。請角力。喬揣僧技實勝己。因假近游。約以數日歸後試較。僧復大言曰。不問誰。能揮我一拳。蹴我一足。卽推爲牛耳。若縮朒者。非夫也。因與康謀。乘僧閒坐。於隔牆飛骹擊之。僧壁同傾。數十步外。僧起笑曰。郎君何必壁後置人。今已矣。會有相見日耳。後年餘。喬與康同游天台。於石梁旁遇僧曰。此間無人。正可一決雌雄也。當互毆三拳。以判勝負。喬方踟躕間。康目之。佯云。君素習易筋經。今何怯也。請師先之。

喬乃袒衣立石壁下。僧數步取勢。鼓勇擊之。康立其旁。飛蹴喬肩。喬倏然橫倒。而僧之臂已擊於石壁上。成三折肱矣。

賣拳女擊少年肩

無錫之有崇安寺。猶蘇州之有元妙觀。寺前有廣場。每屆新年。男女紛沓。江湖賣技者。莫不利市三倍。嘗有賣拳者。挈家人婦子。擇隙地。圍布幔。中豎刀槍劍戟之屬。金革雜作。鏗然闐然。游人如蟻聚。如蜂屯。循幔一周。幾無容足地。及演技。技果精。半日。獲錢無算。

某少年性放誕。偶逐隊往觀。賣拳者有女。貌楚楚。而結束謹嚴。若顧盼自雄者。少年慕之。正凝想間。女手籐盤一。翩然來索錢。少年曰。錢在囊中。可自取之。女不以爲戲。如其言。既取出。少年以爲悅己。不覺舉手探胸際。女正色曰。勿爾。遂以手輕擊其肩。少年陡覺自肩背及踵。痛楚莫可名狀。遽坐於地。旁人扶之。不能起。於是衆大譁。有識者。謂繫鈴解鈴。可延女來。賣拳者知之。笑謂少年曰。小女無狀。開罪先生。然賣技賣身。亦自有別。小女亦胡可戲者。語竟。強扶少年起。

執其手。屈伸之。未幾。行動如常。急遁去。

趙仲妻踢其夫

楚人趙仲。耽飲博。好技擊。妻幼。卿美而艷。初流寓於杭。父沒。嫁趙。每勸其勿與博徒遊。遂時時反目矣。

有魯某者。拳師也。自言力能舉鼎。精拳術。門徒百餘人。趙與焉。一日。趙復以細故。撻其妻。妻善走。捷於猿獠。俄越窗遁。趙追之急。妻側身自後。推其背。趙仆地。妻入室。闔戶。趙自地躍起。始以石搗戶。不得入。繼思已爲魯之高足弟子。拳技獨有心得。不意爲弱女子跌路。且慚且怯。反身出外。走訴於師。魯問曰。汝妻平日曾習拳藝乎。趙曰。否。操井臼而已。未從事也。魯大笑曰。然則汝自失足耳。何怯爲。趙曰。弟子亟返家。欲消此一踏之恥。敢乞師臨舍。脫有失敗。仗師援手。可乎。魯曰。可。於是率徒十餘人。造其室。門啓。其妻立於闔。趙盛氣欲擊之。恐弗敵。不敢舉手。逡巡復卻。其妻舉目見魯。怒曰。若何預人家事。豈以拳教師嚇人乎。魯聞言。忿然作色。罵曰。婢子無狀。敢在太歲頭上動土耶。奔之。合雙拳搏女。

面。女躡銳屣。踢其膝。魯跌丈餘。仰臥堦下。徒急昇而去。入其室。目左右顧。問無外人否。其徒曰。無有。大號曰。痛甚。痛甚。速覓藥。敷傷處。繼又痛。顧曰。吾虞其手而不虞其足也。偶敗耳。

小兒碎王魁舉丸

山陰指月菴有僧。善武藝。然能守清規。王魁師之。僧遂日與講武事。數年。王自爲盡羿之道。忌僧之愈已也。一日。問僧曰。設睡時有人行刺。師能知而避之乎。僧曰。刀劍之來也有風。風離刀約尺餘。能者遇風卽覺。避之何難。越數日。僧午睡板上。王持刀刺僧。僧忽轉身落下。刀穿睡板。僧骹踢玉出門外。驅之曰。吾誤授匪人。恨不殺汝以除患。今悔之晚矣。又謂菴衆曰。王心不正。將來必作邪事。作邪事。必忌我。忌我。必殺我。我不若去此以避害。僧遂去。

王自是益橫行不法。日肆淫掠。嘗欲姦一孀婦。婦有兒。年約十三四。知其事。銜之。時從村塾歸。早晚。以手搦石子。如練彈狀。年餘。搦瓦礫成粉。私喜曰。可矣。乃於黑夜。僞作乞丐。橫臥狹路中。以伺王。王適往婦家。見臥者當道。乃於兒身跨

而過。兒卽一手撮其舉丸。王斃。兒握雙丸投案。訴之官。官以其年幼有志義而壯之。案寢不問。

金魁殪熊

湘人金魁。軀偉有力。光緒丁丑。從左文襄公宗棠平伊犁。伊犁多熊。一日。會餐。文襄語諸將曰。取熊心爲羹。美甚。得其大者。當更佳。金曰。某當往獵之。遂率四十騎入山。薄暮。一大鹿馳馬前。發槍殲之。俄有一巨熊自遠至。乃分騎伏深林。自隱於石後。以覘之。熊見鹿。人立而啖。金突持槍刃刺之。刃反卻。大驚。欲返。則左臂已爲熊所握。不得脫。懼甚。方伸右手。取腰間手槍。熊適反顧。亟發一槍。中其喉。仆地。連擊之。遂殪。衆爲金出其臂。昇熊以歸。

萬夫雄斃三虎

萬夫雄。涇川人。少負膂力。以拳勇稱。然初未嘗事田獵也。一日。與范某早行深山中。忽林莽中一虎躍出。搏范以去。范號曰。萬君救我。萬亦不知所措。遂撼大樹。拔之。怒持樹往。追里許。震天一呼。虎逡巡退者三。范得以脫。因挺擊虎。中其

項。虎猙獰。欲迎鬪。以項痛。竟不能舉。乃乘勢再擊之。虎斃。母虎暨虎子相尋至。萬度不能止。且卻且前。又奮平生之勇。縱送格撲。而二虎相繼斃矣。

老翁捕虎

有紀中涵者。知旌德縣。時近城有虎。獵者不能捕。邑人請曰。非聘徽州唐打獵。不能除此患也。乃遣吏持幣往。歸報唐氏選藝至精者二人。行且至。至則一老翁。鬚髮皓然。時咯咯作嗽。一童子。十六七歲耳。大失望。姑命具食。老翁察中涵意不滿。半跪啓曰。聞此虎距城不五里。先往捕之。賜食未晚也。遂命役導往。役至谷口不敢行。老翁哂曰。我在爾。尙畏耶。入谷將半。老翁顧童子曰。此畜似尙睡。汝呼之醒。童子作虎嘯聲。果自林中出。徑搏老翁。老翁手一短柄斧。縱八九寸。橫半之。奮臂屹立。虎撲至。側首讓之。虎自頂上躍過。已血流仆地。視之。自領下至尾閭。皆觸斧裂矣。乃厚贈遣之。老翁自言煉臂十年。煉目十年。其目以毛帚掃之。不瞬。其臂使壯夫攀之。懸身下縋不能動。

王某搏虎

山西興縣之至太原。爲程四百餘里。山路崎嶇。素多虎患。有王某者。膂力過人。嘗偕數人持鳥槍入山中。猝與虎遇。前數人遙見之。亟走旁徑而免。王不知也。賀賀然前。虎驟起撲之。兩撲俱不中。而左右衣襟皆爲所裂。最後以兩前足據其肩。張口欲噬。王以鳥槍盡力支其上齶。口不得交。并落其一齒。而王臂亦爲虎所傷。相持既久。俯見地有亂石。乃拾其最鉅者。反手向上猛擊之。虎痛甚。舍之去。王歸。至家養旬餘。臂傷始愈。

郭子仁斃鵲狼

杭州郭子仁精拳術。一日。與其徒衆演技於城隍廟。時有陸某者。年方壯。自負勇力。欲試之。因出不意。突然起一足。郭曰。勿惡作劇。駢二指。插入鞋縫中。足頓不能舉。視之。鞋圈脫矣。幸未傷足也。

旣而技畢。郭負器將歸。見山門外戲臺之顛有三鵲。笑而語陸曰。請爲君落此鵲。卽探囊。出一彈丸。置食指上。以拇指撥之。鵲遂應手落。郭曾保標至山西。獨行荒嶺。遇狼。追之。疾如奔馬。行里許。至一大溪。深數丈。郭乃面溪而立。及狼至。

郭以雙足蹬其背。狼遂跌入溪而死。郭身軀短小。不及中人。然所用劍鎚鐵椎。皆五十斤也。

曾如飛殺蟒

曾如飛。粵人。善跳躍。高十丈。橫十丈。騰蹕如飛。人遂呼爲曾如飛。如飛少孤。遇異人。挾之入山。授以鐵棍。重逾五百斤。昕夕練習。旣純熟。則以獸炭燃紅。令徒手玩弄。夕必盡數十斤。指甲成灰。掌中膚幾糜爛。苦之。願爐火。輒蹙額。師略有所覺。謂如飛曰。身不自有。而技可精。膚受苦楚而不能忍。孺子殆不足與語矣。如飛繇是益傾心。隱忍而已。師顧之。色喜。復教以飛躍。期年。聳身起。則一躍數丈。捷逾隼鷂。遇河。憑而過。師曰。汝技精矣。善用之。衣食可無慮。資遣之歸。

如飛旣歸。略展其技。而名震里巷。子弟咸爭師事之。一日。入山獵。躍馬行數十里。重巒疊嶂。崎嶇不能進。旁有澗。下馬。就澗邊休息。忽見巨蟒長十餘丈。首昂如斗。渡澗來。噓氣成霧。如飛知不能避。急躍澗過。出蟒後。拔刀斷其尾。蟒轉身奔如飛。如飛騰躍迎之。劈其首。蟒負痛。蜿蜒跳擲。山谷震撼。歷數時死。如飛上

馬歸。述其事於鄰人。鄰人驚喜。謂一歲中牛羊雞犬之死於蟒者。不可以數計。如飛除之。比之周處斬蛟也。

鹿鹿斃蝦蟆及犬

閩有稗販人。名鹿鹿者。習內功。善按穴道。人畜遇之。往往爲其斃。嘗取蝦蟆仰其腹。以目視日影。用小竹點其腹。則蝦蟆立斃。鹿鹿所居之隣。有犬巨而猛。若獅。好噬人。惡之。一日。投犬以肉。犬盡之。更以肉寘諸掌。餌犬。使就其掌舐肉。鹿鹿以指點犬穴。犬狂嗥。力奔十餘步而死。

方世培殪牛

方世培。福清茶山人也。練拳技二十年。法曰縱鶴。運氣周其身。又聚周身之氣。透雙拳而出。出時作吼聲。久久。則並聲而無之。但聞鼻息出入而已。手分金木火水土以禦人。惟水出時。被中者如中惡。而世培之身。則已飛越尋丈外。幾不可見矣。

世培之徒徧閩中。其最知名者爲王陵。陵嘗以掌抵柱。柱皆爲之撼動。有所謂

大身化小身法者。中人無不敗。陵恆以此法與拳師試。皆莫當。一日。求與世培較藝。世培陷其樊中。在法當仰跌。世培忽駢三指。置陵胸。陵肝鬲間如沃沸湯。聲息皆渺。如死人。世培笑曰。孺子初不自量。卽出小丸藥合水。使飲之。立蘇。茶山多落花生。居人恆種之。以爲產。徧畦隴。常有牛來食之。世培出戶驅牛。牛弗行。鞭之亦弗動。乃以拳抵牛。牛疾奔。至嶺上死。俄而究牛之所由來。則伯氏之牛也。剖牛腹。則肝長可二尺許。是殆肝臟爲拳所傷耳。自是世培以死牛故。名乃益噪。

蒙人繫馬

蒙古人於馬之未施鞍轡者曰額爾賓。踉齧騰越。不受銜勒。健者輒以竿索約繫其項。捉而騎之。行次招華。在張家口外三百里。敕就牧所賜大將軍馬數百。闌廢堵中印烙。有伍巴什者捉馬。馬怒立。什於馬上磬身。擒其雙耳。股離鞍。馬前後努突。項益下。終不得脫去。

拳術各技

拳術分內外二家。而世人所能者。外家爲多。然無論內外家。於沈托分閉起頓諸法。必使各盡其妙。而又調之以氣。會之以理。運之以神。以成一式。則五寸之矩。不難盡天下之方。且練習時最重下部。下部爲百骸之基礎。下部不固。無論如何。終不足以應大敵。如秋葉之易落。非質有殊也。著於枝者不固也。拳術家所演各技之名稱。其略如下。蓋宣統辛亥九月。有人聞之於拳師戴錦唐李勤波李春如三人也。

少林拳。太祖拳。通臂拳。大紅拳。小紅拳。二郎拳。路行拳。梅花拳。羅漢拳。地堂拳。關西拳。萬古手。黃英手。三十看對手。打掌。譚腿。頭進。六家勢。廿四勢。雙實練。十八滾。短打。燕青。飛架。三步架。醉劉唐。雙插子。雙戟。三套子。大刀。單刀。少林單刀。少林雙刀。春秋刀。梅花雙刀。小提刀。連環刀。連環雙刀。八卦刀。空手進刀。單刀。花槍。單刀進槍。花槍大刀。花槍。一名六槍對槍。金槍。川少槍。羅漢槍。刺膝槍。赤劍。虎頭劍。八卦劍。八卦七星劍。少林棍。三節棍。棍進三節棍。空手進三節棍。雙拐。進三節棍。行鉤。梅花虎頭鉤。鞭。峨眉針。

